

海国图志

清 魏源 著



(上)

中國古典名著
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

海国图志

(上)

(清) 魏源 著

目 录

《海国图志》原叙	(1)
----------------	-----

《海国图志》后叙	(1)
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筹海篇

议守上	(2)
-----------	-----

议守下	(18)
-----------	------

议战	(26)
----------	------

议款	(39)
----------	------

东南洋

叙东南洋	(49)
------------	------

阿细亚洲总说	(51)
--------------	------

越南	(54)
----------	------

暹罗东南属国，今为英吉利新嘉坡沿革	(61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

缅甸	(74)
----------	------

吕宋夷所属岛	(83)
--------------	------

英荷二夷所属葛留巴岛	(90)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

葛留巴所属岛	(104)
--------------	-------

西南洋

五印度图志	(112)
-------------	-------

五印度国	(114)
------------	-------

中印度各国	(127)
-------------	-------

东印度各国	(130)
-------------	-------

阿丹国	(139)
-----------	-------

《海国图志》原叙

《海国图志》六十卷，何所据？一据前两广总督林尚书所译西夷之《四洲志》，再据历代史志及明以来岛志，及近日夷图、夷语^①。钩稽贯串^②，创榛辟莽^③，前驱先路。大都东南洋、西南洋^④增于原书者十之八，大小西洋、北洋、外大西洋^⑤增于原书者十之六。又图以经之，表以纬之，博参群议以发挥之。何以异于昔人海图之书？曰：彼皆以中土人谭西洋，此则以西洋人谭西洋也。是书何以作？曰：为以夷攻夷而作，为以夷^⑥款夷而作，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。《易》曰：爱恶相攻而吉凶生，远近相取而悔吝生；情伪相感而利害生^⑦。”故同一御敌，而知其形与不知共形，利害相百^⑧焉；同一款敌，而知其情与不知其情，利害相百焉。古之驭外夷者，诿以敌形，形同几席；诿以敌情，情同寝馈^⑨。然则执此书即可驭外夷乎？曰：唯唯，否否^⑩！此兵机也，非兵本也；有形之兵也，非无形之兵也^⑪。明臣有言：“欲平海上之倭患，先平人心之积患。”人心之积患如之何？非水、非火、非刃、非金^⑫、非沿海之奸民、非吸烟贩烟之莠民。故君子读《云汉》、《车攻》^⑬，先于《常武》、《江汉》^⑭，而知《二雅》诗人之所发愤；玩卦爻内外消息^⑮，而知大《易》作者之所忧患。愤与忧，天道所以倾否而之泰也，人心所以远寐而之觉也，人才所以革虚而之实也^⑯。昔准噶尔跳踉于康熙、雍正之两朝，而电埽于乾隆之中

叶。夷烟流毒，罪万准夷，吾皇仁勤，上符列祖，天时人事，倚伏相乘^⑦，何患攘剔^⑧之无期？何患奋武之无会？此凡有血气者所宜愤悱，凡有耳目心知者所宜讲画也。去伪、去饰、去畏难，去养痈，去营窟，则人心之寐患祛，其一。以实事程实功，以实功程实事，艾三年而蓄之^⑨，网临渊而结之，毋冯河^⑩，毋画饼，则人才之虚患祛，其二。寐患去而天日昌，虚患去而风雷行。《传》曰：“孰荒于门？孰治于田？四海既均，越裳是臣^⑪。”叙《海国图志》。

以守为攻，以守为款，用夷制夷，畴司厥楫。述《筹海篇》第一。

纵二千年，圖九万里，经之纬之，左图右史。述各国沿革图第二。

夷教夷烟，毋能入界，嗟我属藩，尚堪敌忾。志东南洋海岸各国第三。

吕宋瓜哇，屿埵日本，或噬或骹，前车不远。志东南洋各岛第四。

教阅三更，地割五竺，鹊巢鸠居，为震旦毒。述西南洋五印度第五。

维哲与黔，地辽疆阔，役使前驱。畴诹海客。述小西洋利未亚第六。

大秦海西，诸戎所巢，维利维威，实怀泮鹑。述大西洋欧罗巴各国第七。

尾东首西，北尽冰溟，近交远攻，陆战之邻。述北洋俄罗斯国第八。

劲悍英寇，恪拱中原，远交近攻，水战之援。述外大洋弥利

坚第九。

人各本天，教纲于圣，离合纷坛，有条不紊。述西洋各国教门表第十。

万里一朔，莫如中华，不联之联，大食欧巴。述中国西洋纪年表第十一。

中历资西，西历异中，民时所授，我握其宗。述中国西历异同表第十二。

兵先地利，岂间遐荒，聚米画沙，战胜庙堂。述国地总论第十三。

虽有地利，不如人和，奇正正奇，力少谋多。述筹夷章条第十四。

知己知彼，可款可战，匪证奚方，孰医瞑眩。述夷情备采第十五。

水国恃舟，犹陆恃堞，长技不师，风涛谁警。述战舰条议第十六。

五行相克，金火斯烈，雷奋地中，攻守一辙。述火器火攻条议第十七。

轨文匪同，货币斯同，神奇利用，盍殫明聪。述器艺货币第十八。

道光二十有二载，岁在壬寅嘉平月，内阁中书邵阳魏源叙于扬州。

原刻六十卷，道光二十七载刻于扬州，咸丰二年重补成一百卷，刊于高邮州。

《海国图志》后叙

谭西洋輿地者，始于明万历中泰西人利马窦之《坤輿图说》、艾儒略之《职方外纪》。初入中国，人多谓邹衍之谈天，及国朝而粤东互市大开，华、梵通译，多以汉字刊成图说。其在京师钦天监供职者，则有南怀仁、蒋友仁之《地球全图》。在粤东译出者，则有钞本之《四洲志》、《外国史略》，刊本之《万国图书集》、《平安通书》、《每月统纪传》，灿若星罗，了如指掌，始知不披海图、海志，不知宇宙之大、南北极上下之浑圆也。惟是诸志多出洋商，或详于岛岸土产之繁，埠市货船之数，天时寒暑之节，而各国沿革之始末，建置之永促，能以各国史书致富媪、山川，纵横九万里、上下数千年者，惜乎未之闻焉。近惟得布路国^②人玛吉士之《地里备考》，与美里哥国人高理文之《合省国志》，皆以彼国文人，留心丘索，纲举目张。而《地里备考》之《欧罗巴洲总记》上下二篇，尤为雄伟，直可扩万古之心智。至墨利加北洲之以部落代君长，其章程可垂奕世而无弊，以及南洲孛露国^③之金银，富甲四海，皆旷代所未闻。既汇成百卷，故提其总要于前，俾观者得其纲而后详其目，庶不致以卷帙之繁，望洋生叹焉。又旧图止有正面、背面二总图，而未能各国皆有，无以惬左图右史之愿。今则用广东香港册页之图，每图一国，山水城邑，钩勒位置，开方里差，距极度数，不爽毫发。于是从古不通中国之地，披其山川，如阅《一统志》之图，览其风土，如读中国十

七省之志。岂天地气运，自西北而东南，将中外一家欤？夫悉其形势，则知其控驭，必有于筹海之篇，小用小效，大用大效，以震叠中国之声灵者焉。斯则夙夜所厚幸也。夫至玛吉士之《天文地球合论》与夫近日水战火攻船械之图，均附于后，以资博识、备利用。咸丰二年，邵阳魏源叙于高邮州。

【注释】

①夷图、夷语——夷图，外文地图；夷语，外文著作。

②钩稽贯串——选择研究，整理编辑。钩，取，即选择。稽，查核。

③创榛辟莽——开拓荒野，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业。榛，一种落叶灌木。莽，丛生的野草。

④东南洋、西南洋——东南洋，今亚洲东南部各国；西南洋，今南亚和西亚各国。

⑤大、小西洋、北洋、外大西洋——大西洋，指欧洲各国；小西洋，指非洲各国；北洋，指俄国和北欧各国；外大西洋，指南、北美洲各国。

⑥款——议和、和谈。

⑦“爱恶相攻而吉凶生”三句——见《易经·系辞》，悔吝，悔恨；情伪，真实和虚伪。

⑧相百——相差百倍。

⑨“谖以敌形”四句——对于敌人的形势，象日常用具一样的清楚；对于敌人的情况，同吃饭睡觉一样熟悉。

⑩唯唯，否否——可以，又不可以。

⑪“此兵机也”四句——兵机，用兵的方法；兵本，克敌制胜的根本；有形之兵，指军事行动和战略战术；无形之兵，指影响战争胜败的其他因素，如政治、经济、思想意识等。

⑫刃、金——指兵灾战乱。

⑬《云汉》、《车攻》——《云汉》为《诗经·大雅》中篇名；《车攻》为《诗经·小雅》中篇名。此两篇均赞美周宣王在西周衰乱后，因忧虑国家危亡而发愤图强，整顿武备。

⑭《常武》、《江汉》——均为《诗经·大雅》中篇名。赞美周宣王内修国政、外

克强敌，使国家复兴。

⑮“玩卦爻内外消息”——玩，玩味，研究，即研究占卜的吉凶变化。

⑯“愤与忧”四句——否（pǐ）和泰是《易经》中的两个卦名。否，凶，坏事；泰，吉，好事。四句意思是：发愤图强，忧国忧民的精神，是转弱为强，把坏事变成好事的条件，也是使人们的思想由昏变醒，由虚变实的条件。

⑰倚伏相乘——指坏事和好事这一对矛盾是互相依存和转化的。

⑱攘剔——攘，抵御；剔，排除。

⑲“艾三年而蓄之”——艾，艾草，用于针灸，越陈越好。意思为要经过多年的准备，才能取得成功。

⑳冯河——冯，音 pìng，无舟渡河为冯河，比喻冒险。

㉑“孰荒于门”四句——见韩愈《琴操十首·越裳操》。越裳，古国名，在今越南南部，相传周公尚政时，越裳重泽来朝。臣，臣服。

㉒布路国——即今之葡萄牙。

㉓孛露国——即今之秘鲁。

筹 海 篇

议 守 上

自夷变以来，帷幄所擘画，疆场所经营，非战即款，非款即战，未有专主守者，未有善言守者。不能守，何以战？不能守，何以款？以守为战，而后外夷服我调度，是谓以夷攻夷；以守为款，而后外夷范我驰驱，是谓以夷款夷。自守之策二：一曰、守外洋不如守海口，守海口不如守内河；二曰、调客兵不如如练土兵，调水师不如练水勇。攻夷之策二：曰调夷之仇国以攻夷，师夷之长技以制夷。款夷之策二：曰听互市各国以款夷，持鸦片初约^①以通市。今请先言守。

今议防堵者，莫不曰御诸内河，不若御诸海口；御诸海口，不若御诸外洋。不知此适得其反也。制敌者必使敌失其所长。夷艘所长者，外洋乎？内河乎？吾之所御贼者，不过二端：一曰炮击，一曰火攻。夷之兵船，大者长十丈，阔数丈，联以坚木，浇以厚铅，旁列大炮二层。我炮若仅中其舷旁，则船在大洋，乘水力活，不过退却摇荡，不破不沉。必中其桅与头鼻，方不能行驶，即有火轮舟牵往别港，连夜修治。惟中其火药舱，始轰发翻沉。绝无沉底凿沉之说，其难一。若以火舟出洋焚之，则底质坚厚，焚不能然。必以火箭喷筒，焚其帆索，油薪火药轰其舵尾头鼻。而夷船桅斗上，常有夷兵远镜瞭望，我火舟未至，早已弃碇驶避，

其难二。（夷船起碇，必须一时之久，故遇急则斩缆弃碇而遁。）夷船三五为帮，分泊深洋，四面棋布，并非连樯排列。我火船攻其一船，则各船之炮，皆可环击，并分遣杉船小舟求援。纵使晦夜乘潮，能突伤其一二艘，终不能使之大创。而我海岸绵长，处处防其闯突。贼逸我劳，贼合我分，其难三。海战在乘上风，如使风潮皆顺，则即雇闽广之大梭船、大米艇，外裹糖包，亦可得胜。郑成功之破荷兰，明汪鋐之破佛郎机^②，皆偶乘风潮，出其不意。若久与交战，则海洋极寥阔，夷船善驾驶，往往转下风为上风，我舟即不能敌，即水勇水雷，亦止能泅攻内河淡水，不能泅伏咸洋，其难四。观于安南两次创夷，片帆不返，皆诱其深入内河，而后大创之。则知欲奏奇功，断无舍内河而御大洋之理。贼入内河，则止能鱼贯，不能棋错四布。我止御上游一面，先择浅狭要隘；沉舟缦筏以遏其前，沙垣大炮以守其侧，再备下游桩筏以断其后。而后乘风潮，选水勇，或驾火舟，首尾而攻之。（沉舟塞港之处，必留洪路，以出火舟。）或仿粤中所造西洋水雷，黑夜泅送船底，出其不意，一举而轰裂之。夷船尚能如大洋之随意驶避，互相救应乎？倘夷分兵登陆，绕我后路，则预掘暗沟，以截其前，层伏地雷，以夺其魄。夷船尚能纵横进退自如乎？两岸兵炮，水陆夹攻，夷炮不能透垣，我炮可以及船，风涛四起，草木皆兵。夷船自救不暇，尚能回炮攻我乎？即使向下游沉筏之地，豕突冲窜，而稽留片时之间，我火箭喷筒已烬其帆，火罐火斗已伤其人，水勇已登其舱，岸上步兵又扛炮以攻其后。乘上风，纵毒烟，播沙灰，以眯其目，有不聚而歼旃^③者乎？是口门以内，守急而战缓，守正而战奇，口门以外，则战守俱难为力。一要既操，四难俱释矣。

或曰，门户失守，则民心惊惶，纵贼入庭，则必干罪戾。倘贼方入口，即分夷兵登岸，夹攻我后，或进攻我城，则如之何？曰，所谓诱贼入内河者，谓兵炮地雷、水陆埋伏，如设阱以待虎，设罾以待鱼，必能制其死命，而后纵其入险，非开门延盗之谓也。奏明兵机，以纵为擒，何失守之有？贼虽入口，尚未至我所扼守之地，何惊惶之有？然海口全无一兵，尚恐贼疑，未敢长驱深入，必兼以废炮羸师，佯与相持，而后弃走，引入死地。即如粤之三元里，非内地乎？若非夷兵登岸肆扰，安能成围曾截敌之举？松江府城，非内河乎？尤提军于上海失守之后，整兵二千以待夷船驶入，放炮相持，二日而退。使先备火攻，塞去路，安在不可奏安南殄敌之功？《传》曰：“不备不虞，不可以师。”《易》曰：“王公设险，以守其国。”夫险者，非徒据口拒守，敌不能入之谓。谓其口内四路可以设伏，口门要害可截其走，寇能入而不能出也。自用兵以来，寇入粤东珠江者一，入宁波甬江者一，入黄埔松江者一，皆惟全力拒口外，而堂奥门庭，荡然无备。及门庭一失，而腹地皆溃。使舍守口外之力，以守内河，守口外兵六七千者，守口内兵不过三千，得以其余为犄角奇伏之用，猾贼知兵必不肯入，如果深入送死，一处受创，处处戒心，断不敢东闯西突，而长江高枕矣。何至鲸驶石头之矶，霆震金焦之下哉？故曰：守远不若守近，守多不若守约，守正不若守奇，守阔不若守狭，守深不若守浅。

请纵言浙江：浙江岛屿林立，而舟山居其一，以险则非门户，以富则非沃壤，以大则仅弹丸。明汤和经理沿海，并未收入内地。（明之定海，今之镇海县也。康熙初始移定海于舟山，而改旧卫称镇海。）顺治八年，议政王大臣奏言，舟山乃本朝弃地，守亦无益，其令

副都统率驻防满兵回京。此皆开国老成，瞻言百里。故康熙以前，皆弃化外。盖城逼海滨，船抵城外，炮及城内，迥非台湾、琼州、崇明之比。（崇明虽最小，而四面沙滩，两港曲折数十里，非小舟不能入。）乃宁波濒海连岸之南田山，垦成沃壤者，反禁不许开，而重兵以守孤悬之岛，使外夷得以挟制，此不得地利者一。然则如之何？曰：弃定海，移其兵民于南田，严守宁波，佯退镇海招宝山，以诱入之，而后于甬江下游狭港塞其去路，乘风火攻者上策；专守镇海不使人者次之；分守定海者为下。

请纵言广东：香港与尖沙嘴、裙带路三屿相连，周百馀里，堪避风浪，而孤悬海面，亦粤之舟山耳。夷与我通商，则必入虎门方能贸易，不与通商，则夷虽孤处香港无益。其地距广州四百余里，距虎门二百余里，何预咽喉利害。次则沙角、大角炮台，远隔虎门之外，江面寥阔，大炮仅及中泓，不足遏夷艘，适足招夷炮，何必守？所宜守者，虎门之横档三门，与虎门内乌涌。再进曰猎得，曰大黄滢。盖广东外城卑薄，而城外市廛鳞次，必应扼其要口，以为外障。至四方炮台，踞省城后山，俯视全城，乃国初王师破城所设，是攻城之要，非守城之要也。事平后早宜毁拆，而阻其上山之径。乃不敢守省河要口，而反守四方炮台，即使不失守，其炮能遥击夷船乎？抑将俯击城中之人乎？其失地利者二。然则如之何？曰：拆去四方炮台，增修外城，沉舟筏于猎得、大黄滢，倚山近水，坚筑土城，守以兵炮，使夷兵断不能闯省城，而后潜遣人桩塞乌涌上下，火舟乘夜夹攻者上策，弃沙角、大角，固守虎门者次之；弛内备而徒争香港者为下。

请纵言福建：福州、泉州，诸河溜急，皆潮至通舟，潮退浅阁，则一潮不能直达，故贼大艘不敢闯入。所守者，惟厦门，厦

门有鼓浪屿障其外，大舟进港，可至虎头关，小舟可至税关。旧设炮台于口门，不足制贼，仅足自守。上年反于口外大档、小档、晤屿、青屿等，纷增炮台，备多力分，故为夷所破。其失地利者三。然则当如之何？曰：以精兵重炮内伏虎头关，尽藏火舟于内港，佯以废炮疲兵守口，奔走诱入内港，而后水勇火具四面歼之者上策；固守口门旧炮台，不使入者次之；纷增多台，自相牵制者，为下。

请纵言江苏：宝山城逼海塘，三面寥阔，潮头浪花，高溅雉堞。故国初李成栋军至此，惊为绝地。（见《宝山县续志》）且以财赋文学之邦，而城中无千金之产，无一命之士，即承平尚宜内移于江湾、罗店，或与嘉定、上海同城，乃以重兵多炮守洋面。即使不失守，亦何能出奇制胜？此失地利者四。然则当如之何？曰：弃宝山专守上海，沉舟筏阻江湾，而后诱其入江，潜以桩筏塞东沟下游，而火舟水勇攻歼之者上策；固守东沟，毋使深入者次之；守宝山海塘者为下。

请并言天津：天津府城直沽河，距海口二百里，潮退浅阁。且外有沙洪为门户，中通大艘，可以舟筏沉塞，倘夷艘敢北犯，但内徙炮台于近城，纵其深入，截其出口。而火舟水雷夹攻之者上策；设兵炮于沙洪，伏地雷于近岸者次之；远设炮台于口外者为下。

然则浙之钱唐江，苏之扬子江，广阔浩瀚，既不能沉舟筏以截其前后，而火攻又易于驶避，若何？曰，钱唐江西岸，潮落沙滩十余里，夷船即入，止能东扰萧山，断不能西犯杭城。且海口龛、赭二山，近皆涨浅，猾夷早已探明，故不肯驶入。扬子江口外，有君山、圖山两重门户，江阴鹅鼻嘴，即君山之麓也。斗入

江中，与对江之刘文沙相距四五里，圖山与对江之东新河，相去二三里。国初张名振、郑成功动辄闯入，大炮远则无力，本难恃为门户。故凡言守圖山者，皆道听耳食之谭也。若既闯入以后，非北窥扬州，即西犯江宁。扬州宝塔湾，回肠曲折，最便于伏火舟，断去路。惟运河浅狭，夷大舰不能入，其入者，不过火轮、杉板四五舟，夷兵六七百人，即烬之亦无能大创。惟江宁省会，则大兵艘环集于石头城，（即下关也）其外界沙洲数十里，江面极狭，而城内秦淮可藏火舟，可出火舟。夷船惟火轮无风能行，其兵船货船，则无风不能动。攻之之法，宜乘无风之夜，潮退之时，以火舟水勇出水西门，顺流而下，以数小舟攻一舟，夷船首尾无炮，其同帮各船之炮，恐自击其邻舟，则不敢开，火烈具举，船各自救，亦不暇开。我兵或泅或伏，出没如意，亦不畏其开。其尾大不掉之兵舰，有不帆焚索断，舵烬鼻坏者乎？四者去，则船不能行，人船可以并获。其奏功之小大，则视火舟之多不多，水勇之练不练。火舟多，水勇练，以数百火舟，攻数十兵艘，即有散旋于下游他岸者，亦有下游火艇，由运河出，由瓜洲出，由中闸出，各攻各舰，但使一夕无风，夷艘必无噍类。若得粤中水雷百具，水勇黑夜泅送各艘之底，一举而烬之，尤万全策。若弥旬连日大风，竟无风息之时，则以火舟攻其上风，而以石油、江豚油之火箭喷筒，从下风夹攻之，专攻帆索，亦必可焚其半。夷若乘东风驶往上游，则不能出海，仍是槛笼中物。若乘西风驶往下游，则驱逼出海，纵不可歼敌，而可以走敌，永不敢再窥内江矣。

或曰，此皆谋之在预，备之于先，若既不能拒之口外，又未尝备诸口内，一朝夷艘闯入，仓卒风鹤，无火具可购，无小舟可雇，无水勇可募，其若之何？曰，调度不得其人，虽谋之期年，

亦溃之一旦。若调度有人，则龙关六闸，乃木排所集，沿江洲地，为薪荻所蔽，上海之闽广水手，仪征下河之私梟匪艇，出没风涛，亡命鹜利，视死如归，一呼数千可集。至火药、火毬、火箭、奇油、毒药，军兴防堵局购办，所费矩万。夷自六月初破宝山后，七月朔日始抵江宁，九月始出江口。前后将及三月，但一面羁縻，一面备战，何事不可立办？顺治十七年，海寇郑成功百万之众，破瓜洲，破镇江，沿江郡县，望风纳款。其时江宁防兵，调征云贵，守备空虚，东南全局皆震，其岌岌岂但今日。而梁化凤且款且守，突出陆战以挫之，火其百艘以走之，彼岂备之于先，谋之于预哉？千兵易得，一将难求。粤东初年有歼夷之备而无其机，近日江浙有歼夷之机而无其备，机与才会，事功乃出。或曰：圉山、君山之隘，说者皆谓可沉舟以断其去路，子何独谓其不能？火攻必乘顺风，子何以必待无风？若夷舟不能动，则大洋无风，亦可攻之，无风何又患其驶避，岂夷船能无风驶动于大洋，而不能驶动于长江耶？曰，沉舟塞江之事，即使施诸珠江、甬江、黄浦江浅狭之处，尚必深下木桩，厚联竹缆，加以大树大石，始可御潮汐而免漂散。况长江近海之处，至狭亦必数里，江愈狭则洪愈深，溜愈急，又桩不能下，缆不能联，如以无桩无缆，高仅丈许之舟，深沉于数丈之底，横亘于数里大溜之间，以当千里潮汐之冲，何异以朽株遏奔驹？荷兰沉二甲板船于鹿耳门，有浑潮而无内水，故淤沙愈涨愈积，足以纒束港口，若内水与外潮互相撞击，即尽沉夷舶百十，尚不足填天堑，况能截其去路，是沉舟之策断不可施诸长江。我顺风而火之，夷亦顺风而避之，惟有无风则大艘寸步难动，而小舟桨橹如飞，此安南札船所以制胜也。夷艘虽称能转风势，然亦止能驶三面之风，而不能驶迎面猛烈之

风，尤不能驶行无风。观上年夷帅士密之兵船，自澳门至虎门，五日方至，其证一；穰西之兵船，在闽洋南澳，为我水勇所攻，以无风不能开动，良久风起始起旋，其证二；（均见新闻纸）韩世忠以海舟邀金师于黄天荡，使船如使马，兀术募破海舟之策，以小舟载土铺板，乘无风，火其帆索，海舟不能避，烟焰涨天，其证三。盖赤壁、鄱湖之役，千艘纒联，万橦林立，故顺风一火，势若燎原。若夷船不过数十艘，分泊各岸，无所牵制，乘风弃旋，谁执惊鸥？若非沉舟截之，则必以无风蹙之，但大洋无风无浪之时极少，盖无论顺风、逆风、微风，皆难制者大洋，无论顺风、逆风、无风，皆可攻者内河。长江形势，比之内河则不足，比之大洋则有余，故有风不可攻，而无风则可攻。

英吉利夷艘，两碎于安南，人遂以为安南水战，无敌于西洋，札船且胜于洋舶，请试诘之曰，安南船炮果无敌也，则嘉庆入冠闽浙之艇匪，即阮光平所遣乌艚船百余艘，宜乎横行海外，何以敢劫商船，而不敢劫夷艘？又何以屡被挫于闽粤，被颺碎于浙江乎？殊不知安南胜英夷者，在纵其深入内河，而非驰逐于外洋，拒守于海口也。其所用札船，狭长多桨，进退捷速，如竞渡之龙舟，如粤东之快蟹艇、蜈蚣艇，特多一尖皮顶及左右障板，以避銃炮，以小胜大，以速胜迟。若大洋则不能使桨，是斗舰火攻之具，非楼船水犀之军也。富良江、广南港，江面广阔，与钱唐江、扬子江等，一则诱至滩浅潮落而阁之，一则预备火舟晦夜而乘之，以驰骋大洋则不足，以犄角内河则有余，斗智不斗力也。夷船横行大洋则有余，深入堂奥则不足，为客不如为主也。安南界连闽粤，民习水战，同于漳、泉、惠、潮，故夷船始至，则畏闽粤而不敢攻，继则两次闯入虎门、厦门，皆弃之不守，而惟滋扰

于江浙，使得调度闽粤水勇之人，则夷船凡入粤河，入浙河，入吴淞，入长江，同于安南可乘之机者，凡四。交臂束手，而惟归咎于船炮之不如。夫安南之创夷，其为洋舶洋炮者安在？惠、潮、漳、泉间，其为安南之人何限？其为札船之技何限？或又谓倭寇专骚内地，故舍外洋御海岸，舍海岸御城外者，御倭寇之法，非御英夷之法，不知此又适得其反也。倭寇长于陆战，短于水战，由其入寇皆穷岛亡命，无力置大艘大炮，惟恃其胆力渡洋，恃其刀枪豕突，故登陆则不可敌。使以倭船遇闽粤之船，则如石碾米也，使其倭船遇大炮火器，则如狼驱羊也。明代剿倭名将，亦惟知角诸陆战，虽间或击其惰归，亦已伤深疮痍，惟唐顺之、俞大猷始惓惓于击贼海中，且谓击归船不若击来船，深得治倭要领。而戈船水犀之备，亦未及见施行。夫倭之所长在陆，击之外海，在攻其所短；英夷所长在海，待诸内河，待诸陆岸，则失其所长。乃明人御倭者，不知御之于外，而今日御英者，又不设伏于内，故天下实效之事，必与庸众之议论相反。

或曰，专守内河，诚可制夷艘之横突，而不能制夷炮之猛烈，则我兵犹慑虚声，夺锐气，其若之何？曰，大炮者，水战之用，非陆战之用也。即水战，亦我师击沉敌舟之用，非敌舟击伤我兵之用也。且沉舟亦攻海面远舟之用，非内河近岸近舟之用也。西北平原大碛，陆战用炮，必先立战车，以制敌骑，然后驾炮于车，以破敌阵。东南江滨海澨，夷若以轮推炮上岸，则有滩涂沮洳之险，有塘陡岸峭之险，有港汊纵横之险，大船不能近岸，小舟不能载大炮。故自用兵以来，夷兵之伤我者，皆以鸟枪火箭，从无携炮岸战之事。惟我兵之扛炮扛铳，则跋涉奔驰，所至可用，且较彼鸟枪火箭，更远更烈，其可无惧者一；若夷从船上开炮，则

无论数千斤之炮，数十斤之弹，遇沙即止，而我兵得于沙垣中炮击其舟。故厦门、定海、宝山，屡为我炮击破夷船，而厦门、定海之土城，宝山之土塘，皆未尝为炮破，即镇海、镇江之城墙，亦未尝为炮破。松江夷船开炮两日，我兵列阵城外，伏而避之，炮过后起，毕竟未伤一人。其破城者，皆小舟渡贼登岸，攻我背后，我兵望风辄溃，及夷至，则城中已无一人，何尝与炮事哉？但使近塘近城之地，兼伏地雷，则我炮可伤夷，夷炮不能伤我，其可无惧者二；夷船在大洋，去岸数里，枪箭所不能及，故非数千斤大炮，不能遥击，闯入内河，则舟岸相去不过半里数丈，而我之扛炮必可及半里，火箭喷筒，可及十数丈。但沿岸先筑土垣，则我之火器可及夷，夷炮不能及我，其可无惧者三；或谓内河上游要隘，我可预沉舟筏，筑炮城，备兵勇，其下游纵敌入隘之处，预设之则敌疑不前，不备之则仓卒无及。不知惟大炮笨重难运，至桩木筏材，可伏近村，囊沙涂泥，散乱堆野，敌一望无可疑。俟敌舟已过之后，分遣兵勇，一面运筏下桩，一面垒沙成垣，顷刻可就。而我扛炮之兵，亦顷刻可集，不恃大炮而用扛炮，出奇设伏，其利无穷，可无惧者四。然有一宜防者，则曰飞炮，非谓悬桅上之号炮，而谓仰空堕弹之炸炮也。我之炮台虽坚，而彼以飞炮注攻，炸裂四出，迸射数丈，我将士往往扰乱。虽攻粤城时，所放飞炮火箭，非堕空地，则飘池塘，以隔城而不能有准。（见章奏）而厦门则以飞炮而众溃，宝山又以飞炮而众溃。惟是内河水势，深浅不能一律，即使夷船冒险驶入，必须时时测量以防浅搁，断不能数十艘一齐拥进，其飞炮能及垣内者，不过逼近塘岸之数艘，急用大炮扛炮，注攻其火药之舱，拉蓬索、扶头鼻之人，是为急策。更有预备之策，先于土垣内横挖浅田，铺砖贮水，我兵

可以往来，飞炮火箭堕水即熄。或为斜坡，前高后低，使飞炮转落深坑，此须预先历试，不可临时侥幸。由此观之，夷之长技曰飞炮，我之长技曰扛炮，扛炮又不如扛铳。若能讲求益精，于轻炮中藏用炸弹，则且兼有飞炮之长。（详五十五卷）诚能出奇设伏，则多造大炮，不如多造扛炮、轻炮。铸造易，演练易，运负易，挟攻追剿易，横放直透，可伤数十人，可及百余丈，视笨重不灵之大炮，得力十倍。乃张夷者竟曰夷炮之利，御夷者亦曰铸大炮之利，曾不问所施何地？试问用兵以来，定海总兵以扛炮连战数日，歼夷千计。而大炮则击破一舟之外，无他效也。大宝山以扛铳三十，击死夷兵四百，而招宝山所列大炮，不曾一用。至去冬以来，浙江铸炮，益工益巧，光滑灵动，不下西洋，而效安在也？甚至沙角、大角之战，陈连升以地雷扛铳，击死夷兵三四百，而虎门左右，所购列西洋夷炮二百余，未闻足以拒敌，而适以资敌也。不讲求用炮之人，施炮之地，与攻炮守炮之别，陆炮水炮之宜，纷纷惟以畏炮为词，铸炮为事，不过只藉兵而资寇。故曰，城非不高也，池非不深也，兵甲非不坚利也，委而去之，是器利不如人和也。

兵无利器，与徒手同，器不命中，与徒器同。自军兴以来，各省铸大炮不下二千门，虎门、厦门、定海、镇海之陷，宝山、镇江之陷，宝山、镇江之陷，每省失炮约四百余，此皆重八千斤至一千斤，先后遗敌者，千五六百门。夷初攻厦门之役，我军开炮二百余，仅一炮中其火药舱，大艘轰裂沉海，夷船遂退，是数百炮仅得一炮之力也。再攻定海时，葛总兵开炮，数目相持，仅一次击中其火轮头桅，即欹侧退窜，是数百炮仅得一炮之力也。攻广东省城时，惟中其一火轮、一兵船头桅及杉板数舟。攻宝山

时，陈提军炮中其火药舱，沉翻者二，击破其头鼻头桅者二，夷遂绕攻小沙背，是亦仅各得数炮之力也。使发而能中，则我炮亦足以破夷船，发而不中，即夷炮亦成虚器。中则一炮亦足威敌，不中则千炮徒费火药。其至炮力也，其中非炮力也。夷兵艘五十、火轮艘十，大小杉板舟数十，但使我军开数百炮，内有数十炮命中，即可伤其数十舟，大者翻沉，次者损折，沉一船可歼数百人，伤一船可伤数十人，尚何敌之不摧？如发而不中，则虎门所购西洋夷炮二百位，其大有九千斤者，何以一船未破，一炮未中？是知炮不在大，不在多，并不专在仿洋炮之式，惟在能中与不能中。不能中之弊有三：炮台依山者，前低后高，依水者四面受敌，皆易受飞炮，是建置不得地，难中一；山炮陷于石洞，台炮陷于垣眼，陆炮木架不能运转左右，是以呆炮击活船，难中二；兵士施放不熟，测量不准，临时仓皇，心手不定，难中三。夷船大炮不过重三千斤，我守城守岸之八千斤大炮，本夷船所极畏，止以蹈前三弊，故夷船得以先避我炮路，施其炸弹。诚使台得地势，垣可藏身，架可拨转，别伏奇兵以防后路，炮眼分作两层，高者准夷之中舱，低者准夷之舷底，测以仪器，演以标的，临时手眼合一，心胆俱壮，夷船虽坚，桅虽大，能当一二千斤炮，不能当八千斤之大炮，乌有中而不裂者？其火轮船、杉板船，则二三千斤炮亦足破之，其船面拉篷索扶头鼻之人，则千斤炮亦足以歼之，乌有中而不摧者？至夷之炮架，均用车轮，裹以铁叶，其数百斤及千斤之炮，亦可推挽登岸，然泥涂坡坎，即不能行放。定海、慈溪两次陆战，均无推炮，镇江曾推数炮上岸，以地势不便而退。英夷又有马炮军，骆驼炮军，惟用于西洋本国。去冬粤东奏夷船四艘，其载马二百匹，皆高大于内地之马，曾至定海，盖将为陆

战之用，然安南、缅甸，皆以象负炮而战，伤其象鼻则反奔，况马与骆驼乎？

自用兵以来，中外朋议不出二端，非苟且即虚骄。虚骄之议，如雇商艘以战大海，沉舟筏以截大江，人皆知其难行。然遂欲以苟且为苟安，信下策为上策，则其谬尤不可不破。说者曰，我兵皆立船上，而夷兵皆藏船中，我以血肉之躯当炮，而夷以坚厚之舟当炮。况我军炮不如，火药不如，炮手更万万不如，奈何误信稗史，周郎江上之火、鄂王湖中之草，施诸浩瀚大洋，欲以烬夷舰而胶火轮，岂非儿戏？应之曰，自用兵以来，我兵未尝与夷一战于海中也，安有立船上以受夷炮之事？夷攻岸，则我兵伏土塘中矣；夷攻炮台，则我兵伏沙垣中矣；夷攻城，则我兵又伏女墙中矣；又安有立露地以当夷炮之事？且大炮弹重者数十斤，小者十余斤，若果能以大炮陆战，则无论我炮夷炮，横放直透，当者皆必决成血渠，死伤百计。试问夷寇粤闽，寇江浙，曾有大炮陆战之事乎？且夷兵虽藏舱中，而其拉篷索、扶头鼻之兵数十人，则皆立舱面，故我炮能从垣出击夷船，而夷炮不能隔垣以伤我，是我以沙土当夷炮，而夷以血肉当我炮，其证一；夷船一面攻炮台，一面以小舟渡兵，绕攻旁岸。夫夷兵涉滩涂，爬峭岸，我兵守岸上，得以扛铳矢石俯击，一可当百，其船上大炮，恐自伤其攻岸之夷，亦不敢遥击，是夷兵又以血肉当我火器，而我兵以土岸当彼夷炮，其证二。乃夷兵抵岸后，贼即撤去其舟，使绝反顾，故能冒死突前，而我兵立于万全之地，进退自由，反为一二飞炮惊走。既走之后，溃兵逃将，既张皇敌炮以遁诛，缙绅耳食，复神奇敌军以胁款。甚至以周瑜江上、岳王湖中之火攻水战，皆不足信。不知江上湖中，皆内河非大洋也，安南广南两烧夷舶，片

帆不返，非内河火攻乎？余姚之艘陷软泥，台湾之艘搁浅礁，皆人船并获。其浅阁而我师不攻者，定海郭士利之舟，（辛丑春议款，夷兵退出定海，郭士利三桅大舟陷浅，旁有二舟救护，兼雇远近乡民，拨载二日始动。）粤东天字炮台下之舟，（粤东款后，夷兵退出，大舟阁于炮台，粤民欲火之，义律移文大吏出示禁止。）皆数日始能移动，非明证乎？迺者夷破吴淞后，欲闯苏州，遣火轮舟测水至泖湖，轮胶于水草而返，又非岳湖故辙乎？况火轮非战舰，不过哨探之用，炮伤其一轮，则全舟欹侧不能行。方火轮窥松江、窥余姚、慈溪、窥扬州时，其河横不过三四丈，深不过丈许，有何浩瀚汪洋之处，沉筏、沉舟、沉大树，皆可塞其走路，火轮不能闯过，稽延片时，而两岸伏兵追兵，伏炮扛炮，火舟火器齐发，何难收岳王湖上之功？乃不但战舰不能制，并火轮杉板皆不能制，且故危其词，如鬼神雷电，例内河于大洋，诬正史为稗史。悲夫悲夫！

方夷寇初兴，人皆谓其仅长舟战，一登岸则无用，及浙粤屡北，则又谓夷兵陆战亦不可敌，陆兵败矣，而所以致败之由，终未明于天下。夫沙角炮台之战，副将陈连升以兵六百当夷数千，歼夷数百，以无援救而败。大宝山之战，副将朱桂以兵六百，当夷二千，歼夷数百，以无策应而败。三元里之战，以区区义兵，围夷酋，斩夷帅，歼夷兵，以款后开网纵之而逸，孰谓我兵陆战之不如夷者？至定海之守甚严，战甚力，何亦败陷？其所以败陷之由，则亦至今未明于天下。方夷寇之未逼定海也，三镇以兵五千，往防堵善后，首议修城。其地三面环山，前面濒海，城外二三里为红毛道头，市长里许。三镇议筑外城，包道头街于城内，左右抵山，其三面则以山为城。有诤者曰，天下无一面之城，此海塘非外城也，贼一翻山入，即在城内矣。备多则力分，山峻则

守劳，请前勿包埠，左右勿倚山，但环旧城，再筑外郭，庶城足卫兵，兵足守城。而议者皆谓市埠不可弃，且左右高山，我兵踞高临下，仰攻不入。时主兵者，未渡海，但据图指挥，遂从之。呜呼，山虽高峻，而外非峭壁，径路坡陀可上，但知白日晴明之可守，而不知晦冥风雨之难守也；但知一二日之可守，而不知旬久师疲之难守也。夷兵攻城退后，回舟安息，我无舟师水勇以扰之，而我兵则时时处处，昼夜设防，山高岭峻，寝食无所，天下有此守城之法乎？是秋夷艘至，果乘大风雨昼夜攻扰，至第五日，乘我守疲，兼值风逆，遂以小舟渡兵，撤舟死战，火气炎上，下击无力，遂登山入陷之。呜呼！定海本不必守之地，而所修筑者，又必不可守之城，城陷久矣。而所以致陷者，终未明于天下。不戒前车，仍踵覆辙，恐将来倒柄受敌者，未有已也。然则当如何？曰，兵无常形，地无定势，要之，凡战者必先谋敌之所以败我，至于六七，竭智共攻其无可败也，乃可以行。凡守者必先谋敌之所以攻我，至于六七，竭智共攻其无可入也，乃可以守。

孰为正？孰为奇？节制纪律不可败，坚壁清野不可犯，正也。出奇设伏，多方误敌，使不可测，奇也。今御外夷，请先言外夷之兵法。缅甸用兵，遇强敌，则专用大木树栅，为不可拔，有时守御坚固，虽英吉利军亦为所拒。（《四洲志》）故李定国攻阿瓦都城之役，其城三面环水，缅甸一面陆地，复凿为湖，而树木城于其前，出兵守之，俄于木城外，复立一木城，亦出兵守之，如此渐逼定国营，始出兵大战。虽因象阵被伤反走，而据栅为固，终不可败。（刘健：《庭闻录》）乾隆征缅之役，缅守老官屯，先据高坡，坚立木栅，栅外三壕，壕外列鹿角，官兵大炮火箭地雷，百道攻之，终不可拔，此即步步为营，以守为战之法。暹罗军栅亦

然，所谓正也。英吉利康熙中以兵船由地中海攻俄罗斯，俄罗斯敛兵，纵其登岸，而奇兵绝其归路，天大风雪，英军饥冻，不战自溃，此一奇也。佛兰西嘉庆初合列国兵数十万，由陆地攻俄罗斯，俄罗斯倾国迁避，佛兰西兵长驱入其国都，俄罗斯兵乘大风雪夜，潜回纵火，佛兰西兵焚冻死各半，败绩而遁，此二奇也。准噶尔康熙中以兵三万，由色棱格河攻俄罗斯，两岸高山，中通一峡，深入六七百里，不见一人，准噶尔疑其设伏诱陷，急班师遁去，此三奇也。俄罗斯之待强敌与安南之待英夷，如出一辙。夫缅甸、安南之待英军，岂皆有洋艘、洋炮，而一胜以陆兵之节制，一胜以水战之诱伏。今师出无律，是不知有正也，临出无谋，是不知有奇也。以无律无谋之兵，即尽得夷炮夷艘，遂可大洋角逐乎？不知自反，而惟归咎于船炮之不若，是疾误庸医，不咎方而咎药材之无力也。噫！

【注释】

① 鸦片初约——指林则徐 1839 年 3 月 18 日《谕各国商人呈缴烟土稿》，命外商具结保证不贩鸦片，即可照常贸易。

② 佛郎机——即今之葡萄牙。

③ 旃——音 zhān 此作助词“之焉”的合音。

议 守 下

夷事无所谓用兵也，但闻调兵而已，但闻调邻省之兵而已。夷攻粤，则调各省之兵以赴粤；夷攻浙，则调各省之兵以赴浙；夷攻江苏，则又调各省之兵以赴江苏。兵至而夷已就抚，则供客兵者，又逆归兵，兵甫旋，而夷或败盟，则又调归兵以为战兵。夫国家各省养兵，原以备各省缓急之用，而沿海尤重兵所在。江苏五万，浙江逾四万，福建六万，广东将及七万。若谓本省不皆精锐，而选调客兵必皆精锐乎？则何以夷初至闽粤时，未当调他省一兵，而守御屹然。及征兵半天下重集于粤，而粤败涂地，重集于浙、于江，而江浙又败涂地。若谓英夷强寇，非一省所能抵御乎？则夷兵舰大小不过五十艘，其攻城上岸不过二三千人，岂一省养兵数万，无数千可用之兵？沿海民风强悍，岂无数千可团之义勇？若谓闽粤民兵虽可用，而多通外夷，江浙虽无汉奸，而民多柔弱，则何以广东之斩夷酋、捐战舰者皆义民？两禽夷舶于台湾，火攻夷船于南澳者，亦义民？而明人平倭寇，皆处州、义乌之兵。近日战定海、保松江者，皆寿春之兵。然则各省之勇民，原足充各省之精兵，练一省之精兵，原足捍一省之疆圉，所要者止在募练之得法，所难者止在调度之得人，不在纷纷多调客兵也。前代钱氏有吴越，王氏有闽，刘^①氏有粤，各通番舶，倘有海警，岂能借助于邻援，又岂能合从以御侮？况防海宜习水战，而多调陆兵，舍长用短，以短攻长，不利一；在籍有安家，在途

有传食，事竣有回递，县县传送，驿驿供张，则累在官。来如乳虎，败如鸟散，则骚在民。每士兵四五，而贍一客兵，曷若省客兵之费，以练土著！不利二。故曰，调兵者，选调本省之兵而已；募兵者，选练本省之人而已。远调不如近调，远募不如近募。或曰，贼如舍沿海，而专攻一省，他省有兵无贼，此省贼多兵少，则如之何？承平恬熙，水陆弛懈，即有可用之兵，而无训练，有可募之勇，而无纪律，安能俟数月训练之成，以应仓卒之敌，则如之何？曰，一巡抚提督所辖，则本省之兵也；一总督所辖，则近省之兵也。贼少专用本省，贼多兼用近省，如寇攻粤，则募本省水勇为水师，而广西出陆兵以佐之。贼攻浙，则练金、处、温、台劲兵备陆战，而福建选水勇以佐之。夷攻苏，则练淮、扬、松江水勇与徐州兵备战，而安徽寿春兵佐之。合两省之兵勇，岂尚不足御一面之贼？故曰，要在募练之得法，难在调度之得人，不在纷纷多调客兵为也。

问曰，远调不如近调，则然矣。至募勇，则当纠合四方精锐，而曰远募不如近募，何耶？曰，挑选土著之利有三：一曰服水土，二曰熟道路，三曰顾身家。计调兵一而当募勇之费十，当土著之兵五，以十丁之费募一丁，以五兵之费养一兵，练益精则调益寡，调益寡则费益省，以所省者练兵，兵何患不精？费何患不给？或曰，戚继光论选兵之法，除城市柔猾奸巧之人必不可用外，必选气力，选武艺，选身躯，选灵警，而尤必以胆为主。无胆则气力、武艺、伟岸、灵警，皆无所用。又曰，选浙兵，处州为上，义乌次之，台州次之，绍兴又次之，此外虽韩白^②复生，不可用。选兵苦是之难，瞿相之圃，几何人乎？曰，此言专为杭、嘉、湖、苏、松之人而发，又为福建上四府而发，至漳、泉、惠、潮之民，

械斗则争先赴敌，顶凶则视死如归矣，舟战则出没风涛，如履平地矣。江北颖、亳、寿、泗、徐、沛之民，家家延教师，人人佩刀剑，或一人能负放大炮矣。仪征下河贩盐小舟八捍舟，持械冒险，莫敢谁何矣。此其胆何待选，武艺何待教？故选精兵于杭、嘉、苏、松，是求鱼于山，求鹿于原也。选精兵于海南、于江北，则求柴胡、桔梗于沮泽也，不可以胜收也。一省且有可调不可调，可募不可募，况纷然征调于数千里外哉？故选兵先在选地。

募水勇之事，天津、山东不如江、浙，江、浙不如闽、广。以福建言之，当夷艘初犯厦门，大吏激励水勇，人人思奋，故出洋立功。及款议兴，俘夷释，军赏迁延，而气一挫。是秋所募赴浙水勇八百，皆人人精悍，及至浙而定海款议成，水勇空往空返，而气再挫。次年，又募精锐千人赴粤，及至粤而前数日款议成，水勇空往空返，而气三挫。颜制军^③召募本省水勇八千，闻粤东款议，漫然散遣，不择其精锐拨补水师，而气四挫。自是水勇，人人离心，及夷船再至，无暇号召，其猾者甚且内应，而厦门不守矣。广东初年，水勇五千，前后出洋，烧夷艇、匪艇，逆夷望风畏窜，及款议兴，一朝散遣，而气一挫。新至诸帅，误疑粤民尽汉奸，无一可信，又不约束客兵，骚扰居民，而气再挫。于是虎门不守，而省城累卵矣。及夷兵淫掠，激民之怒，于是一战于三元里，而夷酋大困，一截烧于虎门横档，而夷艘煨烬。可见闽粤民风之劲悍，各省所无，外夷所慑，而水战火攻，尤其绝技，断不可望于山东、天津渔盐之户。盖东南长水，西北长陆，迁地弗良，得人者昌。

今日沿海所患安在乎？必曰械斗之民也，烟盐私贩也，海盗也，渔艇蛋户^④也。今日陆地所患安在？必曰回匪也，盐匪也，捻

匪、红湖匪、曳刀匪也。官吏切齿为乱民，有事则目为汉奸，其中有一二人能号召数百二三千人者，非有乌获^⑤之力，猗顿^⑥之财，而信义意气，能豪一方，其人皆偏裨将才，其所属皆精兵，而自文法之吏视之，则且谓乱民之首也。夫兵者毒药，药不毒则不能攻毒。故《易》之《师》曰：“以此毒天下，而民从之。”《华事夷言》曰：（英夷所著书）“中国之兵若善调度，即为第一精兵。现在广东岸上力作之人，与水中渔贩之人，其技勇皆欧罗巴人所不及，若挑练此等人为兵卒，可谓一等勇壮之兵。”雍正中西虜未靖，诏各省选技勇送京师，得数千人，其最者能挽铁弓及二十力弓，以鸣镝射其胸，鏖然而堕，举巨石千百斤，号勇健军。总督命史貽直领之，屯巴里坤，故一时北省盗贼绝踪，此先朝牢笼猛士之成效。道光回疆之役，伊犁将军奏选南北路遣犯二千为死士，屡挫贼锋，惜事平尽赦回籍，未能收入营伍，如雍正故事，尚有待于推广焉。嘉庆中，海贼蔡牵犯闽，诏安有知县某者，传回乡总四人，各予银千元，令团乡勇。日甫夕，而每总理各以二千五百人至，枪械藤牌毕具，一日而得精兵万，贼望风遁。其人即皆械斗之民也。蔡牵又与朱濆^⑦窥台湾后山，地本化外，有泉人吴沙者，集四社棚民与熟番拒之，一战其前，一攻其后，牵大败走。事闻，始诏即其地立葛玛兰厅。悍贼不烦官兵，何以文法吏不肯收以为用？然此辈亦不肯为用，盖绿营之饷不足以贍其身家也。英夷攻粤东时，募汉奸三千人，每人给安家银三十元，每月工食银十元。而我守虎门兵，月饷不及三两，提督关天培悯兵之穷苦，自捐赏恤，每兵银二元，而议者且劾水师兵挟制提督要赏，尚望其出死力乎？闽广水师，每省三万有奇，江浙水师，每省二万有奇，虚冒半之，老弱半之，未必有数千之可用。诚能汰

虚冒冗滥之缺，并两兵以养一兵，广东约万五千，福建约万五千，专选惠、潮、漳、泉四府，精训练而严节制之，以此推诸浙东江北，岂但国家增无数之精兵，而且沿海销无数之械斗，中原收无数之梟匪。精气化痰，痰化精气，岂二物耶？乌喙附子，^⑧以毒攻毒，毒去而药力亦销，顾用之者何如耳。精兵出其中，李长庚、罗思举^⑨之骁将亦出其中。不此之图，而惟窃窃然曰，无将无兵，古人诤借才于异地哉！

言调兵、言筹饷者，动虞兵单费绌，而今言并兵、并饷，则兵不愈少，饷不愈费乎？不知一省之兵本足守一省之地，一省之饷本足养一省之兵，即有军兴一切格外之费，而一省之财亦总足供一省之用，请详破其惑。夫兵之多少，视其实，不视其名。养兵数万，而无数千之可用，视一千有一千之用者，则不侔矣。视一千可当数千之用者，更不侔矣。调外省之兵，而置本省之兵于不练，则本省之饷皆滥饷，外调之费皆冗费。今以额饷养额兵，而不增一饷，以全饷养半兵，亦不裁一饷，兵减而实多，饷增而实省，其可无惑者一。戚继光鸳鸯阵法，或谓其止可驭三千，不可驭十万。夫十万皆三千所积也，一镇练三千，十镇即练三万，大阵包小陈，大营包小营，岂数万人之节制有异于三千人之节制？且连大阵、辟战场、决胜负者，惟开创草昧之时，及西北平原之地；若承平东南剿寇，沟洫纵横，坡坎交错，则用三千之处为多。英夷兵艘所在为数几何？若各省有百练敢死之卒数千，再团练沿海之渔船、渔户，以绝其羽翼，何烦更调外兵？其可无惑者二。练兵之费取诸并饷，团勇之费将何出？东南沿海殷富甲天下，计自军兴以来，粤、闽、江、浙，每省商捐、绅捐各数百万。以本地之富民养本地之劲民，卫本地之身家，但使用得其宜，尚

可撙节赢余，为造船械、修垣垒、悬购赏之费，何尝尽烦外兵外饷？此可无惑者三。沿海之利，莫大鱼盐，前此宁波试行票盐两月，销至七万引，及停止后，岁销仅二万引。闽盐派签，殷户充商，有甘出十余万金求免签者。潮州之盐运同。历任赔累，亏空钜万，皆出官费、胥役费、捆工费，层层蠹蚀，不能减价敌私。倘沿海皆行票盐，尽省浮费，匪独化私为官以助饷，并可化梟为良以助兵。他若浙江之南田山、福建之封禁山，许民屯垦，沿海之银矿山，许民开采，境内自然之利，用之不穷，此可无惑者四。至于兵分见寡之由，由无战舰，别详下篇。

匪特兵不宜多也，即炮台亦不宜多。今为贼去关门之计者，不过曰增炮台，移营汛。增炮台之说曰，多一重门户，增一重保障。夫人家御贼，非固守大门，拒不使入，即固守腰门，而开大门以延敌。今无一门可恃，而但多设重门以待贼之攻陷，岂知一重失守，重重胆破，何如并十重之费，以修一重，修必固。并十重之兵炮，以守一重，守必固。以近事证之，厦门旧止二炮台，而守御屹然，迨于口门内外，崙屿、青屿、大档、小档，增建各台，而贼至立破。宝山有东西炮台，有海塘而失守，松江城无炮台，而贼攻不入。是知炮台不在多而在固。固之法如何？曰建之得地，修之得法，守之得人。福州城距五虎城二百里，一潮不能达，而潮退即浅阁。杭州城外，潮退沙滩十余里，海口楮、龛二山淤涨数十里，故此二省城，贼皆不犯。厦门、宁波，旧建炮台，本得形势，方当弃去舟山，拆去青崙各屿炮台，安有更加增建之理？惟广州及江宁，夷船可直抵城下，粤东新城以外，市廛栉比，既无可筑外郛之地，惟猎得、大黄滢二处炮台，实省城内障，与虎门外障并重。于此二处扼险，果能阻遏夷艘，则堂奥高枕。而

此外各港汊，正可留为出奇设伏之地，安用处处设炮，河河填塞？若此处不可恃，则他处更可恃乎？江苏则吴淞口内，惟江湾、东沟二处，可扼要设炮以守上海。福山口内，惟君山、（即鹅鼻嘴）圖山二处，可设炮以守长江。方当徙宝山之城，拆去东西炮台，内徙要害，安有更加增建之理乎？地势既得，守必万全，万全之策，在乎奇正相生：一、固土城以御大炮（必三合土坚筑女墙，先以炮演试，不破为度。）二、开浅池以备飞炮，（见上篇）三、沉桩石舟筏以遏冲突，（此法不可施于长江，而可施于内河。或临河有大树，则伐倒沉之，又或以大木为笼，长数丈，内贮极大石，横亘水中，视碎石舟筏，尤堪御潮刷而阻冲突。）四、伏地雷掘暗沟以防陆路。五、别伏奇兵以备陆战。甚或守台之兵，弃炮佯走以诱敌，使敌但知全力攻台，而不知台非我所顾惜，又使敌即知分路绕台，而不知台外劲旅尚多。初观之以炮台为正，伏兵为奇，至于奇正相倚，变化不测，致敌而不为敌致，诱敌而不为敌诱，则又反以伏兵为正，而以炮台为奇，方尽兵行诡道之秘。以视泥守炮台，有正无奇，一处受创，望风四溃者，其巧拙不可同年语矣。但所用之伏兵，必须平日精选，优养勤练，而严节制之，必使人人胆壮，技精械利。且将士一心，臂指呼应，临时方足出奇制胜，此则全在训练得人，有非空言所能取效者。

【注释】

① 钱氏、王氏、刘氏——指五代时期的吴越王钱鏐、闽王王审知和南汉王刘隐。此三国的海上交通和海外贸易都比较发达。

② 韩白——即指中国古代的著名军事家韩信和白起。

③ 颜制军——即颜伯焘，1841年任闽浙总督。

④ 蜑户——对水上居民的称呼，带贬义。亦叫“蜑民”。

⑤ 乌获——战国时期秦国的大力士。

⑥ 猗顿——春秋时期鲁国的大财主。

⑦ 蔡牵、朱溃——二人皆为嘉庆年间纵横东南海上的著名海匪。后为清朝水师所平定。

⑧ 乌喙、附子——皆为有毒的植物，可入药。

⑨ 李长庚、罗思举——李长庚嘉庆中官至浙江提督，镇压海匪蔡牵。罗思举嘉庆中以乡勇从军，官至湖北提督，镇压白莲教起义。

议 战

内守既固，乃御外攻。岳飞曰：“以官军攻水贼则难，以水贼攻水贼则易。”今以海夷攻海夷之法如何？筹夷事必知夷情，知夷情必知夷形，请先陈其形势。

英夷所惮之仇国三：曰俄罗斯，曰佛兰西，曰弥利坚。惮我之属国四：曰廓尔喀^①、曰缅甸、曰暹罗、曰安南。攻之之法：一曰陆攻，一曰海攻。陆攻在印度。逼壤印度者，曰俄罗斯与廓尔喀，俄与英之国都中隔数国，陆路不接，而水路则由地中海与洲中海，朝发夕至。康熙三十年间，英吉利曾由地中海攻俄罗斯，败绩遁归，自后不相往来，而兵争专在印度。印度者，葱岭西南，与我后藏、廓尔喀、缅甸接壤，去英夷本国数万里，英夷以兵船据东南中三印度，而俄罗斯兵，则由黄海、里海间取游牧诸部，亦与西中二印度接壤，止隔一雪山，各以重兵拒守。自东印度之孟阿腊之麻尔洼，南印度之孟迈之曼达喇萨，鸦片盛行，英夷岁收税银千余万，俄罗斯觊觎之。及英夷调印度兵艘，入犯中国，深恐俄罗斯乘其虚以捣温都斯坦。（中印度）又传闻俄夷使者已自比革特起程入中国，（比革特，其东都也，）惴惴俱其犄角。盖康熙中用荷兰以款俄罗斯，又联俄罗斯以逼准噶尔，故英夷之惧俄罗斯者，不在国都而在印度，此机之可乘者一；廓尔喀者，亦在后藏之西，与东印度逼处，方乾隆中，我师征廓夷时，英夷、印度兵船，亦乘势攻其东境，故上年英夷罢市后，廓夷亦即稟驻藏大

臣，愿出兵攻击印度。当时若许廓夷扰其东，俄罗斯捣其西，则印度有瓦解之势，寇艘有内顾之虞，此机之可乘者二；故可乘而不乘，非外夷之不可用也，需调度外夷之人也。

海攻之法，莫如佛兰西与弥利坚。佛兰西国逼近英夷，止隔一海港，弥利坚与英夷则隔大海。自明季国初之际，佛兰西开垦弥利坚东北地，置城邑，设市埠，英夷突攻夺之，于是佛夷与英夷深讎。及后英夷横征暴敛，于是弥利坚十三部起义驱逐之，兼约佛兰西为援，三国兵船数百艘，水陆数十万，不解甲者数载。弥利坚断其饷道，英军饥困，割地请和，弥利坚遂尽复故地二十七部，英夷止守东北隅四部，不敢再犯。即印度地亦荷兰、佛兰西开之，而英夷夺之。乾隆初，印度土酋约佛兰西、荷兰二国，合拒英夷，连兵数载，始分东印度属英夷，而南印度属西洋诸夷，立市埠，此各国之形也。其互市广东，则英夷最桀骜，而佛、弥二国最恪顺。自罢市以后，英夷并以兵艘防遏诸国，不许互市，各国皆怨之，言英夷若久不退兵，亦必各回国，调兵艘与之讲理。去年靖逆出师以后，弥利坚夷目即出调停，于是义律来文，有不讨别情，只求照例通商之请，并烟价香港亦不敢索，此机之可乘者三；乃款议未定，而我兵突攻夷馆，反误伤弥利坚数夷，于是弥利坚夷目不复出力。而佛兰西于英夷再次败盟之后，是冬有兵头兵船，至广东求面见将军密禀军务，自携能汉语之二僧，请屏去通使，自言愿代赴江浙与英夷议款，必能折服，不致无厌之求。倘英夷不从，亦可藉词与之交兵，乃自正月与大帅晤商，始则不许代奏，及奏又支离其词，反以叵测疑佛兰西，延至六月，闻浙江奏请款抚，始许其行。时英夷兵船已深入长江，犯江宁，于是佛兰西船驶至上海，请我舟导其入江，而上海官吏，又往返申请

稽时。迨佛兰西易舟入江，则款事已定数日，尽饱溪壑，佛兰西怅然而返，此机之可乘者四。故可乘而不乘，非外夷之不可用也，需调度外夷之人也。

今日之事，苟有议征用西洋兵舶者，则必曰借助外夷恐示弱；及一旦示弱数倍于此，则甘心而不辞。使有议置造船械师夷长技者，则曰糜费；及一旦糜费十倍于此，则又谓权宜救急而不足惜。苟有议翻夷书、刺夷事者，则必曰多事；（嘉庆间，广东有将汉字夷字对音刊成一书者，甚便于华人之译字，而粤吏禁之。）则一旦有事，则或询英夷国都与俄罗斯国都相去远近，或询英夷何路可通回部，甚至廓夷效顺，请攻印度而拒之；佛兰西、弥利坚愿助战舰，愿代请款而疑之。以通市二百年之国，竟莫知其方向，莫悉其离合，尚可谓留心边事者乎？汉用西域攻匈奴，唐用吐番攻印度，用回纥攻吐番，圣祖用荷兰夹板船攻台湾，又联络俄罗斯以逼准噶尔。古之驭外夷者，惟防其协寇以谋我，不防其协我而攻寇也；止防中华情事之泄于外，不闻禁外国情形之泄于华也。然则欲制外夷者，必先悉夷情始。欲悉夷情者，必先立译馆、翻夷书始。欲造就边才者，必先用留心边事之督抚始。

问曰，既款之后如之何？曰，武备之当振，不系乎夷之款与不款。既款以后，夷瞰我虚实，藐我废弛，其所以严武备、绝狡启者，尤当倍急于未款之时。所以惩具文、饰善后者，尤当倍甚于承平之日。未款之前，则宜以夷攻夷，既款之后，则宜师夷长技以制夷。夷之长技三：一战舰，二火器，三养兵、练兵之法。请陈国朝前事：康熙初，曾调荷兰夹板船以剿台湾矣，曾命西洋南怀仁制火炮以剿三藩矣，曾行取西洋人入钦天监以司历官矣。今夷人既以据香港，拥厚货，骄色于诸夷；又以开各埠，裁各费，

德色于诸夷。与其使英夷德之，以广其党羽，曷若自我德之，以收其指臂！考东、中二印度，据于英夷，其南印度，则大西洋各国市埠环之，有荷兰埠，有吕宋埠，有葡萄牙埠，有佛兰西埠，有弥利坚埠，有英吉利埠。每一埠地各广数百里，此疆彼界各不相谋。各埠中皆有造船之厂，有造火器之局，并鬻船鬻炮于他国，亦时以兵船、货船出租于他国。其船厂材料山积，工匠云臻，二三旬可成一大战舰，张帆起柁，嗟咄立办。其工匠各以材艺相竞，造则争速，驶又争速，终年营造，光烛天，声殷地，是英夷船炮在中国视为绝技，在西洋各国视为寻常。广东互市二百年，始则奇技淫巧受之，继则邪教毒烟受之，独于行军利器，则不一师其长技，是但肯受害，不肯受益也。请于广东虎门外之沙角、大角二处，置造船厂一、火器局一，行取佛兰西、弥利坚二国各来夷目一二人，分携西洋工匠至粤，司造船械，并延西洋柁师，司教行船演炮之法，如钦天监夷官之例。而选闽粤巧匠精兵以习之，工匠习其铸造，精兵习其驾驶攻击。计每艘中号者不过二万金以内，（英夷有军器之趸船，每艘值银二万余元，大兵船三桅者，每艘值银四万元，见澳门新闻纸。凡侈言每艘需十万金者，皆妄也，现在广东义士请弥利坚人造二桅兵船，果仅费银万九千两。）计百艘不过二百万金。再以十万金造火轮船十艘，以四十万金造配炮械，所费不过二百五十万，而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。每艘配兵三百人，计百艘可配三万人，（靖逆将军弈山奏夷三桅大兵船三百人，二桅中号兵船二百余人，火轮船八九十人，杉板船大者六七十人，小者二三十人。）广东一万，福建一万，浙江六千，江苏四千。其所配之兵，必凭选练，取诸沿海渔户枭徒者十之八，取诸水师旧营者十之二。尽裁并水师之虚粮冗粮以为募养精兵之费，必使中国水师可以驶楼船

于海外，可以战洋夷于海中。不增一饷一兵，而但裁并冗滥之兵饷。

此其章程可推广者尚有六焉：我有铸造之局，则人习其技巧，一二载后，不必仰赖于外夷，如内地钟表亦可以定时刻，逮二十五年大修之期，即可自行改造，一也。（夷艘例二十五年一修）有铸造之局，则知工料之值、工食之值，每艘每炮有定价，然后可以购买。凡外夷有愿以船炮售官抵税者听。闽商、粤商出贩南洋，有购船炮归，缴官受值者听。不致以昂价膺物受欺，二也。沙角、大角既有船厂、火器局，许其建洋楼，置炮台，如澳门之例，英夷不得以香港骄他夷，生觖望。而我得收虎门之外障与澳门鼎峙，英夷不敢倔强，广东从此高枕。嘉庆中，澳夷曾备兵船二，英夷备兵船四，愿助剿海盗。今更得佛、弥二夷效顺，彼贪市舶之利，我收爪牙之助。守在四夷，折冲万里，三也。鸦片趸船敢于蔓延者，欺我水师之不敢攻剿。今水师整饬，鸦烟自不敢来，纹银自不透漏。以用财为节财，四也。官设水师米艇，每艘官价四千，已仅洋艘五分之一。层层扣蚀，到工又不及一半。（靖逆将军弈山奏言，水师例修之船，新造二只，覆以藤棉，加以牛皮，外施鱼网七层，演试千斤之炮，打穿两面，不能适用。）今制海舰，不拘例价。若不善立章程，则将来修造之期，必然有名无实。考洋艘所以坚固，皆由驶犯风涛，遄行万里。令官艘终岁停泊，会哨徒有具文。自后即无事之期，而战艘必岁护海运之米，验收天津。闽、广则护运暹米，吕宋米、台湾米、江、浙则各护苏、松、杭、嘉、湖之米。凡承造之人，即皆驾驶之人；凡内地出洋之商，愿稟请各艘护货者听。凡水师提镇大员入京陛见，必乘海艘，不许由驿陆进；其副将、参、游以下入京引见，或附海运之舟北上，

总禁由陆。其文吏愿乘海艘入京者听，惟不许承办船工，五也。国家试取武生、武举人、武进士，专以弓马技勇，是陆营有科而水师无科。西洋则专以造船、驾船，造火器、奇器，取士抡官。上之所好，下必甚焉；上之所轻，下莫问焉。今宜于闽、粤二省武试增水师一科。有能造西洋战舰、火轮舟，造飞炮、火箭、水雷、奇器者，为科甲出身；能驾驶颶涛，能熟风云沙线，能枪炮有准的者，为行伍出身。皆由水师提督考取，会同总督拔取送京验试，分发沿海水师教习技艺。凡水师将官必由船厂、火器局出身，否则由舵工、水手、炮手出身，使天下知朝廷所注意在是，不以工匠、舵师视在骑射之下，则争奋于功名，必有奇材绝技出其中。昔李长庚剿海贼，皆身自持舵，虽老于操舟者不及，故知水师不能舍船械而空谈韬略，武备不能舍船炮而专重弓马，六也。

天下有不可强者三：有其人，无其财，一难也；有其财，无其人，二难也；有其人，有其财，无其材，（谓材料）三难也。自用兵以来，所糜费数千万计，出其十之一二，以整武备有余，则财非不足，明矣。海关浮费，数倍正税，皆积年洋商与官吏所肥蠹，起家不赀。其费皆出自鸦片，岂不当派数百万之军饷？则财又非不足，明矣。中国智慧，无所不有，历算则日月薄蚀，闰余消息，不爽杪毫；仪器则钟表晷刻，不亚西土；至罗针、壶漏，则创自中国而后西行；（罗针始自中国见《华事夷言》）穿札^②扛鼎，则无论水陆，皆擅勇力，是人才非不足，明矣。船桅、船舱所需铁力之木、油木、桡木、栳木，皆产自两广；蓬帆浸以晋石^③，火不能焚，出自山西；火药配以石油，得水愈炽，出自甘肃；（关外玉门县赤金卫迤南之石油河，本年二月，陕甘总督解至石油三千六百

斤。）火箭参以江豚油，逆风更猛，出自四川；军符所下，旦夕可至。硝提数次而烟白，铁经百练而钢纯，皆与西洋无异。则材料又非不足，明矣。飞炮、火器，皆创自佛兰西，而英夷效之。以及船械相等之葡萄亚、荷兰、吕宋、弥利坚等国，皆仰我茶、黄，贪我互市。欲集众长以成一长，则人争效力；欲合各国以制一国，则如臂使指。诚欲整我戎行，但得一边才之两广总督，何事不可为哉！

或曰，五十艘之船械，且造且购，一年而可集；百艘之船械，且造且购，二年而毕集。即其制造施用之法，以我兵匠学之，亦一年而可习，二年而可精。是一二年后，已无铸造之事，尚远重修之期，更何局厂之设乎？曰，是何言也？夫西洋惟英吉利国兵船五百余艘，佛兰西国兵船三百余艘，盖为分守各国埠头而设。其余各国战舰，亦各不过数十艘。而皆有船厂、火器局，终年不息者，何哉？盖船厂非徒造战舰也。战舰已就，则闽、广商艘之泛南洋者，必争先效尤；宁波、上海之贩辽东、贩粤洋者，亦必群就购造，而内地商舟皆可不畏风颶之险矣。西洋火轮舟之受数千石者，止为远越重洋，其在本国内河、内港之火轮舟，皆不过受五百石至九百石而止。以通文报，则长江、大河，昼夜千里，可省邮递之烦；以驱王事，则北觐南旋，往还旬日，可免跋涉之苦；以助战舰，则能牵浅滞损坏之舟，能速火攻出奇之效，能探沙礁夷险之形。诚能大小增修，讵非军国交便？战舰有尽，而出鬻之船无尽，此船厂之可推广者一。火器亦不徒配战舰也。战舰用攻炮，城堡用守炮，况各省绿营之鸟銃，火箭、火药，皆可于此造之。此外量天尺^①、千里镜^②、龙尾车^③、风锯、水锯、火轮机^④、火轮舟、自来火^⑤、自转碓^⑥、千斤秤^⑦之属，凡有益民用

者，皆可于此造之。是造炮有数，而出鬻器械无数，此火器局之可推广者二。古之圣人剡舟剡楫^①，以济不通，弦弧剡矢^②以威天下，亦岂非形器之末？而《睽》、《涣》取诸《易》象^③，射御登诸六艺，岂火轮、火器不等于射御乎？指南制自周公，挚壶^④创自《周礼》，有用之物，即奇技而非淫巧。今西洋器械借风力、水力、火力，夺造化，通神明，无非竭耳目心思之力，以前民用。因其所长而用之，即因其所长而制之。风气日开，智慧日出，方见东海之民，犹西海之民，云集而鹜赴，又何暂用旋辍之有？昔汉武欲伐南越，爰习楼船水战于昆明湖；乾隆中以金川恃碉险，爰命金川俘卒建碉于香山，又命西洋人南怀仁制西洋水法于养心殿。而西史言俄罗斯之比达王，聪明奇杰，因国中技艺不如西洋，微行游于他国船厂、火器局，学习工艺，反国传授，所造器械，反甲西洋。由是其兴勃然，遂为欧罗巴洲最雄大国。故知国以人兴，功无倖成，惟厉精淬志者，能足国而足兵。

人但知船炮为西夷之长技，而不知西夷之所长不徒船炮也。每出兵以银二十元安家，上卒月饷银十元，下卒月饷银六元，贍之厚故选之精，练之勤故御之整。即如澳门夷兵仅二百余，而刀械则昼夜不离，训练则风雨无阻。英夷攻海口之兵，以小舟渡至平地，辄去其舟，以绝反顾。登岸后则鱼贯肩随，行列严整，岂专恃船坚炮利哉？无其节制，即仅有其船械，犹无有也；无其养贍，而欲效其选练，亦不能也。故欲选兵练兵，先筹养兵，兵饷无可议加，惟有裁并之而已。粤省水师将及四万，去虚伍计之，不及三万。汰其冗滥，补其精锐，以万五千人为率，即以三万有余之粮，养万五千之卒，则粮不加而足。以五千卒分防各口炮台，与陆营相参，以万人分配战舰，可得三十余艘。无事日令出哨外

洋，捕海盗，缉烟贩；有事，寇在邻省，则连舫赴援，寇在本省，则分艘犄角，可以方行南海矣。或曰，粤洋绵长三千余里，水师数万，倘虞不周，今裁汰大半，不弥形单寡乎？曰：水师多而不敷，以无战舰也。无战舰出洋，则口岸处处出防，以水师当陆师之用，故兵以分而见寡。今以精兵驾坚舰，昼夜千里，朝发夕至，东西巡哨，何患不周？是兵以聚而见多。英夷各处市埠，自大西洋至中国，首尾数万里，何以水师不过九万，即能分守各国？又何以入寇之兵不过五十艘，而沿海被其骚动？况水师外，尚有本省绿营数万，何患其无兵分守？前年杨参赞有请水师改为陆兵之奏，吾谓不如并岸上之水师为船上之水师，用力少而收效广。

问：西洋与西洋战，亦互有胜负，我即船炮士卒一切整齐，亦何能保其必胜？曰：此为两客相攻言之，非为以客待主言之也。夫力不均、技不等而相攻，则力强技巧者胜；力均技等而以客攻主，以主待客，则主胜。攻劳守逸，请言其状；夫海战全争上风，无战舰，则有上风而不能乘；即有战舰，而使两客交哄于海中，则互争上风，尚有不能操券之势。若战舰战器相当，而又以主待客，则风潮不顺时，我舰可藏于内港，贼不能攻；一俟风潮皆顺，我即出攻，贼不能避，我可乘贼，贼不能乘我，是主之胜客者一。无战舰，则不能断贼接济；今有战舰，则贼之接济路穷，而我以饱待饥，是主之胜客者二。无战舰，则贼敢登岸，无人攻其后；若有战舰，则贼登岸之后，舶上人少，我兵得袭其虚，与陆兵夹击，是主之胜客者三。无战舰，则贼得以数舟分封数省之港，得以旬日遍扰各省之地；有战舰，则贼舟敢聚不敢散，我兵所至，可与邻省之舰夹攻，是主之胜客者四。故历考西洋各国交兵，凡英吉利往攻弥利坚本国，则弥利坚胜；以英吉利往攻俄罗斯本

国，则俄罗斯胜；若英吉利与各国互战于海中，无分主客，则舵师得上风者胜。

问曰：船厂、火器局，设于粤东矣，其福建、上海、宁波、天津，亦将仿设乎，不仿设乎？战舰百艘，果足敷沿海七省之用乎？曰：沿海商民，有自愿仿设厂局以造船械，或自用、或出售者听之。若官修战舰、火器局，则止需立于粤东，造成之后，驶往各岸，无事纷设。盖专设一处则技易精，纷设则不能尽精；专设则责成一手，纷设则不必皆得人。战舰既成以后，内地商艘仿造日广，则战艘不必增造。何者？西洋货船与兵船坚固同，大小同，但以军器之有无为区别。货船亦有炮眼，去其铁板，即可安炮。内地平时剿贼，尚动雇闽、广商艘，况日后商艘尽同洋船，有事立雇，何难佐战舰之用？惟水师则必以闽、广为主，而江、浙为辅。何则？福建之役，夷船泊于南澳港，邓制军^⑤所募水勇，佯作商舟，乘无风攻之，夷艘甫觉，我水勇已逼其后艄，焚其帆索，伤其舵师、水手，夷艘无风不能起碇。逼近不能开炮，且小舟外障湿幔，銃弹不能入。良久风起，夷船始遁。此江浙水勇所不能也。粤东之役，官军方失利于城外，而我武举梁体群，夜以火舟三队，从穿鼻洋截攻其后，乘潮至虎门，横档夷船甫开一炮，而我火舟已逼其后梢，火药舱轰发，两桅飞起空中，全艘俱毁。佛山义勇，又围截夷兵于龟冈炮台，绕出上风，纵毒烟以眯夷目，尽歼夷兵，并击破其应援之杉板舟，此江浙水勇所不能也。靖逆将军奏言，粤中水勇，以小舟八人荡桨，旋折如飞，将及夷炮所近之处，即覆舟入水，戴之而行，及至夷船，仍翻舟而上，以火毬、喷筒，焚其帆索，得势即跃上夷船，不得势，即仍下水，覆舟而行，銃炮皆不能及，已募得二百余人，此江浙所无也。

夷船犯乍浦时，余艘留踞镇海招宝山，有委员雇闽勇三百余，以火舟易使贼觉，献策用大油篓，各装火药二百斤，载以小竹筏，以铁索拴筏四角，套于项颈，手扶篓筏，贴水潜行，远望不见，及至夷船后，潜挂舵上，火发轰烈，全船立毁。既而有尼之者，飞檄中止，此亦江、浙所无也。此皆在无战舰之时，可用若是，况配入战舰，用其所长，外夷尚且畏之，岂他省所及？故江、浙舟师宜专护海运，而闽、粤舟师宜专剿海寇。（汉口、瓜洲、钱塘江，亦有没水之人，能伏行江底，然每处仅二三十人，不能多也。）

问：子于《议守篇》，专守内河，守近岸，使夷船夷炮失其所长，已可收安南创敌之功，则又何艘械之足学，而厂局之足设耶？曰：夷兵之横行大洋者，其正也；其登岸及入内河者，其偶也。夷性诡而多疑，使我岸兵有备，而彼不登岸，则若之何？内河有备，而彼不入内河，则若之何？观其初至也，以结怨之广东而不攻，继以结怨之厦门而不力攻，及突陷舟山，徘徊半载，而不敢深入，是犹未测内地之虚实，尚有所畏也。自广东主款撤防，破虎门，围省会，而夷始肆然无忌矣。再破厦门、定海，驶入宁波，而益无忌矣。再破乍浦、宝山、上海，驶入长江，而益无忌矣。使夷知内河有备，练水勇，备火舟，如广东初年之事，其肯深入死地哉？故广东初年，有歼夷之备，而无其机；江、浙近年，有歼夷之机，而无其备。且夷兵舶五十艘，货船二十余艘，火轮舟十艘，其闯入珠江，入甬江，入黄埔江者，皆不过兵舰七八艘，火轮二三艘，杉板小舟十余而已。其余仍寄碇大洋，即使歼其内河诸艇，而奇功不可屡邀，狡夷亦不肯再误。且夷贪恋中国市埠之利，亦断不肯即如安南、日本之绝交不往，此后则非海战不可矣。鸦片趸船，仍泊外洋，无兵舰何以攻之？又非海战不可矣。

夷船全帮数十艘，驶入者惟长江，江面虽狭于外洋，而倍阔于他港，夷艘散泊各岸，不聚一处，即用兀术之火攻，而天时风色难必，亦不过歼其三分之一，究恐有窜出大半之舰，则亦非追剿不可矣。苟夷畏我内河，专肆惊扰，声东击西，朝南暮北，夷人水行一日可至者，我兵陆行必数日方至。夷攻浙，则调各省之兵以守浙，夷攻江，则又调各省之兵以守江。即一省中，而有今日攻乍浦，明日攻吴淞，后日又回扰镇海，我兵又将杂然四出，应接不暇，安能处处得人，时时设备。况战舰火器，乃武备必需之物，二三百万，乃军需十分之一，何憚不为，而见轻于四夷，况有洋舰、洋炮之后，亦非漫然浪战也，客兵利速战，主兵利持重，不与相战，而惟与相持，行与同行，止与同止，无淡水可汲，无牛羊可掠，无硝药可配，无铁物可购，无蓬缆可补，烟土货物无处可售，舵枪无处可修。又有水勇潜攻暗袭，不能安泊，放一弹，即少一弹，杀一夷，即少一夷，破一船，即少一船。而我之沿海腹地，既有战舰为外卫，则内河近岸，高枕无虞，所至接济策应，逸待劳，饱待饥，众待寡，是数十艘可当数百艘之用。况夷兵以大艘为身，以杉板小舟为四足，但多募渔舟快艇，专毁其杉板小舟，小舟尽则大舟亦可为我有。在得人而已，在得人而已。

【注释】

- ① 廓尔喀——即今之尼泊尔，在清朝时为中国的藩属国。
- ② 穿札——用箭射穿铁甲叶，比喻射箭技术过人。札，古代铠甲上的铁片。
- ③ 晋石——指山西出产的石棉。
- ④ 量天尺——即六分仪，又叫纪限仪，测天度所用的仪器。
- ⑤ 千里镜——即望远镜。
- ⑥ 龙尾车——即火车。

⑦火轮机——即蒸汽机。

⑧自来火——即火柴，或煤气灯。

⑨自转碓——即碾米机。

⑩千斤秤——即千斤顶，又称举重器，一种用来举起重物的工具。

⑪剝舟剡楫——剝，音 kū，剡，音 yán，剝舟剡楫，即剖开大树，挖空制船，削尖船浆。

⑫弦弧剡矢——制造弓和箭。

⑬《睽》、《涣》取诸《易》象——睽，涣为《易经·象辞》中的两个卦名。

杖挈壶——古代计时的仪器。

⑮邓制军——即邓廷桢，时担任闽浙总督，抵抗英国侵略。

议 款

我患夷之强，夷贪我之利，两相牵制，倖可无事，非今日主款者之秘略乎？鸦片岁耗中国财数千万计，竭我之富，济彼之强，何处以之？则曰，但禁内地吸食。试问持议之人，果严禁内地吸食乎？则又曰，宜缓不宜急，急之恐触外侮而生内变。嗟乎！强邻恶少，日设赌博于门，诱我子弟，匿我基业，败我教化，一朝绝不与通，攻门索斗，媼婀^①调停者曰，姑听其仍开博场，一日赌博，一日无事，百年赌博，百年无事。我产之耗不耗，勿计也，我业之完不完，勿计也，我子弟之败类不败类，勿计也。欲制夷患，必筹夷情，请先陈夷情而后效其说。

中国以茶叶、湖丝驭外夷，而外夷以鸦片耗中国，此皆自古所未有，而本朝有之。茶叶行于西洋自康熙始，而鸦片之入中国亦自康熙始。初准以药材上税，乾隆三十年以前，岁不过二百箱。及嘉庆元年，因嗜者日众，始禁其入口。嘉庆末，每年私鬻至三千余箱。始则囤积澳门，继则移于黄埔。道光初奉旨查禁，复移于零丁洋之趸船。零丁洋者，在老万山内，水路四达，凡中外商船之出入外洋者，皆必由焉。夷艘至，皆先以鸦片寄趸船，而后以货入口。始趸船不过四五艘，其烟至多不过四五千箱，可用火攻。而大吏密奏请暂事羁縻，徐图禁绝，于是因循日甚。其突增至二十五船、烟二万箱者，则在道光六年设巡船之后，巡船水师受月规^②，放私入口，于是藩篱溃决。及道光十二年始裁巡船，而

积习已不可挽。道光十七年复设巡船，议定每千箱以若干箱送水师报功，而鸦片遂岁至四五万箱矣。今以道光十七年广东与英夷贸易出入之数计之，湖丝价银六百五十九万元，茶叶价银千有四百万元，白矾、串珠、樟脑、桂皮、磁器、大黄、麝香、赤布、白糖、冰糖、雨伞百二十二万六千元，共计英吉利船所购出广东之货二千一百八十一万六千元。其入口者，棉花八百二十二万元，（六十七万七千石）洋米二十三万八千元，（二十一万石）大呢百五十五万元，羽纱四十万元，哗叽八十万元，羽缎五万元，洋布七十万元，棉纱七十三万元，（千有八百石）水银二十三万元，（二千石）锡二十九万五千元，（万五千石）铅八万九千元，（万四千石）铁四万八千元（万六千石）硝七万五千元，（共万石）檀香、乌木、象牙、珍珠、湖椒、沙藤、槟榔、鱼翅、鱼肚、花巾、洋巾，计七十一万元。共英夷进口货千四百四十七万八千元，少于出口货价银七百余万元。使无鸦片而以货易货，则英夷应岁补中国银七百余万元。乃是岁鸦片价银反出口二千二百万元，计销鸦片四万箱，此数之确然可考者。弥利坚国是岁出口之货，绸缎价七百五十万元，茶叶五百十九万八千元，（十二万余石）丝棉、葛布、磁器、席糖五十七万九千元，共计千有三百二十七万七千元。入口洋货三百六十七万元。（内有洋米八十六万元，洋布四十五万元，白银四十二万元，价最钜。）计少银九百六十万元，何以不闻补银？盖亦鸦片价内开除之数。（英夷所运者，印度鸦片，弥夷所运者，都鲁机^③鸦片。）他西洋诸国出口入口者，约计二百万元。共计外夷岁入中国之货，仅值银二千十四万八千元，而岁运出口之货，共值银三千五百有九万三千元。以货易货，岁应补中国价银千四百九十四万五千元。

使无鸦片之毒，则外洋之银有人无出，中国银且日贱，利可胜述哉！综计英夷所购出之货，莫大于茶，而湖丝次之；所售入中国之货，莫大于鸦片，而棉花次之。至大黄则蒙古所需，非西洋所急，故每岁出洋大黄，不过值五万余元。（即俄罗斯市大黄归，亦仅用以染色，非用以治病，见松筠《绥服纪略》。）茶叶虽西洋所盛行，而佛兰西国不甚需之，以其本国皆饮白酒，不甚饮茶，故佛兰西到粤之船较少。然前代市舶，从不闻茶叶出洋，茶叶出洋自明季荷兰通中国始。及康熙二年，英吉利商又自荷兰购归百斤，饮而甘之，国人饮者，岁增一岁。康熙四十九年，至十四万斤；雍正二年，至二十八万斤；乾隆二十四年，二百二十九万斤；三十七年，五百四十七万斤；五十年，遂至千三百万斤。嘉庆十八年，二千一百二十八万斤。道光二年，二千三百七十六万斤。十年后，三千余万斤。及英夷公司散后，各商自运，销茶愈广。十七年广东出口茶叶三十余万石，共价银千有四百余万元。又弥利坚国，道光十七年，购茶价银三百六十九万两。（共茶十二万余石。）荷兰岁需茶二百八十万斤不等。佛兰西二十三万斤不等。（佛兰西茶，沿途售与各国，其到本国者无几。）此外西洋各国，大约二百万斤。惟俄罗斯由蒙古运往茶叶，岁六百四十余万斤。是西洋之饮茶，亦犹中国人之吸鸦片。虽损益悬殊，皆始自近日，非古昔所有。故知洋钱流入内地，皆鸦片未行以前夷船所补之价，至鸦片盛行以后，则绝无货价可补，而但补烟价，洋钱与纹银皆日贵一日矣；漕务、盐务、边务，皆日困一日矣。使非养痍于数十年之前，溃痍于设巡船之后，何以至是？今但归咎割痍之人，而养痍、溃痍者不问，故至今益以养痍为得计，此边患宜溯其源者一。

西洋互市广东者十余国，皆散商无公司，惟英吉利有之。公

司者，数十商辏资营运，出则通力合作，归则计本均分，其局大而联；散商者，各出已货，自运自售，利害皆一人独当之，其势专而散。方其通商他国之始，造船炮，修河渠，占埠头，筑廛舍，费辄巨万，非一二商所能独任，故必众力易擎，甚至借国王贖本以图之，故非公司不为功。及通市日久，垄断他商之路，挥霍公家之帑，费愈重，利愈微，国计与民生两不利，则又惩公司流弊，而听散商自为之。以中国比例，公司如广东十三家洋行，而散商则如各省赴粤之客货也；公司如淮南盐法之滚总、之整轮，而散商则如票盐、如散轮也。道光十三年以前，粤东贸易一出公司。其局初立于印度，继立于广东，初议公司止设三十年，及限满而公司欲专其利，不肯散局，复以助本国兵饷为词，请再展三十年，而糜费开支，浮冒乾没，且运回之货，居奇踊贵，百物滞销，国人皆不服，屡控国王，请散公局，各自贸迁，皆为大班数人把持，与通国散商为怨敌。其公司贖本银三千万元，主事二十四商，首领二人，专司机密，每商捐银二千五百元，以贖之。道光十年，本国会会计入公帑银万有五百万元，公使费银九千万元，公欠项银七千五百万元，公司贸易无利。道光十二年，载贖出本国，出印度国者，置价共三千万元，而所售回之价，仅千有六百万元，公司不如散商者六倍。故道光十三年，遂散公司之局，国王尽收帑本，任商自运，而第征其税，此粤中公司合散之情形也。方广东公司未散时，各大班恃其势大多金，凡抗衡中国官吏，皆公司大班所为，公司散则势涣易制，而卢制军^①莅任未久，误听洋商言，以英夷公司虽散，而粤中不可无理夷务之人，反饬令彼国派领事来粤。十四年始来者曰律劳卑，突入省河，罢市调兵而后退。十六年再至者，即义律也，只便洋商一日之私图，岂期边疆今日之

戎首？试问粤中互市，西洋十余国，何尝有夷官驻粤？若谓英夷货多事蹟，则弥利坚国每年货艘至粤之多，亦亚于英吉利，何以二百载从无桀骜？观禁烟新令初颁，各国遵令，即英国新至货船，亦遵例具结，而义律驶兵船阻其入口。苟当时无公司领事，则英夷各商亦不过随同各国具结，惟恐卸货之不早，骛利之不先，何暇抗文法，争体制？何至开兵炮，停贸易？又何至诉国王，请兵舰，运兵万里，构衅数年？故驭边在先悉夷情，公司散局，此海疆一大机会，而中国边臣失之者二。

禁鸦片之议有二：一内禁，一外禁。自夷船犯顺，人皆谓外禁必不可行。果必不可行乎？又以夷变归咎于缴烟。果由于缴烟乎？何以五月缴烟之后，旁徨半年而未动？何以尚肯出船货充公之结？何以尚悬购告犯之赏？何以逐出老万山外，复尚有愿遵大清律乞回澳门之稟？是其激变绝不由缴烟，而由于停贸易明矣。英夷国禁浓酒小带，有佛兰西使者至其国，英夷闻其携违禁货物，因监禁其使，令尽缴出禁物，始释之，与广东之勒缴烟土何异？又英夷国律例，凡他国商携违禁货物入境者，罚其货价三倍。是即科以彼国之法，亦无可辞。其非因缴烟，而由停贸易又明矣。然则不停贸易，固可免用兵，亦可禁鸦片使不来乎？曰：奚不可之有？请先陈夷情，而后效其说。英夷之说曰：“若要印度人不栽波毕^⑤，除非中国人不食鸦片；若要中国人不买鸦片，除非印度不栽波毕。中国人若以鸦片贸易同英国讲论，英吉利国王定肯禁止贩运，即印度栽种波毕之事，亦可停止，而栽种别物，仍可得税饷贸易之利。”（《澳门月报》）又曰：“有人言情愿断止鸦片一物，别开南边港口贸易可乎？我恐未必能行。”（《华事夷言》）是外禁之事，英夷亦未尝不筹画及之。但外夷惟利是图，惟威是畏，

必使有可畏怀，而后俯首从命。故上者严修武备，彼有趸船，则我能攻之；彼有夹私，应停贸易则立停之。使我无畏于彼，彼无可挟于我，自不敢尝试。次者代筹生计，使彼即停鸦片，而上无缺税，下无缺财，则亦何乐走私之名，而不趋自然之利？请得而洋之：夷烟产自印度，而销于广东，其东印度种鸦片之地，皆官地，如中国盐场置官收税，不得私煎，除鸦片地税银四百余万元外，加以栽种时、开花时、取汁时、出口时四次收税，又凡五百余万元，共计孟阿腊岁税九百六十八万四千余元。又南印度之孟迈，鸦片税亦百余万元，除印度兵饷支用外，岁解英吉利国都者三百余万元，此其国最大之利藪。考康熙、乾隆中，准商船运吕宋、暹罗米入口者，每米万石免其船货税十分之五，米五千石以上，免税十分之三，即不及五千石，亦免税十分之二，并许商人运暹米二千石以上，议叙顶戴，此二国产米，不产鸦片，有利无弊。自后港脚^⑥夷船，援例岁运印度、新嘉坡、葛留巴^⑦米入口者，不下四十万石，多以鸦片寄趸船，而以米入口，由是粤海关裁抑之，但免入口米税，不免出口货税。今与夷约，果能铲除鸦片之地，改种五谷者，许其多运洋米入口，并援例酌免其货税，则夷喜于地利之不荒，其必乐从者一；粤东出口之货，则洋行会馆，每百两抽内商三分，而三分必增诸货价，其入口之货，则每一大洋艘至黄埔，官费及引水通事使费，约需银五千元，皆在正税之外，虽不明取于鸦片，而夷则失诸彼者偿诸此，我则收其实而避其名。今与夷约，果鸦片不至，则尽裁一切浮费，举以前此贡使所屡求，大班所屡控者，一旦如其意而豁除之，俾岁省数百万，夷必乐从者又一；彼国入口之货，莫大于湖丝、茶叶，出口之费，莫大于棉花、洋米、呢、羽，今中国既裁浮费，免米税，商本轻

省，则彼国不妨于进口之茶、丝，出口之棉、米、呢、羽，酌增其税，以补鸦片旧额。此外铅、铁、硝、布等有益中国之物，亦可运多销，夷必乐从者又一。威足慑之，利足怀之，公则服之，有不食桑葚而革^鸢音者乎？水师之通贿不惩，商胥之浮索不革，战舰之武备不竞，而惟外夷操切是求，纵获所求，且不可久，矧乃河溃而鱼烂，鸟惊而兽骇，尚何暇议烟禁哉？张奂之服西羌，班超之告任尚，此机会可乘，反以过急失之者三。

此皆未变以前事也，既变以后，则不独以夷攻夷，并当以夷款夷。国初俄罗斯争黑龙江地，构兵连年，圣祖命荷兰寄书俄罗斯，而献城归地。喀尔喀两部争衅构兵，诏命达赖喇嘛遣使往谕，而喀部来庭。缅甸不贡，闻暹罗受封面立贡；廓尔喀未降，闻英吉利助兵而即降。故款夷之事能致其死命，使俯首求哀者上；否则，联其所忌之国，居间折服者次之。上年靖逆将军未至粤时，弥利坚夷目即出调停讲款，于是义律来文有“不讨别情，只求照例通商，倘带违禁货物，船货充公”之语，并许退出虎门之说。夫命将出师，不过因夷之索烟价、索埠地、踞虎门，今三事皆不敢违命，是不战屈夷，亦足以征朝廷折冲千里之威，非弥利坚居间，岂能有是？而利害未能陈明，章奏未能剴切，于是而英夷要盟，又于是而英夷败盟。是冬佛兰西兵帅，复以兵艘至粤，求面见将军，密陈军事，请代款，请助兵，以夷攻夷，以夷款夷，在此一举。而又迟疑之，支诿之，延及半载，始令赴江宁。则英夷款议已成数日，视弥利坚原议，相去天渊。故不款于可款之时，而皆款于必不可款之时，此机会可乘不乘者四。

此四机者，谨其始机，则鸦片不至流毒；乘其二机，则公司不致桀骜；乘其三机，则不以罢市兴兵；乘其四机，则不致款议

失体。一误再误，三误于事前，四误于事后，经此四误，而鸦片之外禁不可行矣。今日之事，非内禁不可矣。内禁之不效有三：一曰不许告发也；二曰不速限期也；三曰不先黥后^①也。不许告发之故，在防诬陷。夫吸烟有瘾，贩烟有土，告不实有反坐，何患其诬？且有告发之令，则雇工邻右，人怀戒心，大厦深堂，皆无固志，虽有贪欲、贪利之徒，不敢再为尝试，其必效一。限期不速者，恐死刑太多也，不知期愈宽，犯愈众，昔宋臣宗泽守汴京，承兵燹之后，百物昂价倍蓰，泽念小民所急惟食，乃梟一饼师之首，下令平价，不三日而市价尽平。夫速则梟一人而万人肃，迟则刑千百而四海玩，果不果之异也。且烟瘾有限期，贩烟有何限期？但使沿海各郡县，每城立梟贩烟之首一二人，以令下之日为始，不俟限期，风行雷厉，其必效者二。吸烟未至限期，罪不至死，奈何？曰，有大清律刺面之法在。今再下令，三月不戒者黥，黥后再三月不戒者死，以下令为始，十七省各出巡烟御史一人，专司有犯必黥之事。其缙绅富户哀求免黥者，许以金赎，不黥面而仍黥手。黥手逾期不戒，毋得再赎。如此则法易行，法必行。且在前次限期之外，岂得更议其期追乎？此必效者三。总之，法信令必，虽枷杖足以惩奸；法不信令不必，虽重典不足儆众。饮食不已，酿为讼师；小刑之刀锯不肃，酿为大刑之甲兵。圣人垂忧患以诏来世，岂不深哉！岂不深哉！

【注释】

- ① 嫵嫵——音 yǎn, ē，形容女子眉目传情、随风摇摇的姿态。
- ② 月规——指当时广东水师巡船每月接受的英国鸦片走私贩的贿赂。
- ③ 都鲁机——即今之土耳其。
- ④ 卢制军——即卢坤，时任两广总督。

- ⑤ 波毕——即罂粟、鸦片，系英文 Poppy 之音译。
- ⑥ 港脚——此系中国人对英属印度殖民地人的称呼。
- ⑦ 葛留巴——即今印度尼西亚之爪哇岛。
- ⑧ 黥、髡——音 jīng lǚ，在犯人面上刺字并涂墨为黥，杀头为髡，同“戮”。

东 南 洋

叙东南洋

魏源曰：志海国莫琐于《明史·外国传》，传成于尤检计伺，伺本乎《明外史》，及王圻《续通考》。大蔽有三：一曰西洋与南洋不分，古里、琐里^①皆南洋近国，而与荷兰、佛郎机同卷；意大里亚处大洋极西，而与柯枝、榜葛刺^②同卷；甚谓佛郎机近满刺加^③，何翅秦越同席，其蔽一。二曰岛国与岸国不分，谓渤泥^④即大泥^⑤，则移岛于岸；谓亚齐^⑥即大食、波斯，则移岸于岛；谓柔佛即佛国，而东西竺岛即天竺，宾童龙^⑦即舍卫^⑧，则移西天于东洋；至若婆罗、阇婆、大、小爪哇，影射互殽，叩槃扞烛，其蔽二。三曰同岛同岸数国不当分而分，大泥、彭亨、柔佛、满刺加、吉兰丹，皆暹罗南境属国也，婆罗、渤泥、爪哇、苏禄、文莱、马神，皆一岛所环处也，止宜以毗连各属国附于暹罗之传，以渤泥等统立一同岛之传；余自亚齐、三佛齐、小爪哇、锡兰山等著名数大岛国外，类皆荒洲小屿，人不过数百家，贡不过一再至，无关沿革，何与共球，止宜统述一篇，胪其名目；乃各团各得，触目迷离，概称在东南海中，无疆里沿革可征，无市舶边防可述，其蔽三。

魏源又曰：天地之气，其至明而一变乎？沧海之运，随地圆

体，其自西而东乎？前代无论大一统之世，即东晋、南唐、南宋、齐、梁，偏隅割据，而航琛献赆^⑨之岛，服卉衣皮之贡，史不绝书。今无一登于王会，何为乎？红夷东驶之舶遇岸争岸，遇洲据洲，立城埠，设兵防，凡南洋之要津已尽为西洋之都会。地气天时变，则史例亦随世而变，志南洋实所以志西洋也。故今以吕宋^⑩、荷兰、佛郎机^⑪、英吉利、布路亚^⑫五国纲纪南洋，其越南、暹罗、缅甸、日本四国，虽未并于洋寇，亦以事涉洋防者著于篇，而朝鲜、琉球，洋防无涉者不及焉。凡海岸之国三，海岛之国六。

【注释】

- ① 古里、琐里——皆明时东南亚岛国。
- ② 柯枝、榜葛刺——皆明代印度古国名，榜葛刺又名明呀喇。
- ③ 满刺加——明代马来半岛国家，其首府即今马来西亚之马六甲。
- ④ 渤泥——即今加里曼丹岛，旧称婆罗洲。渤泥为其音译。
- ⑤ 大泥——古国名，位于今泰国南部。
- ⑥ 亚齐——明代苏门答腊岛上一小国。
- ⑦ 柔佛、东西竺岛、宾童龙——皆明代东南亚地名。
- ⑧ 佛国、天竺、舍卫——皆为印度古名。
- ⑨ 赆——音 jìn，为临别时赠送的财物。
- ⑩ 吕宋——即西班牙。
- ⑪ 佛郎机——本系明清时中国人对葡、西两国的称呼，此处指法国。
- ⑫ 布路亚——即今之葡萄牙。

阿细亚洲总说

明艾儒略《职方外纪》：亚细亚者，天下一大州也。人类肇生之地，圣贤首出之乡。其地西起那多理亚^①，离福岛^②六十二度；东至亚尼俺峡^③，离福岛一百八十度；南起爪（音撻）哇，在赤道南十二度；北至冰海，在赤道北七十二度，所容国土不啻百余。其大者首推中国，此外曰鞑而鞑^④，（凡游牧部落皆是）曰回回，曰印第亚，（即五印度）曰莫卧尔^⑤，（小白头回国）曰百儿西亚^⑥，（大白头回国）曰度尔格^⑦，（都鲁机回国）曰如德亚^⑧，（天方默德那所属国）并此州钜邦也。海中有钜岛，曰则意兰^⑨，（即锡兰山）曰稣门答刺，曰爪哇，（即葛留巴小爪哇也）曰渤泥，（此渤泥为岛，可证谓大泥即渤泥之谬）曰吕宋，（近台湾岛）曰马路古^⑩，（《坤輿图说》作木路各，即美洛居也。）更有地中海诸岛，亦属此州界内。中国则居其东南。其北极出地之度，南起琼州出地一十八度，北至开平等处出地四十二度，从南涉北，其得二十四度，径六千里，东西大抵略同。其距大西洋路几九万，开辟未始相通，但海外传闻，尊称之为大知纳^⑪。近百年以来，西舶往来贸迁，始辟其途，兼以历算之士，得历中华，广闻见，旷然远览。其《一统志》所详者，今不复述，姑录全洲大略于左。

《万国地理全图集》曰：四大地之中，亚齐亚最广大。长二万四千里，阔一万二千三百里。大地北极出地二度至七十八度，英国中线^⑫偏东自二十六至一百九十度，南及印度海，有东京、暹

罗、北耳西海隅，北及北冰海，东及太平海与其海隅，西连欧罗巴大地及地中海，有微地与亚非利加大地相连，又及于红海隅与印度海也。在此大地内，南方之各国称谓芜来由^⑬列邦、暹罗、安南、老挝、缅甸，五印度、北耳西^⑭、亚刺百^⑮等国；北有俄罗斯藩属国，亦称西百利^⑯；东有中国及所属满州各地方，日本群岛，并琉球；西有西域列国，与土耳其藩属；中有蒙古族各部地、沙漠、西藏，东南边则多群岛，广大且远焉。亚齐亚西方为各人类始祖之本地，道理术法与教门，一皆由亚齐亚出。故亘古至今视为重地。（案：亚齐亚，即亚细亚也，一作阿悉亚。）

【注释】

①那多理亚——即安纳托里亚，指土耳其国的亚洲部分。

②福岛——即今非洲西北岸外大西洋中之加那利群岛，古代认为此为最西，经度即以此为零度起点，自西向东，一周共 360°。

③亚尼俺峡——即今亚洲北美洲相隔之白令海峡。

④鞑而鞑——指游牧于西伯利亚和中亚一带的蒙古人和其它东方游牧民族。

⑤莫卧儿——即 16 世纪创立于阿富汗的一个伊斯兰国家，后统治扩大到印度大部地区。

⑥百儿西亚——即波斯，今之伊朗。

⑦度尔格——又称都鲁机，即今之土耳其。

⑧如德亚——今称犹太，此指古代犹太人居住的巴勒斯坦地区。

⑨则意兰——即今之斯里兰卡，旧称锡兰。

⑩马路古——即今印尼马鲁古群岛，又作木路各，美洛居。

⑪大知纳——为印度对中国的尊称。知纳，又译作脂那、支纳

⑫英国中线——即通过英国格林威治的子午线，近代将之作为东西经度的零度起点。

⑬芜来由——今称马来亚，系东南亚地区土著居民的自我称呼。又称“巫来”、“无来”。

- ⑭北耳西——即上文之百儿西亚，今之伊朗。
- ⑮亚刺百——即今之阿拉伯。
- ⑯西百利——即今俄罗斯之西伯利亚。

越 南

安南国在暹罗之东北。国都建于傅依，（此曰傅依，后又曰虎地，盖西京顺化港之异名也。）亦原有三国，一曰广南，一曰干波底阿，一曰东京，并有干波底阿所属之腊阿士、穷巴两小国。（干波底阿，地接广南，当即《明史》之宾童龙，与占城接壤者，盖广南以东濒海之小国。）千有七百七十四年，（乾隆三十九年）因广南光中王冲幼被难，与其遗臣遁于海岛，遇佛兰西教师阿特兰，彼此投契，共怀义愤，遂回佛兰西乞师，适值佛兰西国难未定，阅数载，始请得兵船助其恢复。于千有七百九十年，（乾隆五十五年）灭仇复国。

光中王既感欧罗巴之扶佐，又慕欧罗巴之兵法，遂仿造兵船、火器，训练国兵，是以现有炮船三百艘，大兵船一号，在阿细亚洲诸国罕与匹敌，是以兼取安南、东京，及干波底阿国，并合三国而统一之。缅甸、暹罗兵制，皆由各头目招募充伍，器械皆长枪刀弩，虽有火枪，皆西洋所废弃之物，购买修整，不堪适用。惟安南军器制度得之欧罗巴，故在缅甸、暹罗两国之上。其水战兵船，长自八丈以至十丈不等，而宽仅八尺。其掣造之法，取整油木一株，截定长短尺寸，先用火烧出中槽，后用刀斧剥斫断^①而成。沿河各城，均备此以待，临时一招而至，即有五百号。每船棹桨^②五六十人，各带长枪短剑，别配火枪兵三十人，船头平直，安炮一门，自六棒至十二棒重不等。遇敌将船横排成列，群唱战歌，极力棹桨，顷刻逼近，随即死斗。如敌人大船欲冲击

小船，则小船闪避又甚巧速。其王与贵人寻常所乘之船，雕饰镀金，映水璀璨，士庶不敢僭也。安南兵船近日造作愈精愈巧，每船长十丈九尺，其材可作西洋兵船之中桅。缅甸、暹罗两国陆战，全恃坚锐木栅，环绕重濠，虽英吉利之兵马亦有时可以拒之，第兵欠纪律，设一破其栅即未免溃乱奔窜。安南军制按欧罗巴兵法训练而成，可云纪律之师。计其兵数，于千有八百年间，（嘉庆六年）约十有四万，今则不过五万，内有三万在国扈卫国王。

闻安南国王库贮金钱，计有七百十四万元，而银则不计其数也。缅甸户口约有五百万，暹罗户口约百有二十万，安南东京户口五百有十万四千，腊阿士户口约八十有四万，芜莱由户口约十有九万。又中国人在彼入籍约四十有四万。其官制、章服、文字，大略都遵中国，为东方诸国所不及。眉公河为安南最巨之河道，亦发源云南，南经巴尔门而注之海。（眉公河似指富良江，其上游即云南之黎花江，经安南入海。）由海口溯流而上约二十余日，巨舶可扬帆直驶。三国土产：木棉、谷米、油木、花木、白糖、胡椒、藤竹、藤黄、槟榔、燕窝、海参、象牙。（原本）

安南国东界海，南界海，西界暹罗，北界中国广西。以虎地为国都，领部落二十有一。（原本部落名皆夷语，今删之，其安南郡县具详前史。）

重 辑（原无今补）

《万国地理全图集》曰：安南王据东京而取占城国之大半，南接暹罗，达于南海，北及中国，东北及广西，西连老挝、暹国，东达东京海隅及南海。北极出自九度至二十三度，英国中线偏东

自一百零三至一百零八度。东北隔富良江，西交潦濂江，广袤园方二十九万四千方里。东京望海，平原如草场，与占城地相似，国内多山，归化江路接西南界，宣化江路接时麻道，陀江路接金齿界，谅州路接左右两界。其国二十二郡，六者为占城故地，其外为安南、东京地。其江自云南、广西出者皆南流，惟东京之江东流，其海之港甚多，处处可泊。国西都曰顺化城，离海边十八里，沿江十二里，建屋宇大半草庐，罕瓦屋。其东京城在河滨，距海三百里，居民比顺化更繁，为贸易之埠，与中国通商，并不与他商经营。东京居民，原来自中国，开垦立业，故其气色相去不远。至占城之土民，面黑身矮，与暹相似。乾隆年间国王没，臣生异心，或结暹罗，或结安南，故为安南侵据。其地丰盛而民懒惰。海边有湛巴族类，风俗、语音与安南异，古时乘船冒危，远商他国，近日渐退，安居山内，服属安南。安南国崇佛教，拜偶像，有奉天主教者，王尽灭其教门，而杀其师，然尚存四十余万信士。东京出金、铁，开厂每年掘银二十余万，占城产米，多白糖、槟榔、肉豆蔻，唐船最多。占城之绿赖江濒海，捕鱼为生。安南人矮，身着长衫裤，以布缠首，衣裳黎黑色，惟尊贵服绸缎。众民污秽，不洗衣，不浴体。风俗人清爽，满面笑容，扬眉畅气，安心听命，但因连月摇役，小民贫苦无聊。王住殿太乘荣威，其侍卫三万丁，立内阁，置六部，中外百官，甚效中国之法。各省有其督抚部院等大官，所读之书与中国相同，但其音悬绝。至于武备，国王请佛兰西武官教列西国操演武艺，是以所铸之火炮，所造之鸟枪，不异佛兰西。其武官深晓兵机，所有兵船，大胜中国之舰，巡驶五印度、南海各国，以广见识。其公使屢到外国随便办事，遇有外国船只进港，即严行防范，烦扰苛刻，以塞外商

之路。中国所来之大小船三百只，安南往新嘉坡每年三十有余只，但其水手系汉人，王之兵船二三只，载杂货亦赴其埠贸易。

《圣武记》：安南所都曰东京，即唐交州都护治所，而以广南、顺化二道为西京，即古九真、日南地，中隔海口，世为阮氏割据，号广南王，兵强于安南。初明嘉靖中，安南为莫登庸所篡，国王黎维禔走保清华、顺化四府，至孙黎维潭起兵破莫复国。实其臣郑氏、阮氏之力，世为左右辅政。后右辅政郑氏乘阮死孤幼，出阮氏于顺化，使王广南，而自专国事，于是阮郑世仇构兵。至郑栋益专柄，将篡国，而忌广南之强，乃诱其土酋阮岳、阮惠，攻灭广南王于富春。及郑栋死，阮惠又起广南兵攻灭郑氏。于是阮氏复专国，尽取王都珍宝归广南，治城池于富春，旋使其将阮任以兵数万攻东京。国王黎维祁遣使走投诉中国，时乾隆五十三年也。明年，朝廷命两广总督孙士毅出师讨阮惠，惠败走，黎维祁复国。是冬，阮惠复集广南之众，倾巢来袭，孙士毅军溃走还，黎维祁复来投。阮惠亦改名阮光平，叩关谢罪乞降，言世守广南，与安南敌国，非君臣，并请五十五年入觐，祝八旬万寿。诏封阮光平安南国王。五十七年卒，子阮光缵袭封。初，阮氏世王广南，以顺化海港为门户，与占城、暹罗皆接壤。阮光平以兵篡国，国用虚耗，商舶不至，乃遣乌艚船百余，总兵官十二，以采办军饷为名，多招中国海盗，使为乡导，入寇闽、粤、江、浙，嘉庆初，各省奏擒海贼，屡有安南兵将，及总兵封爵敕印。诏移咨安南，尚不谓国王预知也。暹罗既与广南积怨，会黎氏甥阮福映者乞师暹罗，克复西都，并缚海贼莫扶观等献诸中国，中国始知阮氏父于藪奸海盗之罪，时嘉庆四年也。及七年，阮福映复破东京，尽有安南，备陈构兵始末，为先世黎氏复仇，其旧封农耐，本古越

裳氏地，今兼并安南，请以越南名国，诏封越南国王。盖新阮篡黎十余年，复灭于旧阮，今修职贡者，非复前日阮氏云。

《英吉利夷情纪略》：（歙县叶钟进《寄朱山房杂记》）嘉庆十一、十二年间，有大班喇弗者，探知我属国安南之东京，地居海隅，时有内江，乘隙可取。（时阮福映灭仇立国，方新之故）遂亲往孟甲刺，约其兵头，驾大舶十号，直趋安南富良江海口。先令其副兵头驾七艘入，以讨旧欠、索马头为名，安南闻之，先饬渔艇、商船尽藏内港，故入口数百里无阻，直至东京下碇，不见一人。及夜忽有小艇无数，各载乾柴火药，四面围至，急发大炮轰之，小艇皆乘上风，火发风烈，七艘俱烬。有黑鬼善泅者，游水出报，兵头骇遁，不敢再入。

《瀛环志略》曰：越南即安南，古之交址，秦以后唐以前皆隶版图。南界之林邑，汉末即自立为国。安南至五代时，乃列外藩，今并占城为一国，复兼真腊。北境安南故地，南境占城、真腊故地，称曰广南。北界广东、广西、云南三省，西界暹罗，东南面大海，都城曰顺化，在富良江之南岸。衣冠仍唐宋之制，坐则席地，贵人乃施短榻。取士用策论、诗赋，设乡、会科，士大夫皆好吟咏，诗或劣不成句，而人人喜为之。国分四十余省，一省所辖止数县，文武官名略同内地，总督皆阮姓王之族也。贵官坐堂皇，或解农扞虱，其简陋如此。宴客设铜盘，置蔬肉各少许，无醢醢，以腌鱼汁代之。鸦片之禁甚严，犯者立置重典。东南临海有都会曰禄奈，（或作禄赖，一作龙奈，一作农耐。）占城之故都也。南境临海有都会曰柬埔寨，真腊之故都也。闽广商船，每岁往来贸易。别国商船入港，讥防甚严，榷税亦重，诸国恶其烦苛，故市舶罕有至者。所产者，番木、沈楠诸香、铅、锡、桂皮、象牙、

燕窩、魚翅之類。其入貢由廣西之太平府入關，不由海道。（安南本中國地，請書言之綦詳，故不多贅。）

俗傳紅毛船最畏安南，不敢涉其境。其人善于泅水，遇紅毛夾板，則遣數百人背竹筒，携細纜，沒水釘于船底，從遠處登小舟牽曳之，俟其擱淺，乃火焚而取其貨。又或謂安南人造小舟曰軋船，能攻夾板船底，故紅毛畏之。以今考之，皆不甚確。蓋占城之北海，形如半月，海水趨灣，其勢甚急。海船或入灣內，無西風不能外出。紅毛夾板入溜擱淺，曾敗數舟，故至今歐羅巴入涉海，以望見廣南山為厲禁。商船入安南內港，土人皆用小船系繩牽引，乃慮其擱觸礁淺，藉為鄉導，即中國各港之引水船，反用之以碎敵船，理或有之，惟沒水而釘船底，則事涉杳茫矣。至軋船之制，曾有绘图仿造者，施之海面仍无异常船。耳食之談，施之實事，往往凿枘，正不独此一事也。

武林郁永河《裨海紀游》曰：紅毛船用板兩層，斫而不削，制極堅厚，中國人目為夾板船，其實整木為之，非板也。其帆如蛛網盤旋，八面受風，無往不順，較之中國帆檣不遇順風則左右戣^③折、傾險迂艰者，不翅天壤。然巧于逆風者，反拙于乘順風，若與中國舟航并馳順風中，彼反后矣。故遇紅毛追襲，即當轉舵，順風揚帆可以脫禍，若仍行戣風，鮮不敗者，況彼船大如山，小舟方畏其壓，安能仰攻？紅夷恃船大帆巧，橫行海外，輕視諸國，所至侵奪，顧兩敗于交趾。交趾拒敵之法，創造小舟名曰軋船，長僅三丈，舷出水面一尺，兩頭尖銳，仿佛端陽競渡龙舟。以二十四人操楫，飛行水面，欲退則反其棹，變尾為首，進退惟意，儼然游龍。船中首尾各駕紅夷巨炮，附水施放，攻其船底，底破即沉，虽有技巧无所施設，于是大敗。至今紅毛船過廣南，見軋

船出即胆落而去。中国东南半壁皆大海，日与西夷互市，轧船之制亦所宜讲。

余文仪《台湾志》：交留巴国人本轻捷善斗，红毛制造鸦片，诱使之食，遂疲羸受制，其国竟为所据。红毛人自有食鸦片者，其法集众红毛人环视，系其人于桅竿上，以炮击之。故红毛各国只有造烟之人，无一食烟之人。又闻夷船由孟迈赴广东，必先经安南边境，初诱安南人食之，安南党其阴谋，下令严禁，犯者死无赦，一国卒不受其害。

《澳门纪略》曰：昔西洋夷有以天主教行于安南者，国人惑之。国王尽拘其人，立二帜于郊，下令曰：“不从教者立赤帜下，宥其罪；如守教者立白帜下，受诛。”竟无一人肯出教立赤帜下者。王怒，举炮歼之，至今不与西洋通市，至则发大炮击之，西夷卒不敢往。

魏源曰：越南自汉、唐、明屡隶版图，列郡县，事璨前史，惟其与西洋交构，则皆在本朝，于中国洋防最密迹。雍正初，红夷兵舶由顺化港闯其西都，而西都以水攻沉之；嘉庆中复由富良海口闯其东都，而东都以火攻烬之。鸷鸟将击，必敛其形。未闻御大洋横行之剧寇，徒以海口炮台为事者。越南之禁鸦片，与日本禁耶稣教同功，与酒诰禁群饮同律。咄咄岛邦，尚能令止而政行。

【注释】

- ① 斫——音 zhuó，砍、削之意。
- ② 棹——音 zhào，指船桨，或作划船之意。
- ③ 戢——音 qiāng，方向相逆之意。

暹罗东南属国，今为英吉利 新嘉坡沿革

（即满刺加、旧柔佛等国。新嘉坡，
一作新州府，一作星忌利坡，皆字音相近。）

《明史》：满刺加，^①在占城南，顺风八日至龙牙门，又西行二日即至。或云即古顿逊国，唐曰哥罗富沙。（《梁书·海南诸国传》顿逊国）无王，亦不称国，服属暹罗，岁输金四十两为赋。永乐元年，遣使赐以织金文绮，宣示威德，招徕之。其酋大喜，遣使随入朝贡。永乐三年九月，至京师，诏封为满刺加国王。请封其山为一国之镇，帝制碑文勒山上。永乐九年，王率妻子、陪臣五百四十余人来朝，抵近郊，命中官有司宴劳，供张会同馆，入朝奉天殿，帝亲宴之，锡赉甚厚。永乐、宣德中，王屡率妻子、陪臣来朝，并诉暹罗见侵状，朝廷屡敕暹罗，暹罗乃奉诏。成化十七年九月，贡使言：“成化五年贡使还，飘抵安南境，多被杀，余黥为奴，今已据占城地，又欲吞本国。”帝乃因安南使还，敕责其王。后佛郎机强，举兵侵夺其地，国王出奔，遣使告难。时世宗已嗣位，敕责佛郎机令还其故土，而谕暹罗国诸王救灾恤邻，迄无应者，满刺加竟为所灭。时佛郎机亦遣使朝贡请封，抵广东，守臣以其国素不列王会，羁其使以闻，诏予方物之直遣归。后改名麻六甲，云所贡物有：玛瑙、珍珠、玳瑁、珊瑚树、鹤顶金母、鹤顶琐服、白苾布、西洋布、撒哈刺、犀角、象牙、黑熊、黑猿、白麋、火鸡、鹦鹉、片脑、蔷薇露、苏合油、梔子花、乌爹泥、沈香、速香、金香、阿魏之属。有溪可淘沙取锡，田瘠少收，民

皆淘锡、捕鱼为业。气候朝热暮寒，男女椎髻，黝黑，间有白者，唐人种也。俗淳厚，市道颇平，自为佛郎机所破，其风顿殊，商舶希至，多直诣稣门答刺，然必取道其国，率被邀劫，路几断。其自贩于中国者，则直达广东香山澳，接迹不绝云。

明黄衷《海语》：满刺加在南海中，始为暹罗属国，厥后守土酋长叛其主而自立。自东莞县南亭门放洋，星盘与暹罗同道，至崑崙洋，直子午，收龙牙门港，二日程至其国。为诸夷辐辏之地，亦海上一小都会也。王居前屋用瓦，乃永乐中太监郑和所遗者，余屋皆锡箔为饰，遇制使若列国互市，王即盛陈仪卫以自傲备，民皆居土室。其尊官称姑郎伽邪，巨室称南和达。民多饶裕，富家胡椒有至数千斛，象牙、犀角、西洋布、珠贝、香品，所蓄无算。文字皆梵书，贸易以锡行，大都锡三斤当银一钱。牙佞交易，搦指节以示，数千金贸易，不立文字，指天为约，卒无敢负者。不产五谷，米稻皆贩自罗崛龙、陂堤里。俗奉回教，禁豕肉，以酥酪和饭而啖，鸡犬鹅鹜，常仰贩他国，价五倍于华。民性犷暴而重然诺，刃不离顷刻，语不合，辄搥刃其胸，逃匿山谷，逾时乃出，死者家不复寻讎，姑郎伽邪亦不复追论矣。地多崇山太谷，陆行可达暹罗，尝并有爪哇之国，（古閩婆国。）然爪哇夷素凶狡，凡受佣其地，而戕害其主者十八九，惟善制药筒，中其矢者无不立死。正德间，西洋佛郎机之船，互市争利而哄，夷王执其那达而囚之。佛郎机人归，诉于其主，乃治八大艘，精兵及万，乘风突袭其国，大被杀掠，满刺加王退保陂堤里，佛郎机将以其地索赂于暹罗而归之，暹罗辞焉，佛郎机满载而归，王乃复所。

谢清高《海录》：宋卡国在暹罗南少东，由暹罗陆路十七八日，水路东南行顺风五六日可到。疆域数百里，或作宋脚，或作

宋肹肹，土番名无来由。地旷民稀，俗不食猪，与回回同。须止留下额，出入怀短剑自卫。娶妻无限多寡。男女将婚，男必先损其童身^②。女年十一二即嫁，十三四便能生产。男多赘于女家，俗以生女为喜，以其可以赘婿养老也，若男则赘于妇家，不获同居矣。其资财则男女各半，凡无来由种类皆然。死无棺槨，葬椰树下，以湿为佳，不封土，不墓祭。王传位必以嫡室子，庶子不得立。君臣之分甚严，王虽无道，无敢觊觎者，即宗室子弟，国人无敢轻慢。妇人穿衣裤，男子唯穿短裤，裸其上。有事则用宽幅布数尺，缝两端，袭于右肩，名沙郎。民见王及官长，俯而进至前蹲踞，合掌于额，立而言。平等相见，唯合掌于额，余与暹罗略同。山多古木，土产孔雀、翡翠、玳瑁、象牙、胡椒、槟榔、椰子、银、铁、沉香、降香、速香、伽楠香、海参、鱼翅，岁贡于暹罗。（皇清通考四裔门）

《海录》又曰：太呢国，在宋卡东南，由宋卡陆路五六日，水路顺风约日余可到。连山相属，疆域亦数百里，风俗、土产均与宋卡略同，民稀少而性凶暴。海艘所泊处，谓之淡水港，其山多金，山顶产金处，名阿罗帅。由淡水港至此，须陆行十余日，由吉兰丹港口入，则三四日可至，故中华人到此淘金者，船多泊吉兰丹港门，以其易于往来也。国属暹罗，岁贡金三十斤。

又曰：吉兰丹国，在太呢东南，由太呢沿海顺风约日余可到。疆域、风俗、土产略同太呢，亦无来由种类，为暹罗属国。王居在埔头，埔头者，朝市之处，而洋船所湾泊也。周围种劈竹为城，加以木板，仅一门，民居环竹外。王及官长俱席地而坐，裸体跣足，无异居民，出则有勇壮数十拥护而行，各持标枪，见者咸蹲身合掌，王过然后起。政简易，王日坐堂，酋长有称万者，有称

断者，咸入朝环坐议政事。有争讼者，不用呈状，但取蜡烛一对，俯捧而进，王见烛则问何事，讼者陈诉，王则命宣所讼者进质，王以片言决，无曲直，无敢不遵者。或是非难辨，则令没水。（没水者，令两造出外，遇道路童子，各执一人至水旁，延番僧诵咒，以一竹竿令两童各执一端，同没水中，番僧在岸咒之，所执童先浮者则为曲，无最复争，童子父母习惯，亦不以为异也。）又其甚者则有探油锅法，（盛熟油满锅，番僧诵咒，取一铁块置锅中，令两造探而出之。其理直者则毫无损伤，否则鼎沸伤人，终不能取，非自度无愧者鲜不临锅而服罪。）故讼者无大崛强，而君民俱奉佛甚虔。王薨，或子继或弟及，虽有遗命，然必待民心之所归而后即位。若民不奉命，而兄弟叔侄中有为民所戴者，则让之而退处其下。不然，虽居尊位，而号令亦不行也。土番居埔头者多以捕鱼为生，每日上午各操小舟，乘南风出港，下午则乘北风返棹，南风谓之出港风，北风谓之入港风，日日如此，从无变易，殆天所以养斯民也。其居山中者，或耕种或樵采，上无衣下无裤，唯剥大树皮围其下体，亦无屋宇，穴居巢处。凡土番俱善标枪，能掷杀人于数十步外，乘便行劫，避匿老林，故山谷僻处，鲜有行人。争讼有不能决者，常自请于王，愿互用标枪，死无悔，王亦听之，但酌令理直者先标。中而死，则彼家自以尸归，不中，则听彼反标，顾鲜有不中者。妇女淫乱，而禁嫁华人，故闽粤人至此鲜娶者，有妻皆暹罗女也。犯奸者事发执而囚之，度其身家厚薄而罚其金，凡犯令者亦然，少笞杖之刑。国有大庆，王先示令择地为场，至期，于场中饮酒演戏，国人各以土物贡献，王受其仪，于场中赐之饮食。四方来观之，华夷杂沓，奸赌无禁，越月而后散。凡献馈仪物，皆以铜盘盛之，戴于首而进。饮食不用箸，多以右手搏取，故重右而轻左，

人若以左手取食物相赠遗，则怒为大不敬云。地多瘴厉，华人至此，必入浴溪中，以水灌顶，多至数十桶，俟顶上热气腾出，然后止，日二三次，不浴则疾发，居久则可少减，然亦必日澡洗。即土番婴疾，其伤于风热者，多淋水即廖，无庸药石，凡南洋诸国皆然。其地有双戈及呀喇顶等处，皆产金，由吉兰丹埔头入内河，南行二日许，西有小川通太呢阿罗帅，又南行日余，双戈水会之，又南行十余日，则至呀喇顶，与彭亨后山麻姑产金处相连。河中巨石丛杂，水势峻厉，用小舟逆挽而上，行者甚艰。中国至此者岁数百，闽人多居埔头，粤人多居山顶，山顶则淘取金沙，埔头则贩卖货物及种植胡椒。凡洋船到各国，王家度其船之大小，载之轻重，而榷其税。船大而载重者，纳洋银五六百枚，小者二三百不等，名凳头金。客人初到埔头，纳洋银一枚，居浹岁，又纳丁口银一枚。居吉兰丹山顶淘金欲回中国者，至埔头必先见王，纳黄金一两，然后许。年老不复能营生者减半，苦甲必丹^③知其贫而为之请，则免。甲必丹者，华人头目也。凡洋船造船出货者，谓之板主；暹罗盘指示方向者，谓之伙长；看舵者，谓之大工；管理银钱出入者，谓之财库；舱口登记收发货物者，谓之清丁；而出资赁船，置货贸易，则为船主。船中水手，悉听指麾，故有事亦唯船主是问。其酿酒、贩鸦片、开赌场者，税亦特重。私家通负，酋长当置若罔闻，而赌账则追捕甚力，各国多如此。食鸦片烟，则吉兰丹为甚，客商鲜不效尤者。其土产唯槟榔、胡椒为多，亦以三十斤金为暹罗岁贡。（源案：吉兰丹即大呢之马头也，风俗俱同大呢。嘉靖末，海寇余众遁归于此，生聚至二千余人，行劫海中，商舶苦之。或谓吉兰丹，即小葛兰国。按小葛兰与柯枝接境，而吉兰丹与大呢相连，去彼远甚，但大呢、吉兰丹，俱铸金为钱，而柯枝与小葛兰，

亦俱用金钱，以此相同，影响之所自起也。姑载之以破疑。）

又曰：丁加罗国一作丁葛奴，疑即丁机宜也。（源案：此语误甚，丁机宜别自一岛，在鲋门答刺之东，非暹罗相连之地。）在吉兰丹东南，由吉兰丹沿海约日余可到，疆域、风俗与上数国略同，而富强胜之各国。王俱喜养象，闻山中有野象，王家则令人砍大木于十里外，周围栅环之，旬日渐移而前，如此者数次，栅益狭，象不得食，俟其羸弱，再放驯象与斗，伏则随驯象出，自听象奴驱遣。土产胡椒、槟榔、椰子、沙藤、冰片、燕窝、鱼翅、海参、油鱼、鲍鱼、螺头、带子、紫菜、孔雀、翡翠、速香、降香、伽楠香。带子，角带也，形若江瑶柱。胡椒最佳，甲于诸番。岁贡暹罗、安南及镇守葛刺巴之荷兰。

又曰：彭亨在丁加罗南，音近邦须，本无正字也，此由丁加罗陆路约二日可到。疆域、风俗、人情，均与上数国同，亦产金，而麻姑所产为最。土产胡椒、冰片、沙谷米。以上数国，闽粤人多来往贸易者。内港船往各国，俱经外罗山南行，顺风约一日过烟筒大佛山，又日余经龙奈口，过昆仑海，日余见昆仑山，至此然后分途而行。往宋卡、暹罗、大呢、吉兰丹各国，则用庚申针转而西行矣。由彭亨东南行，约日余，复转西人白石口，顺东南风，约日余，则到旧柔佛。

又曰：旧柔佛在彭亨之后，陆路约四五日可到，疆域亦数百里，民情风俗，略与上同。土番为无来由种类，本柔佛旧都，后徙去，故名旧柔佛。嘉庆间，英吉利以此为海道四达之区，垦辟土地，招集商民，贸易耕种而薄其赋税，数年来舟船辐辏，楼阁连亘，遂为胜地，番人称其地为息辣，闽粤人谓之新州府，亦或作新嘉坡。土产胡椒、槟榔膏、沙藤、紫菜。槟榔膏，即甘沥，

可入药。

又曰：麻六甲，一作满刺加，在旧柔佛西少北。东北与彭亨后山毗连，陆路通行。由旧柔佛水路，顺东南风半日过琴山径口，又日余到此。土番亦无来由种类。疆域数百里，崇山峻岭，树木丛杂，民情凶恶，风俗诡异，属荷兰管辖。初小西洋各国番舶往来中国，经此必停泊，采买货物。本为繁庶之区，自英吉利开新嘉坡，而此处浸衰息矣。土产锡、金、冰片、沙藤、胡椒、沙谷米、槟榔、燕窝、犀角、水鹿、玳瑁、翡翠、降、速、伽楠各香。闽粤人至此，采锡及贸易者甚众。

《每月统纪传》曰：麻刺甲地方毗连于柔佛、丁葛奴、大年、吉连丹、宋脚诸国，沿大山相续。土番为无来由族类，不识义理，裸体挟刀，下围幅幔，槟榔夹烟嚼。贸易难容多艘。土产铅、锡、翠毛、佳纹席、燕窝、海参、藤、胡椒等货，诸国相似，所产相同。麻刺甲在明朝时，有马莱由之王，（马莱由，一作无来由。）因暹罗侵地，麻刺甲遣贡使至北京控诉。永乐三年，诏暹罗国王勿开兵隙，暹罗王遣使谢罪，然阳遵阴违，竟侵服之。嘉靖年间，葡萄牙兵船往麻刺甲，尽力征服，设官治之。天启、崇祯年间，荷兰又战胜葡萄牙，而有其地。至嘉庆年间，英吉利以万古累易之，于是麻刺甲为英吉利新藩。开英华书院，以教唐人与土人，且义学甚多，男女不论，土番汉人皆知读书。故广东与福建人居此，种园耕田，与实力屿、槟榔屿贸易。柔佛为阿细亚大山，诸国极南入海之山，副马莱西王管之，彭亨有金沙、锡甚盛，福建船希往彼，以柔佛、彭亨性悍好斗，正是马莱西族类之习。此外海滨国属于暹罗者，皆地小不足比数。

颜斯综《南洋蠡测》曰：南洋之间有“万里石塘”，俗名

“万里长沙”向无人居。塘之南为外大洋，塘之东为闽洋。夷船由外大洋向东，望见台湾山，转而北，入粤洋，历老万山，由澳门入虎门，皆以此塘分华夷、中外之界。唐船单薄，舵工不谙天文，惟凭吊铎验海底泥色，定为何地，故不能走外大洋。塘之北为七洲洋，夷人知七洲多暗石，虽小船亦不乐走。塘之西为白石口，附近有一埠，四面皆山，一峡通进，平原旷野，颇有土人，并无酋长，产胡椒、沙藤。有唐人坟墓，碑记梁朝年号，及宋代咸淳，或云此暹罗极东边境。十余年前，英吉利据此岛，名之曰星忌利坡，召募开垦，近闻已聚唐人、杂番数万。闽粤之轻生往海外者，冒风涛、蹈覆溺而不顾，良由生齿日众，地狭民稠，故无室无家之人，一往海外鲜回乡者。此岛由外洋至粤十余日，由七洲洋至粤仅七八日。近来英吉利甘心留粤，一则恃南洋港脚诸番，沿途俱有停泊；二则恃星忌利坡，离粤不远，彼国虽隔数万里之遥，今则无异邻境。此外海岸土瘠产稀，如飞头蛮等处，虽常到不屑顾，其志盖欲扼此东西要津，独擅中华之利，而制诸国之咽喉。古今以兵力行商贾，以割据为垄断，未有如英夷之甚者。

《贸易通志》：东南洋贸易之盛者，莫如暹罗及新嘉坡。暹罗与安南、缅甸相接，而通商最广，中国买米、买货之船，赴其国者，岁百余号，所驻中国人五万有余，英吉利、亚默利加等国互市，每年货价约银五百万余元。新嘉坡本非国，乃斗入南海中一大峡，地方二千里，距澳门水程十更。向为闽广客民流寓，约二万余人。英吉利屡以兵船争夺，嘉庆二十三年，袭而据之，置城戍兵，营肆货，招商贾。设英华书院，凡国中书籍，皆镂板翻译，延华人教其子弟，屹然为巨镇。计闽广船岁往者八九十艘，安南三十六艘，暹罗四十艘，各南洋小船千三百余艘，夹板船四百七

十四艘。货物出入，约计银各八百余万元。其地近中国，故凡红毛船之自澳门归与，自西洋至者，均以此为总汇。此外麻刺甲，槟榔屿等处，亦英吉利公司所据，而贸易有限，不及新嘉坡三分之一。

《外国史略》曰：亚西亚地嘴，西出鲋门、马六加二地中间，为海峡。各岛散布如星棋，最大者槟榔屿，在西边，距对面贵他大山不远。北极出地五度二十五分，偏东一百度九分，广袤方圆五百里，居民五万一千。屿有高山，有溪，地气和暖，山水甚美。前本荒岛，乾隆五十年，英国公班衙买为船厂，开垦垦盛。每年出胡椒二万石，丁香、豆蔻价值银十万元。对面之贵他岛，亦种甘蔗，产物三万石，日增月盛，四方云集。福建人尤多，居然都会。国家所费有限，而收饷过之。新嘉坡，或称新实力坡，或称新埠头，海峡中之屿。北极出地一度十五分，偏东一百零四度。土甚饶，大林多虎，出胡椒、槟榔膏。为印度绕至中国之路，海由西转东，此峡为夷所经，故英国公班衙于嘉庆二十三年买以开埠。其始居民仅百五十口，顿增至二万余，中多唐人，尽免税饷。道光十四年，各西国及他国之甲板四百七十二船，中国之商二十七船，越南四十九船，暹罗二十四船，莞来由七十二船，婆罗岛一百三十八船，西里白岛五十五船，巴里屿六十三船，牙瓦岛七十二船，鲋门他拉岛五百一十四船，槟榔屿八船，马六加六十船，西边莞来由族类四十六船，料屿二百五十一船，附近之列屿二百二十船。各国所运入货物约共一千万元，而运出之物有加于此。各方云集，遂为亚细亚之大市。新嘉坡宾当岛，荷兰在此筑炮台开市，称曰料屿，出胡椒、槟榔膏。土民所食者，参萎叶、槟榔子，制造物件多潮州人。通商不广，收饷甚微。设兵守岛，有巡

船捕海盗。有芑来由土酋代办岛务。宾当岛所属令音屿，芑来由以劫盗为务，荷兰与约给俸禄，令其母为海贼，有犯即刑。其地蹠，出锡，无他产，亦不出五谷。此岛之北，向有亚南巴邦、土那等荒岛，为海贼所潜匿。

《外国史略》曰：马六加，古国也。北极出地二度及十度，长二百六十五里，阔四十里，其地半芑来由族类，中间黑山遍延，内多支溪，下流入海，有沙线入海口。居民甚罕，惟伐木搭棚而已。山内尽黑面人，无衣服居处，旧属暹罗管辖。其马六加之君，于宋德祐二年始创立国。明武宗正德五年，暹罗大军攻其城，败退。葡萄牙水师攻陷其地，自后归葡萄牙。顺治元年，荷兰又降其城邑。嘉庆间，英人又破之。是时有耶稣门徒，开学馆，教化其俗。当此际有英官管理埠头，但通商甚微，物产不多，如金沙、锡、南果、胡椒，五谷悉由外国运入。天气清爽，无瘴气，居民罕少，亦有芑来由并印度人。其山水特美丽。

又曰：芑来由列国，沿南洋海，斗出甚长。其中多山，草木茂盛，多檀香、沉香、沙藤，山多锡矿，溪有金沙，海边多椰子。民情地荒，独海边有数屋，皆竹葵为之，附近种蕉树，食其果终日，嚼槟榔青烟，以水和饭，日用不多，故颇自足。每日多眠睡，间出为海盗，乃尽力劫掠。体矮而带喜色，若激其怒，则愤烈如虎，然无胆略，易奔溃。沿海各处有土酋，皆甚贫乏，赖中国人代理其贸易，最多者厦门等处之人。其余若芑来由之列地，由暹罗而南，斜行到六坤、宋脚，此地之民半暹罗语音，喜拜佛像，半芑来由各类并回回人，拜天地真主。暹罗之官在此者，每酷虐芑族。其大尼、车丹、丁葛奴等地，沿山陆续，皆以金银树贡暹罗，且准贡使买五谷而回。南连此地者曰彭亨，南方之极南者为

柔佛，另有微地，难细述。风俗多相似，所产亦相同，中国闽广人至此贸易，每获厚利。民以金钱为币，重四五分，不用银，惟用番头以为通行之宝。经商每年仅可容三四百，所市者，金沙、胡椒、沙藤、冰片、海参、燕窝、翠毛、佳文席，亦以鸦片、布匹易胡椒等物。

《万国地理全图集》曰：麻海峡之东口有新嘉坡埠，北极出地一度十五分，偏东一百零四度，屿地不大，独出胡椒、槟榔膏。嘉庆二十三年，英国官宪买其屿，以后广开商路，不论何国船只赴市，概免税饷，遂为南海各岛贸易之中市。中国船只每年几十巨舰，常驾闽粤客数十人到此买卖耕作，所居汉人，共一万有余丁。此外列西国夹板，每年几百只，运进布帛、器皿，以南洋物产易之。居民早夜奔驰，日无宁晷。茑吉、茑来由等人，住其海滨，皆属英人管辖。每年运进载出之货价，共计银八千九百万元。又曰：槟榔屿在西北，有高峰。其土种植玉果、胡椒，所出不少，山水甚美。居民五万四千丁，其中有一万系汉人。对面沿海地方，又归英国辖，故立总文官，兼摄槟、马、新等处。又曰：南洋岛之沿海，茑来由族居之。身体弱矮，面紫发黎，甚长，缠头赤脚，腰围纹布，穿裋。各带短刀，怒即刺人。时吃槟榔，游玩并不务工，驾船捕鱼为海贼。奉回回教，往其教主葬处烧香归，则庶民敬仰极重。内地居民不同，面有紫、黑二类。黑面者，寓山穴丛林，为其原土人，智量有限。是以中国人乘机取利，广州府与嘉应州人为工，潮州府人为农，福建人为商。最获利者，乃厦门、漳州之商，大半留住不归，每年一次寄信及银，以补亲戚之用，一归故乡，尽皆耗费，仍返棹寻利矣。凡出外国之人，多系内地棍徒，离家庭，走绝域，但不带妇女，与土女结亲生子，而自新

者鲜，遍地吃鸦片，赌钱，浇风日炽。至西国之人，荷兰操权尤广，此国之商贾少，皆属文武，与土人来往，温良不骄。是班牙国人，好逸避劳，土人但崇天主教，有大权者乃僧也，其商贾甚少，并不出其本属之岛。英人惟据三岛，以通商为重，故开港免饷，以招四方之商贾，然与土人仍无往来之理，盖教门、语言、嗜尚，各不相通也。

魏源曰：英夷开辟新嘉坡，富庶闻于中国，已数十年，皆不知为古时何国。阅《海录》及英夷海图，始知即柔佛、满刺加故墟。盖明以前满刺加为南洋之都会，英夷始移其贸易于柔佛，（新嘉坡有坚夏书院，弥利坚国人所建。麻六甲有英华书院，英吉利所建。皆外夷习学汉文，及翻刻汉字书籍之所，故所刻书皆署此两书院藏板。）皆暹罗之东南境，海岸相连，并非岛屿，距大屿山仅五六日程，平行数百里，斗出海中，形如箕舌，扼南洋之要冲。乾隆以前，多为闽粤人流寓，自英夷以兵夺据，建洋楼，广衢市，又多选国中良工技艺，徒实其中。有铸炮之局，有造船之厂，并建英华书院，延华人为师，教汉文汉语，刊中国经、史、子、集，图经地志，更无语言文字之隔，故洞悉中国情形虚实，而中国反无一人了彼情伪，无一事师彼长技，喟矣哉！方康熙初定台湾时，廷议欲迁其人、弃其地、专守澎湖，独施琅力争之，谓不归中国，必归于荷兰。圣祖从之，设官置戍，海外有截。使当日执捐珠崖之议，台湾今日不为新嘉坡者几希，使后世有人焉日翻夷书，刺夷事，筹夷情，如外夷之侦我虚实，其不转罪以多事，甚坐以通番者几希。彭亨、柔佛等国，明以前不见于史，盖即《梁书》之丹丹，（广书作单单，在振州东南。）而隋唐书并言往婆利州者，先由赤土、丹丹而至其国，赤土为扶南，则丹丹必其相连之东南境，故有唐

人墓及梁、宋碑记云。

【注释】

① 满刺加——明代马来半岛王国，其首府即今马来西亚之马六甲。

② 男必先损其童身——即“割礼”，为犹太教、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少数教派所举行的一种宗教仪式。

③ 甲必丹——系英语 *captian* 之音译。船长之意。

緬甸

緬甸與暹羅、安南三國，在阿細亞洲南洋，歐羅巴人以其與印度交界，統謂之為印度外。前代歐羅巴人罕至其地，所知者不過孟阿腊、安治市河之東岸而已。伊揖畫師比多里弥所繪地理圖，其圖內大海灣之西岸，有梯泥城，即緬甸之底泥色領域也。意大里亚人曾至中國海岸，而所繪之國亦未詳確。佛蘭西國當日攻取麻六甲地，所考察者僅附近一隅，佛蘭西又曾遣羅比里至暹羅國，欲行教化，始略知暹羅國大概。近日英吉利已得印度之地，多與三國交界，故所說此方之事，雖不詳備，較前代歐羅巴人，則所得為多。緬甸國建都阿瓦，又謂之馬腊麻，原是三國，一曰阿瓦，一曰阿腊干，一曰秘古，各不相統，恒相爭奪，惟緬甸當冲，受害尤重。千有六百年，（明萬曆二十八年）緬甸興兵攻服秘古。迨千有七百年，（康熙三十九年）秘古復約荷蘭、西洋兩國之兵，同攻緬甸，屢戰屢勝，直抵阿瓦，禽獲緬甸之底布里王，維時緬甸反屬於秘古。然緬人强悍，突有阿羅般部落，招集士兵，恢復阿瓦國都，自立為王。尽收緬甸舊地，遂出師攻滅秘古國。其子山巴領嗣位後，秘古復叛，山巴領又攻勝之。遂乘勝並取暹羅，久仍為暹羅所敗，僅存麻六甲以西沿海之麻爾古、底泥色領等城耳。山巴領歿，其弟血底腊疑勃老嗣位，又并合阿腊干為一國，此外尚有攻取加渣尔、加色等處，軍威可謂勁矣。然以麻爾古之地，皆與孟阿腊接壤，孟阿腊屬於英吉利，兩國接壤，日久

复起兵争。千有八百二十六年，（道光六年）英吉利遂起印度之兵攻緬，緬恃其习战，视英寇蔑如也。然緬军纪律不严，进锐退速，以此为英军所挫。英军亦不习其水土，地险饷艰，瘴恶多疾，难以深入。本欲退师，反声言直取阿瓦，长驱而进。緬军屡衄，气阻，遂卑辞求和，乃割阿腊干、麻尔古、达阿依、底尼色领沿海之地，复偿英吉利兵饷，始罢兵。然缅甸陆战全恃坚锐木栅，环绕重濠，有时英吉利兵马亦为其所拒。其国赋税，如东方中国之法，以田地钱粮为正供，此外征收外国贸易税饷，不作正项，别贮内库。缅甸、暹罗、安南皆然。传闻缅甸国王与西洋构衅讲和，津贴英军兵饷，咄嗟立办，可见其国之富。缅甸、暹罗、安南，政事大略与东方各国相同。权柄专制于王，百官不得专擅。所用律例，皆合中国、印度两国之律，参酌损益而行。如缅甸之职官，若翁疑士，若敬翁多士、若阿达翁士，皆在国都助王理政。并有律官出外分辖各部，征收赋税，解都供饷。部民有事，先赴诉麦翁衙门，次始上控于罗都衙门，由罗都而达于王，以判断之，有烙铁之刑，有咒诅之法，斟酌施用，与印度略同。印度外咸知文字，惟缅甸语音庞杂，有用佛语，有用鞑鞑里音语，有用中国音语，参杂而成。欧罗巴人不能分其句读，望之如一长句，说写俱难。书籍皆编贝叶，国王则以象牙为篇页，以金饰边，贮以描金盒，并有雕刻成字而金饰之者。藏书虽富，专以讲论神明为主，而史记、音乐、医学、画谱，谓之杂说小书，惟安南文学独遵中国，较缅甸、暹罗为深奥。缅甸屋舍最陋，以竹插地，用藤系架，用席作墙，而苦覆之，即谓落成。大者不日可完，小者顷刻立就，虽潦草而便易，风雨坍塌，既无推压之虞，回禄偶遭亦无荡焚之戚。伊底河发源西藏，南流经缅甸之麻罗城而入海。（案：伊底河

谓雅鲁藏布江，即大金沙江也。）

缅甸国，东界南掌^①、暹罗，西界孟阿腊，南界海，北界西藏、云南，以阿瓦为国都。领部落四十有八，户口约四百万名。

谢清高《海录》曰：乌土国，在暹罗蓬牙西北，疆域较暹罗更大。由蓬牙陆路行四五日，水路顺风约二日，到佗杯，为乌土属邑，广州人有客于此者；又北行百余里，到媚丽居；又西北行二百余里，到营工；又西行二百余里，到备姑，俱乌土属邑。王都在盎画，（盎画，即阿瓦之音转。）由备姑入内河，水行约四十日，方至国都，有城郭宫室。备姑乡中有孔明城，周围皆女墙，参伍错综，莫知其数，相传为武侯南征时所筑，入者往往迷路，不知所出。云北境与云南接壤，云南人多在此贸易。衣服、饮食，大略与暹罗同，而朴实仁厚，独有太古风。民居多板屋，夜不闭户，无盗贼、争斗。由备姑西北行，沿海数千里，重山复岭，并无居人，奇禽怪兽，出没号叫。崇岩峭壁间，多古木奇花，所未经睹，舟行约半月方尽，亦海外奇观也。彻第缸在乌土国大山之北，数十年来英吉利新辟土地，未有商贾，其风俗、土产未详。

《国史馆郭世勋传》：乾隆五十五年，暹罗国王郑华表，称乾隆三十六年，被乌土国构兵围城，国君被陷，其父郑昭克复旧基，仅十分之六，其旧地丹著、氏麻、叨涂怀三城尚被占据，请诏敕令乌土国割回三城。诏以乌土国即缅甸别名，前此缅甸孟驳与暹罗绍氏构兵，非新酋孟陨之事，今缅甸已易姓，何得上烦中朝，追索侵地。命两广总督郭世勋檄谕止之。（案：暹罗国别号赤土国，则缅甸之号乌土，均以坟壤异色得名。）

《地球图说》曰：阿瓦国，东界暹罗，南界旁葛刺海并印度洋，西界天竺国并旁葛刺海，北界西藏国。又内有三小国，即阿

瓦、皮球、马搭班是也。其百姓约有二百七十万数，都城名阿瓦，城内民五万。民矮小而健，不辞劳瘁，善经营，巧胜暹民，但贪心太重，一若以天下与之而犹未足也。首不戴帽，身穿夏布，女裙而不裤，廉耻全无。好佛教，日以花果食物供养其僧，僧皆黄衣游食。近有耶稣门徒，传授圣教焉。刑政与他国迥异，君之名固不敢呼，君之姓亦毋题说，有触即加大辟。又男至二十岁以上者，三年内必以一年供王事，或佃或兵。有至大之江，名伊黎瓦。地产金、宝石、大树、土油、盐、硝、象、鹿、牛、马等。所货之物，茶叶、布帛等。

《地理备考》曰：阿瓦国在亚细亚州之南，北极出地六度至二十七度十分止，经线自东八十九度四十五分起，至九十八度五十分止。东至中国云南暨暹罗国，西连印度国，南接榜加刺海湾，北界亚桑国。南北相距五千五百里，东西相去二千里，地面积方约四十万零五千里，烟户七兆^②余口。本国地势，北方则冈岭层叠，迤迤绵亘；中央则丘陵稀疏，峻峭无几；南方则平原坦阔，恒遭淹浸。其伊拉瓦的、西当萨密、德那塞灵、亚刺干等，乃本国最长之河，纵横贯彻。田亩甚腴，谷果极丰，禽兽草木，靡弗繁衍。上产金、银、铜、铁、锡、铅、钻石、琥珀、红玉、窝宅、碧玉、琉璜、花石、信石、绵花、烟叶、甘蔗、蓝靛、木料等物。地气温和，非雨则热，每岁如常。王位世袭。所奉之教，乃释教也。其贸易通市，与印度、中华居多。本国初为北古国管辖，迨既自异别为一国。乾隆五年国变乱，贼寇猖獗。越十二载，北古国人复行攻夺，时本国人亚隆巴拉，率众逐之，大获全胜，兴国立业，践祚为君。其后历代嗣君开辟疆域，将国内外为十有一部。一名阿瓦，乃本国都也，建于伊拉瓦的河左，茅舍居多，

木室亦有，至若砖瓦屋宇，为数无几；一名亚拉干部；一名加赛部；一名仍塞兰部；一名马尔达般部；一名美尔固宜部；一名北古部；一名达歪部；一名德那塞灵部；一名云山部。其通商冲繁之地，曰郎昆，曰波罗美，曰业能军。此外又有进贡属地，一名加星安，一名萨巴音，一名见，一名达翁稣，一名遥，一名巴刺安，一名森，一名拉株，一名达挠，一名萨拉翁。

《外国史略》曰：缅甸国，北极出地自十五度四十五分及二十七度二十分，长二百六十里，阔一百里。北连云南，南连暹罗并马他班海隅，东连老掌并云南，西连英吉利藩属及旁甲拉海隅。海滨甚低，余皆山。产铁、铜、锡、红铜、铅、金、银、石油、火硝、食盐，红蓝宝石最多。石油由深井汲出，色青厚，烧之出黑烟。林有坚木，宜造船。亦出漆油，并紫梗禾、甘蔗、粟、米、豆、烟、棉花、青黛，内多象、虎、豹、熊、野猫、野鸡、鹌鹑、金鸡、沙佳鹑。居民约八百万，地多荒芜，罕耕种。其人身高体健，颜色黑紫，雕题文皮。男女多裸身，耳穿孔，挂金银饰。性贪不喜笑，性诈而傲。崇佛养僧，其僧黄衣髡首，乞食居寺，多造塔，以金镶佛像。民贫官富，语多异音，中多老掌、文莱之民，皆拜佛。山内有野民，族类愈不一。缅甸人能织文花布，亦能刻花木，造奇巧金饰，惟不知天主教。

人好武勇，性酷虐，寡欲而惰，男逸女勤。不滥饮食，每饭恒嚼槟榔老叶。好饮酒，不好杀兽，不食牛肉、牛奶。男女均以黑色染指甲、口唇。若敬人则坐不立，男女往来，不以苟合为辱。所立规矩、法律，俱由印度来，亦多与中国合。其始在周景王时，距今二千三百九十一年前，由印度迁至；一千七百四十年前，迁都于他处，今日尚存其庙古迹；于元顺帝三十一年，始建今之阿

瓦都城，历传三百六十九年。有文莱岛之民，兴师败缅，后再战败，而文莱反归缅。乾隆十四年，文莱买西洋火器，并募荷兰、葡萄牙各国人协力攻缅。陷其都，逐其王，据其国。有一小官，起义兵百人抗拒，既而国民云集，尽力恢复。后中国兵两侵其地，多病瘴疠退师，缅人掠其军以配土女，别居新城，故今缅地尚有汉人苗裔。又与暹罗屡交战，夺暹全境，兵气益骄。后缅遂以兵侵印度，英人击退之。道光四年，国王再侵英之印度界。时缅已东盟越南，南服暹罗，觊觎印度之富，遂倾国而来。英军两年鏖战于东界，不服水土，毙者甚众，英终不退兵，复添新军，水陆并进，声言将捣其国都。缅王畏惧，乃求会于南海边地。前时战费至九百万两，后彼此息兵，亦无侵暹罗之事，但尚时与英人肇衅。道光二十六年更立之君，亦被其世子废逐失位。

居民各族类，共约八百万，地分四千六百土司。民贪财不善通商，贸易皆在内河，若米、若鱼盐，运出者若石油、白糖、蒜、纸、儿茶、黄铜、金等器，其漆器、绸缎皆由中国来。古以拉瓦的江达班摩，与云南通商琥珀、宝玉、象牙、槟榔、燕窝等物，所买者绸缎、布匹、金箔、糖果、纸等货。缅人亦与老掌交易，老掌族类最朴实，山内多宝玉、虎、象，随时进贡，战亦出助阵焉。

缅都曰阿瓦城，瓦垣而竹屋，街衢甚广，庙耀宫宏，居民三万。北极出地自二十一度五十分，偏东七十六度。道光十九年，地震。安拉补腊为唐人所居大镇，国之旧居也，居民二万。兰云、马他、万巴心三城，皆海口。兰云城，与印度贸易，产坚木，多运出造船，每年价银十五万两，运入者多布匹。附近城有大庙高塔，愚民随时赴之，烧香拜佛，用重金镶塑木像。前时之都，属

文莱国者，称曰破米，多古迹。

王操全权，办事不以律，國中产业，随意夺给，有事则征饷，纳税无定则。王所乘白象，以金镶厩，嵌以宝玉，与宫无异，履花毡，食珍羞，人敬象如大臣。王户俱会同操权，有亲政大臣一位，辅政官一位，副理政事通事官一位，各部立帅，各郡置官，有土司、调司，皆世袭无俸禄，故勒索为常。

《地里备考》曰：英吉利在亚悉亚兼摄之地在印度、缅甸之间者，一曰亚桑。纬度自北二十五度三十分起，至二十七度四十五分止，经度自东八十八度二十四分起，至九十三度三十分止。东北界西藏，西连印度国，南接阿瓦国，长约一千一百余里，宽约五百里，烟户一兆余口。境内冈岭络绎，河之长者曰的各隆，曰矮斯，曰的索也，曰登塞里亚。田土腴腴，谷果丰茂。土产金、银、铜、铁、茶、烟、棉花、甘蔗、胡椒、香料、材木、煤炭等物。地气湿热，技艺精良，贸易昌盛。首郡名若尔合德。昔自为一国，今为英吉利所兼摄。

阿刺干部在阿瓦国之西，长约一千八百里，宽约二百里，烟户二兆六亿^③口。境内冈陵平原两相间隔，田土肥饶，谷果丰稔，鸟兽草木，靡弗充斥。土产金、银、盐、蜡、象牙等物。地气湿热，技艺寥寥，贸易兴隆。首郡亦名阿刺干。昔自为一国，今为英吉利所兼摄。

〔马尔达般部〕东连暹罗国，西枕大海，南接业地，北界北古地。统计地面积方约一万三千五百里，烟户五万余口。境内冈陵络绎，田土腴厚，谷果丰登。土产米、盐、蓝靛、棉花、豆蔻、烟叶、象牙、木料等物。地气温和。昔本阿瓦国一部，今为英吉利兼摄之地。

〔达威部〕东接暹罗山，西枕海，南界巴展河，北连马尔达般部。长一千一百五十里，宽一百五十里，地面积方约一万七千里，烟户三万口。境内冈陵延袤，田土膏腴，谷果丰稔，鸟兽草木，靡弗蕃衍。土产锡、蜜、盐、靛、象牙、燕窝、沙藤、材木、豆蔻、香料等物。地气温和，人安物阜。其地分为三大部：一名业，一名达威，一名德那塞灵。昔本阿瓦国之部，今为英吉利兼摄之地。以上皆受东印度榜加刺兵帅节制。

魏源曰：乾隆三十四年，缅甸老官屯之役，贼树栅固守，官兵鏖战弥月，坚不可拔。即《四洲志》所谓缅甸兵法，专以大木立栅，自环为不可败，有时英吉利兵亦为所遏。盖缅甸南濒海，尝与英夷之印度交兵，故英夷知其长技也。又考刘健《庭闻录》。顺治十八年二月，李定国、白文选攻缅甸于阿瓦。阿瓦城甚高大，城外二江，大曰兰鸠，小曰南葛腊，环城三面皆水，惟一面通陆。自白文选师旋后，并凿之引水为湖，留堤三道，置木城其上，距城四里。定国遣人索永历，不应，而于木城之外，更立木城，出兵守之。有间，木城前复立一城，步步前进，既逼定国营，始出兵大战。前队皆象，中有花象，善突阵，为群象先。定国视战地，当象来处有石桥，自持长刃迎待，象鼻卷刃立断，负痛反奔，群象皆奔，文选、定国鼓噪乘之，斩其大将边牙猱，杀其兵万。缅甸收余兵，保栅固守。此即树栅自固，步步为营之证。其失在于出栅野战，反以象阵自挫前锋，故为白李所败，惟败后而木栅尚存，退可以守，故阿瓦终不得破。所谓“善战者不败，善败者不亡也。”明瑞、哈国兴，皆尝登山俯瞰，破其一二栅，而十余栅皆溃。及老官屯之役，贼惩前失，先据高立栅，又固守不出战，我兵百计攻之，终不能拔，是缅兵短于野战，长于凭栅。具征《四洲志》，

所言之不妄。故上兵之纪律，敌莫能御；中兵之纪律，敌莫能侮。观于缅甸之足拒夷兵，而知我之所以守；观于安南札船之足慑夷艇，则知我之所以攻。

【注释】

①南掌——古国名，位于今老挝境内，亦称“老掌”。

②兆——数词，百万为兆。

③亿——数词，十万为亿。

吕宋夷所属岛

（原名蛮里刺岛，明季改名小吕宋。）

《明史》：吕宋岛^①居南海中，去漳州甚近。洪武五年正月，使使偕琐里诸国来贡。永乐三年十月，遣官赉诏，抚谕其国。八年与冯嘉、施兰入贡。自后久不至。万历四年，官军追海寇，林道乾至其国，国人助讨有功，复朝贡。

时佛郎机强，与吕宋互市。（源案：吕宋岛，本名蛮里喇。明季为西洋吕宋夷船所据，中国人因呼曰小吕宋，盖对其本国而称之，犹爪哇岛之称改新荷兰也。《明史》误以吕宋为此岛本名，因妄谓吕宋岛灭于佛郎机，误甚。至今此岛尚有吕宋镇守之兵，无佛郎机之兵。）久之，见其国弱可取，乃奉厚贿遗王，乞地如牛皮大，建屋以居。王不虞其诈而许之，其人乃裂牛皮，联属至数百丈，围吕宋地，乞如约。（案：当云围蛮里喇地，乞如约。）王大骇，然业已许诺，无可奈何，遂听之，而稍征其税，如国法。其人既得地，即营室筑城，列火器，设守御，具为窥伺计。已竟乘其无备，袭杀其王，逐其人民，而据其国，名仍吕宋，实佛郎机也。（案：当云改名吕宋，其实吕宋国自在西洋也。）先是闽人以其地近，且饶富，商贩者至数万人，往往久居不返，至长子孙。佛郎机既夺其国，（案：以后佛郎机字，均当作吕宋）其王遣一酋来镇，虑华人为变，多逐之归，留者悉被其侵夺。万历二十一年八月，酋郎雷敝裹系胁侵美洛居，役华人二百五十助战，有潘和五者为其哨官。蛮人日酣卧，而令华人操舟，稍怠辄鞭打，有至死者。和五曰：“叛死，箠死，等死耳，否

亦且战死，曷若刺杀此酋以救死。胜则扬帆归，不胜而见缚，死未晚也。”众然之。乃夜刺杀其酋，持酋首大呼，诸蛮惊起不知所为，悉被刃，或落水死。和五等尽取其金宝甲仗，驾舟以归。失路之安南，为其国人所掠，惟郭惟太等三十二人，附他舟获返。时酋子郎雷猫吝驻朔雾，闻之率众驰至，遣僧陈父冤，乞还其战舰金宝，戮仇人以偿父命。巡抚许孚远闻于朝。檄两广督抚以礼遣僧，置惟太于理。和五竟留安南，不敢返。

初酋之被戮也，其部下居吕宋者尽逐华人于城外，毁其庐。及猫吝归，即令城外筑室以居。会有传日本来寇者，猫吝惧交通为患，复议驱逐，而孚远适遣人招还，蛮及给行粮遣之。然华商嗜利，趋死不顾，久之复成聚。

其时矿税使者四出，好穴蜂起言利，有阎应龙、张嶷者，言吕宋机易山素产金银，采之，岁可得金十万两、银三十万两。万历三十年七月，诣关奏闻，帝即纳之。命下，举朝骇异，言官金忠士、曹于汴、朱吾弼等，连章力争，皆不听。事下，福建守臣迫于朝命，乃遣海澄王时和、百户于一成，偕嶷往勘。吕宋人闻之大骇，华人流寓者谓之曰，“天朝无他意，特奸徒横生事端，今遣使者按验，俾奸徒自穷，便于还报耳。”其酋意稍解，命诸僧散花道旁，若敬朝使，而盛陈兵卫逐之。时和等入，酋为置宴，问曰：“天朝欲遣人开山，山各有主，安得开？譬中华有山，可容我国开耶？”且言：“树生金豆，是何树所生？”时和不能对，数视嶷，嶷曰：“此地皆金，何必问豆所自。”其上下皆大笑，留嶷欲杀之，诸华人共解乃获释归。时和还任，即病悸死。守臣以闻，请治嶷妄言罪，事已止矣。而吕宋人终自疑，谓天朝将袭取其国，诸流寓者为内应，潜谋杀之。

明年，声言发兵侵旁国，厚价市铁器，华人贪利，尽出而鬻之，于是家无寸铁。酋乃下令，录华人姓名，分三百人为一院，入即歼之。事稍露，华人乃群走菜园，酋发兵攻，众无兵仗，死无算。奔大仑山，蛮人复来攻，众殊死斗，蛮兵少挫。酋旋悔，遣使议和，众疑其伪，扑杀之。酋大怒，敛众入城，设伏城旁。众饥甚，悉下山攻城，伏发，众大败，先后死者二万五千人。

酋寻出令，诸所掠华人赏悉封识贮库，移书闽中守臣，言华人将谋乱，不得已先之，请令死者家属往取其孥与贿。巡抚徐学聚等及告变于朝，京师惊悼，下法司议奸徒罪。万历三十二年十二月议上，帝曰：“寢等欺诳朝廷，生衅海外，致二万商民，尽膏锋刃，损威辱国，死有余辜，即梟首传示海上，并移檄吕宋，数以擅杀罪，令送死者妻子归。”竟不能也。其后华人复稍稍往，而蛮人利中国互易，亦不拒，久之复成聚。时佛郎机已并满刺加，益以吕宋，势愈强，横行海外，遂聚广东香山澳，筑城以居，与民互市，而患复中于粤矣。

《皇朝通考·四裔门》：吕宋居南海中，在台湾凤山、沙马崎东南。本朝崇德中，吕宋遣使进贡于明，使臣留闽未还。顺治三年，福建平，守臣送其使入都。四年六月，遣归本国。康熙五十六年，以吕宋等国口岸多聚汉人，禁止商船往南洋贸易。雍正五年后，通市如故。十三年正月，吕宋以麦收歉薄，附洋船载谷二千石、银二千两、海参七百斤，来厦门，欲易麦二三千石，时提臣王群以例禁五谷出洋，奏请。诏曰：“国家严禁五谷出洋者，乃杜奸商匪类暗生事端。若各国米粮缺少，随时奏闻，朕尚酌量丰余以济之。今载谷易麦，更近情理，著均平糴粟，以济其用。”

又曰：干丝腊^②在西北海中，与英吉利相近，风俗与英吉利

同。其国王姓名、传国世次无考。每岁驾夹板船来广东互市，据吕宋、速巫等处，为贸易之处。干丝腊国，常分遣小王镇守吕宋云。考佛郎机在明时，既袭据吕宋，今干丝腊亦分守吕宋，盖旧国已空，岛夷互踞，难以实稽也。（源案：干丝腊即大吕宋之属国，明时佛郎机亦无袭取吕宋岛之事，此沿《明史》之误。）

漳州黄可垂《吕宋纪略》曰：吕宋岛为干丝腊属国。干丝腊者，西洋番国名也，与和兰、勃兰、西红毛相鼎峙，俗呼为宋仔，又曰实班牙，一作是班牙。闽广中所用银饼，肖其国主之貌而铸者也。海之东南数千里外，即吕宋岛焉。东界万兰洞仔低大海，西界闽广大海，南界苏禄大海，北界万水朝东大海。计其地三千里有奇，南、北、东、西相去各千余里，与海相距亦数千里。形势负东向西，内外中三湖，各广三百余里。土番户口，不下数万。金珠、玳瑁、冰片、燕窝、海参、乌、红木、鱼、盐之利，甲于海外。前明时，干丝腊据其国，建龟豆城于外湖西海之滨，镇庚逸屿于城之西左角，以控制遐迩。土风最重番僧，设巴礼院，行礼拜之教。巴礼者，番僧也，以濂水为令，将昼作夜，院各击钟以定时，子午为中天初点，未支各十二点。重高聿，不祀先祖所奉之神，惟吡氏而已。尤可怪者，巴礼为人改罪，人俱以为荣。濂水者，以巴礼王之尸，煎为膏脂。有教父掌之，将奉教之时，令人自誓其身为吡氏所出，誓毕，巴礼将尸水滴其头，故曰濂水。有女尼院，专司财贿，以供国用。其院封锁极严，男子绝迹，威望甚尊。于丝腊所造甲板船极大，帆樯甚固，枪炮毕备，洋寇不得近。往来吕宋间，皆用量天尺、照水镜，浅石沉礁，无不洞悉，其法更妙于指南车。华人之客吕宋者，恒乐其舟楫之利，而喜其制度之巧焉。其甲板船来吕宋，计程行三月，迨其船回本国，水

性不同，行须五月。华人贸易往来，相安数百年矣。国朝乾隆年间，西北海之红毛英圭黎番，猝造甲板船十余，直逼吕宋，欲踞其地。化人巴礼，愿纳币请解，英圭黎遂返。余因经商吕宋，爰纪其略。

陈伦炯《海国闻见录》曰：东南诸洋，自台湾而南，台湾居辰巽方，北自鸡笼山至南沙马崎，延袤二千八百里。与福厦泉漳对峙，隔澎湖，水程四更；隔厦门，水程十有一更。西面一带沃野，东面俯临大海。崇祯间，为红毛荷兰人所据，郑成功夺之。康熙二十二年，郑克塽归顺，方入版图。惟吕宋岛至今为西洋人所据，其岛在凤山、沙马崎之东南，居巽方，距厦门水程七十二更。北面高山一带，远视若踞齿，俗名宰牛坑。山有土番，属于吕宋，与沙马崎西北东南远拱，中有数岛。惟一岛与台湾稍近者，名曰红头屿。有土番居住，无舟楫往来，语言不通，食薯芋、海族之类。产沙金。台湾曾有舟到其处。吕宋大山北从宰牛坑延绕东南，昔为大西洋干丝腊，是班亚所据。（是班亚国，亦名吕宋国，故以名此岛。）地宜粟米，长者五六分，漳泉人耕种营运者甚盛。年输丁票银五六金，方许居住经商，惟守一隅，四方分定，不许越界。地原系土番，今为吕宋据辖，为东南洋贸易最盛之地。因大西洋干丝腊是班亚番舶所聚，立教寺，建城池，聚夷族。汉人娶番妇者，必入其教。礼天主堂晨鸣钟为旦，方许开市；午鸣钟为夜，阖市，不敢往来；昏鸣钟为日，灯烛辉煌如昼，营生；夜半鸣钟为夜，以开市肆。昼夜各以三时辰为日为夜，傍午捉夜禁，阖地皆鬼市。

谢清高《海录》：（小吕宋岛，本名蛮里喇，在苏禄、尖笔兰之北，亦海中大岛也。周围数千里，今为西洋吕宋国所辖，故改名小吕宋。）地

宜五谷，土番为英西鬼，与西洋同俗，性情强悍，乐于战斗。吕宋在此镇守者，有万余人。中华亦多贸易于此者，但各寓一方，不能逾境，欲通往来，必请路票，岁输丁口银甚重。土产金及乌木、苏木、海参。所属地有名伊禄古者，小吕宋一大市镇也。米谷尤富，其东北海中别峙一山，名耶黎，亦属吕宋。其人形似中国，其地产海参。千里石塘在是岛西，船由吕宋北行四五日，可至台湾。若西北行五六日，经东沙又日余，见担干山，又数十里，即入万山到广州矣。东沙者，海中浮沙也，在万山东，故呼为东沙，往吕宋、苏禄者所必经。其沙有二，一东一西，中有小港，可以通行。西沙稍高，然浮于水面者亦仅有丈许，故海船至此遇风雨，往往迷离，至于破坏。凡往潮、闽、江、浙、天津各船，亦往往被风至此，泊入港内，可以避风。掘井西沙，亦可得水。沙之正南，是为石塘。

《万国地理全图集》曰：“小吕宋岛，在中国东南。北极出地自十二度至十九度，偏东自一百二十四度至一百二十八度，长一千二百里，阔三百四十五里，居民六十万丁。其内地甚高，树林稠丛，有火山，往往地震。出白糖、棉花、麻、加非、烟、柯椰子，即外国人等所用烹为饮也。泉州人年年驾船至吕宋港，称为马尼刺。古时未属是班牙国，土蛮居之，山内黑面之族，髻发，服树皮，栖茅屋。土虽膏腴，却憚劳，宁饿死不工作。明永乐间，国王遣臣进贡，往往招汉人来居其国。隆庆四年，是班牙兵船取其地，为本国之藩属。开垦勤劳，与澳门、英吉利、亚默利加各国通商。马尼刺城，晨时鸣钟为日，方许开市肆经营，午亦鸣钟，夜时阖市。其风俗与澳门、西洋差不多。父母已，聘僧决婚姻，世务亦是僧所料理。人死贮以布囊，富者纳资较多寡，埋堂上基

内，贫者埋墙外。三年一清，弃骸骨于深涧。其民大半奉天主教，余尚固执已见，不肯向化。其僧理其内地，如官宪，且百姓拜之如菩萨然。

【注释】

- ① 吕宋岛——即今之菲律宾大岛。
- ② 干丝腊——即今之西班牙。

英荷二夷所属葛留巴岛

（有二洲相接，一下港、即古闾婆，亦曰诃陵；

一曰葛留巴，即小爪哇也，一作（交留巴，一作加留巴。）

明张奕《东西洋考》下港，一名顺塔，唐称闾婆，在南海中者也，一名诃陵，亦曰社婆，元称爪哇，《一统志》又名薄家龙，甲兵为诸番之雄。加留巴者，下港属国也。半日程可到，风土相类。华船将到，先以橘一笼，小雨伞二柄，送番目，番目报国王。比到港，以果币进王。有华人为财副者四人，番财副二人。华人谙夷语、夷书为通事，船各一人。其贸易，王置二涧，城外设立铺舍。凌晨，各土涧贸易，至午而罢，王日征其税。又有红毛荷兰番来下港者，起土库在大涧东，佛郎机起土库在大涧西，二夷俱夹板船，年年往来贸易。其本地夷则用铅钱，铅钱十当西洋可。下港为四通八达之衢，华船与番船贸易，盛甲诸岛流。

《皇清通考·四裔门》：葛刺巴，本爪哇故地，巫来由种也，后属荷兰国，在南海中。距福建厦门水程二百八十更，计万六千八百里。闽、广间人浮海为业者，利其土产，率流寓不返。康熙五十六年，以葛刺巴口岸多聚汉人，恐寢长海盗，切止南洋往来，其从前出洋之人，限三年回籍，然亦尚有留者。雍正五年，弛洋禁，嗣后通市不绝。

初葛刺巴自明季为荷兰人所据，委夷目镇守，汉人居之者，以数万计。生长其地，曰土生仔，司汉人贸易者，曰甲必丹。人有罪则流戍西陇，西陇在西洋中，距葛刺巴甚远，荷兰旧国所属

地也。六年闰六月，为群番所扰，荷兰力不胜，遣流人御之，许立功后，合还葛刺巴，诸流人奋勇效力，战屡捷，群番败走。荷兰既有立功赎罪之令，又远释还流人，则西陇孤弱，一再令葛刺巴调无辜汉人往代。时有甲必丹璉者，以汉人在此贸易，惟领票输银，无调取之例，不受命。番目拘之，被徙者先后不胜计。于是汉人大恐，鸣金罢市。番目怒，举火鸣炮相攻，杀伤颇多。

署福建总督策楞，提督王郡以闻。策楞又奏言：“被害汉人，久居番地，屡奉招徕，而自弃王化，今被其戕杀，孽由自作。但葛刺巴以地隔重洋，恃其荒远，残害罔忌，恐嗣后扰及商船。请禁止南洋商贩，俾知畏惧。俟革心悔罪，再请恩施。”广东道监察御史李清芳奏言：“商人往东洋者十之一，往南洋者十之九。一加禁遏，则江、浙、闽、广海关税额必缺，每年不下数十万。且民间贸易，皆先时而买，及时而卖，预为蓄积，以俟流通。若一旦禁止，商旅必至大困。应请止停葛刺巴一国贸易，此外南洋不宜尽禁。”既而王大臣会同兵部奏言：“今闻葛刺巴已将夷目黜责，于我船返棹时，加意抚慰护送，嘱令再往，并无扰及商客之意，宜仍准其通商。”从之。

陈伦炯《海国闻见录》：麻刺甲南，隔海对峙大山，为亚齐。系红毛人分驻，凡红毛甲板往小西洋等处贸易，必由亚齐经过，添备水米。自亚齐大山绕过东南，为万古屡尽处，与葛刺巴隔洋对峙。红毛回大西洋者，必从此洋出，然后向西南，过乌鬼甲，绕西至大西洋。就中国往葛刺巴，厦门计水程二百八十更。原系无来由地方，为红毛荷兰所据，分官属名曰甲必丹，外统下港、万丹、地闷三岛。下港产胡椒，万丹另埔头，地闷产胡椒、檀香。而葛刺巴盛甲诸岛，洋舶云集，中国、大小西洋、白头、乌鬼、

无来由各番，珍宝物食，无所不有。荷兰建城池，分埔头。中国人在彼经商耕种者甚多，年给丁票银五六金，方许居住。中国人口浩盛，住此地何啻十余万？近荷兰亦以新唐禁革，不许居住，令随船回。茶盘一岛，居昆仑之南，毗于万古屺山之东，皆南洋总路水程分途处。岛番捕海为生。产佳文草，顶细而长者，年仅足二席之用，入王家，辟虫蚁，值价四五十金，次者二三十金，最贱有一二金者。

谢清高《海录》：葛刺巴，在南海中，为荷兰所辖地。海舶由广东往者，走内沟，则出万山后向西南行，经琼州、安南，至昆仑，又南行三四日，到地盆山，万里长沙在其东；走外沟，则出万山后向南行少西，约四五日，过红毛浅，有沙坦在水中，宽百余里，其极浅处止深四丈五尺，过浅又行三四日，到草鞋石，又四五日到地盆山，与内沟道合，万里长沙在其西，沟之内外以沙分也。万里长沙者，海中浮沙，长数千里，为安南外屏，沙头在陵水境，沙尾即草鞋石。船误入其中，必为沙所壅，不能复行，多破坏者。（遇此，须取木板浮于沙面，人卧其上。数日内若有海舶经过，放三板小舟拯救，可望生还。若直立沙中，数刻即为沙所淹没矣。）七洲洋正南，则为千里石塘。万石林立，洪涛怒激，船若误经，立见破碎。故内沟外沟，亦必沿西南，从无向正南行者。由地盆山又南行，约一日到纲甲，经葛刺巴峡，出峡口又南行，过三洲洋，约三日到头次山。即葛刺巴边境也，上有中华人所祀土地祠。又行二十余里到海次山，有数岛，一以居中华之为木工者，一居痲疾，一为罪人绞死之所，其余皆以囤积货物，过次山则至葛刺巴山。山纵横千里，有城郭、炮台，南海中一大都会也。本荷兰所辖地，后英吉利师侵而夺之，荷兰行成，仍命管理，而岁分其贡

税焉。荷兰番镇守此地者三四千人，又有乌番兵数千。凡荷兰分守南洋及小西洋各国者，俱听葛刺巴酋帅调遣。土番亦无来由种类，俗尚奢靡，宫室、衣服、器用，俱极华丽，出入俱驾马车。与明呀喇、新埠、息辣各处相同，而葛刺巴为尤盛。中华人在此贸易者，不下数万人，有传至十余世者。然各类自为风气，不相混也。民情凶暴，用法严峻，中华人有殴荷兰番者，法斩手，戏其妇女者，法绞。乌番兵俱奉天主教，死则葬于庙，荷兰番死则葬于坟园。土番风俗，与大泥、吉兰丹各国同。土产落花生、白糖、丁香、咖达子、蔗、燕窝、带子、冰片、麝香、沉香。

《每月统纪传》曰：三大岛之至盛为呀瓦，即葛刺巴也。产米足敷本岛之用，胡椒、燕窝、翠羽、白糖、棉花、咖啡、苏木、木头等货，各样果实，蕉子、椰子、槟榔、石榴、柚子、菠萝、菠萝子、芒果、橙、桔等果。可恨水多鳄鱼，亦有鳞蛇，又有火山，频数地震，火出烧树屋。土番名呀瓦，回回种也。（案：呀瓦，即爪哇二字之音转。）人甚朴实，勤劳耕田，性温和，戒争斗，惟人触犯之，则必雪怨乃已。又好赌博，输田屋、子妇，卖身为奴，偷盗诳骗，莫胜其害，于呀瓦洲为恶俗。礼拜之时，设虎与水牛相斗场，或死其一乃息。山内多虎，土番射猎。向来数土酋分治此洲，奉天竺国佛教。明天顺间，回回兵征服之，自后居民改奉穆罕默德教。万历间，荷兰于其海口建葛刺巴城，以为市埠。渐乃征其土产，服其民人，迫令输贡。又别开砥利文、苏拉圭呀、鋈马廊各埔头，并荷兰公班衙主管贸易，仓箱充实，不知荒歉，惟其分官穷极奢侈，不顾贫窶^①。自雍正以后，尚无大衅，隙间有土番倍叛，时烦征服。康熙、乾隆间，荷兰公使朝京都。嘉庆间，佛兰西王胜服荷兰，祖家遂派人为葛刺巴总管。是时，英国

方与佛兰西连年征战，故英国总管助荷兰攻呀瓦洲，获胜，其地仍归荷兰。道光间，土酋土匪谋废荷兰之公班衙，荷兰王遣将统领兵船，大费财力，始征服之。唐人之到呀瓦大洲立埔头者，自明朝始。及至顺治年，福建同安人多离本地，往葛刺巴贸易耕种，岁输丁票银五六金。此后每有厦门巨艘船载万余石，赴葛刺巴及鋤马廊埔头。但因水程甚远，沙礁无数，必有西洋夥长用浑天仪、量天尺，较日出时刻、离水分度，用罗经刻漏沙，以风大小、顺逆，较更数，始知为某处。近日中国入口浩盛，住此地何啻十余万？故荷兰总管禁革新唐，令随船回。然汉人流寓，富贵者甚多，荷兰兼用汉人为甲必丹，理国政，掌财赋。此外毗于、呀瓦之岛，多是马莱西土番所居，兼海贼无数。若地汶岛及池门屿，皆有荷兰与葡萄亚建城镇守。产檀木、蜜、蜡等货。（马来西，一作无来由。）

《岛夷志》：爪哇地平衍，田膏腴，五谷富饶，倍于他国。民不为盗，道不拾遗。谚所谓太平閤婆者是也。

《万国地理全图集》曰：呀瓦岛，南极出自六度至九度，偏西自一百度至一百九度，巽他海峡隔之，故与苏岛不接。广袤方圆一十三万七千方里，居民六百万丁。内横一带山峰，最高者一千二百丈，原有火山地震。果实繁多，咖啡、米谷、白糖、蕉子、椰子、槟榔、柘榴、柚子、波罗蜜、芒果，自然生茂。众地之中，惟呀瓦乃乐土。其土人甚老实温和，但人触犯之，埋恨必报。猛如怒虎，不论好恶，触辄刺杀，最好赌博。礼拜之时，设虎与水牛相斗之场，众民云集，土虽盛而农夫甚贫。明朝年间，汉人已到呀瓦地，经商获利，给丁票银，每年一名五六元。至今中国人口浩盛，住此地何啻十余万？荷兰人历二百有余年，据住其地，

惟东方尚存土君，毫无权势。荷兰自取各物产而卖之，每年将银五百万元归国帑。但内地民往往不悦。肇衅交战。内海各处，海贼肆掠，而荷派巡船擒治之。其都曰葛刺巴，经商甚盛。另有北滨砥利文、苏拉圭呀、鋈乌廓埔头，皆运出咖啡、白糖、米谷。

《海岛逸志》曰：葛刺巴，南洋一大岛国也。厦门扬帆过七洲，从安南港口，历巨港、麻六甲，经三笠而入屿城，至其澳，计水程二百八十更，每更五十里，距泉州约一万四千里可到。其国面北背南，后屏火烟山，其外则南海也。左万丹，右井里汶。前则屿城罗列，门户坚固，城池严峻，地域雄阔，街衢方广，货物充盈，百夷聚集之区，诚一大都会也。但其地势卑下，天气炎热，四季皆如夏候，炎风暴厉，触之生疾。河水甘凉，浴之却病。春雨秋旱，岁只一收。而田土肥沃，耕种易熟，米价平贱，人民富庶。货物则皆各国辐揍，以赴贸易，非本岛所产也。其所统辖有北胶浪、三宝瓏、竭力石、四里猫、马辰、望加锡、安汶、万澜洞、仔低、万丹、麻六甲等处，不下数十岛。闽、广之人扬帆而往者，自明初迄今四百余载，留寓长子孙，奚止十万之众？

巴地本爪亚国也，荷兰设计笼络，纳其租税，施号令，设法度，盘踞海口，征课餉，给文凭，慎出入，严盗匪，管束诸夷。其人隆准赤发，沉潜善虑，故能冠诸夷之上。其官职皆禀命于祖家之国主，巴酋不敢自专也。酋有大王、二王、双柄、伽头山、海美、色葛、内外淡扳公、杯突公、勃垵诸名目。其分镇各处者，以地之大小，授职之尊卑。爪亚旧酋，处于山中，爪地名览内，称巡栏，如汉之称单于，唐之称可汗，其余各处并称史丹，俱尊览内为巡栏。其官职有二把智、淡扳公、把低，各有副，如中军，以代行其事。其升降黜陟，皆听命于和兰。

华人自明永乐时三宝太监郑和等下西洋采买宝物至今，通商来往不绝。于冬至后厦岛开棹，廿余日可达巴城。连衢设肆，夷民互市，贵贱交易，所谓利尽南海者也。富商大贾，获利无穷，因而纳贿和兰，其推举有甲必丹、大雷、珍兰、武直迷、朱葛礁诸名目，俱通称甲必丹。华人或口角、或殴斗，皆质之甲必丹，长揖不跪，自称晚生。其是非曲直无不立断，或拘或挞，无容三思。至犯法大罪，并嫁娶生死，俱当申报和兰。水旱来往，皆给与文凭，不得滥相出入。其用法之森严，设税之周密，大约可见矣。惟人命则不问邻右，而重见证，见证必审讯，斩鸡发誓，方敢画押定案，所以杀人，或弃之道路，或流之沟洫，皆置而不问者，无敢作见证也。

至于荷兰风俗，虚名鲜实，揆之五常，多无合者。上贼其下，肆行贪酷，非仁也；夫妻反目，听其改醮，死未周月，由其他适，非义也；长幼无序，男女无别，非礼也；穷奢极欲，以终其身，不为燕翼贻谋之计，非智也；惟贸易一事，然诺必信，其庶几乎？至各岛生番，怪形异状，木处穴居，虬发文身，露体血食，无足齿及。巴城地势平坦，人居稠密，出鉴光城市以外皆为园地。而和兰园林相接，联络数十里，楼阁、亭台、桥梁、花榭，穷工极巧。每七日一礼拜，于已刻入礼拜寺，讲经念咒，其拱听者，皆低首垂泪，似能感发人心也者，喧半时许，各自散去。入园林优宴，尽一日之欢，不理事以供游玩，车尘马迹，衣香鬓影，相望于道，亦一胜事也。

余谓南洋之地有可爱，亦有可惜。天气不寒，频年如夏，百花畅茂，四季俱开，冬春之际，夜雨朝晴，此时景之艳阳可爱也。中华流寓，既多俗，重风雅，喜逢迎，善褒奖，穷困相投，或通

谱，或瓜葛，皆无异，视童子见客揖让为礼，婢仆见主屈膝为敬，此人情之古厚可爱也。地土肥沃，日用平易，斗米二三十钱，鸡鹜^②贱于蔬菜，缙钱便可纳婢，此土产之便易可爱也。然去国离乡，举目异俗，无中华书籍以资流览，无知已良朋以抒情怀，无幽严古刹以肆游玩，是为可惜耳。余居巴城未及周岁，辄迁于三宝城，复之北胶浪。巴中风土人情未能尽悉，爰述大概，以资考鉴，且寄客中之岑寂云尔。

三宝城，巴国所属形胜之区也。地方辽阔，物产繁多，贾帆凑集，甲于东南诸洲。北胶浪、阴森，其左右翼也。劳再年，其仓凛也。堤埵、二胞^③，其门户也。所辖上下数千里，田土肥沃，人民殷富，为诸邦之冠。天气清凉，胜于巴城，人少疾病，粮食廉于各处，世无饥苦，风俗质朴，道不拾遗，法度严峻，夜户不闭。其所镇之和兰酋，职名鹅蛮律，又有杯突、大写、则副、新绕、州连等处以分管，各司其事，不相混杂。

凡推华人为甲必丹者，必申详其祖家。甲必丹择吉，招集亲友、门客及乡里之投契者数十人，至期，荷兰一人捧书而来，甲必丹及诸人出门迎接。和兰之人入门止于庭中，露立开书捧读。上指天，下指地，云：“此人俊秀聪明，事理通晓，推为甲必丹，汝等乡耆以为何如？”诸人齐应曰：“甚美，甚善。”和兰俱与诸人握手，为礼毕，诸人退，方与甲必丹携手升阶，至堂中繾綣叙宾主礼，其笼络人皆此类。巴中甲必丹之权分而利不专，三宝城甲必丹之权专而利攸归，煮海为盐，丈田为租，皆甲必丹所有，得膺其职者，则富逾百万矣。

华人自相婚姻，不屑巴产。果得佳婿，蜡烛一双，即可为聘入赘。以后奉养极侈，婢仆百十人，各执一事，主仆分严，见必

屈膝。人多惧内，家事必由主裁，婢妾必由管束，防闭谨密，其锋不可犯。夫妇携手而行，并肩而坐，甚至揽臂狎抱，不避左右，婢妾持伞障目，羽保扇风，执帨捧盒，而服事于前后者。风俗恬然，无足怪也。

国中惟重食与眠，虽有急事，不即通报，必俟其食毕眠起，方敢以闻。礼拜寺楼极高，钟声四闻，日夜撞击，子午为一点钟，至十二点而止，午后为二点钟，则家家闭户而卧，路无行人，是一日如两日，一世如两世矣。余谓西南洋为极乐之地，盖中华有礼义，以自节制，不敢恣其所欲，洋夷则不知礼义廉耻为何物，惟穷奢极欲，以自快其身心而已矣。（王大海曾赘于三宝瓏之甲必丹，为贵婿，以亲老辞归。此所言乃自道也。南洋原本皆作西洋，今俱改正。）

北胶浪为巴国东南之区，亚于三宝瓏。面山背海，列屋而居，可五六十家，南北限以栅，华人息居其中，俗呼为“入芝兰”。（谓街衢也）厦屋连绵，危楼高耸。西向者为甲必丹第。右有园一所，可三四亩，树林阴翳，亭名“闲云”，甲必丹公余游息之所。亭东百卉俱备，四时长放，殆同仙景。南有鱼池，柑园，西有丝里园，（丝里者，老叶也。）两园相接界以墙，而门通焉。园后椰树数十株，亭亭净直，围可合抱，其叶类葵扇而长，迎风瑟瑟。由入芝兰以北有庙，为泽海真人祠。栅门外为泊面，（馆）以征来往之赋税。随河而北可半里，为外泊面，所以稽察遗漏。又四五里达于海口，其地有圣墓，极灵，舟楫来往，必具香楮拜祷。由入芝兰南至苗冬，可三十里，苗冬有蔗、薏二处，旧分东西，今合为一。至鲁闽三十里，其地产木片、篙竹。又五十里至海坡，但见碧海漫漫，白云无际，天长路远，顿起故乡之思。坡尽入林，至凹务湾馆，其地当万山深翠之中，寥寂异常。昼则猿吟虎啸，

鸱鸣鹤唳，行旅往来，必结伴操戈，方敢出入其间。林可四五十里，经藤桥至日踏馆以上，皆浪中统辖，其下由岸咀、葛里、岭峨至三宝垅，不过百里。出入芝兰山西，过河，济竹筏之渡，即磁头礼些，有淡扳公（番官）居此处，又二十里至罗冉年，地沃土肥，夷民星聚，三宝垅之仓禀也。自此由八马垅至井里汶，计程六百里。自汶至巴城，各处礼些（乡镇）皆属巴中统辖，陆路十日可达巴城，但皆险阻难行，惟乌拔马来往不绝。浪中所镇者，为杯突，理刑者名曰大写，理钱谷者曰则副，有城曰班有，兵丁曰喏呀。城与入芝兰只隔一河。城之南，园林深邃，杰阁巍峨者，杯突居焉。巴城，华夷聚会之区，街衢方广，宫室华丽。浪中，山僻之地，不假修饰，自有山高水长天然景色。至于夕阳在山，渔人返棹，行歌互答，欸乃相闻，有似楚江音节。河水不深不浅，菱茨纵横其中，仿佛苏杭景象。

万丹在葛刺巴之西境，古称闍婆国，爪亚所居也。地广土沃，货繁人富。所产经纹幼席，为西洋最。荷兰输其租税，据海口，以聚集诸夷来往交易。爪亚之番，四处星聚，虽有国主，惟畏荷兰，遵循维谨。其史丹（爪亚之主）处于山中，所居王府，极其壮丽。府之外筑一小城，荷兰十二人，夷兵百人居小城中，名曰护卫，实所以挟制史丹也。其史丹没，诸子非和兰之命不得立。瓜亚性愚蠢，皆曰：“彼畏我，所以输我土地之税；彼敬我，所以设城亲自护卫。”计爪亚之人，东自巴城、井里汶、北胶浪、三宝垅、苜森、竭力石、四里猫、外南旺，西自柔佛、巨港、古卑、览房等数十区，皆其种类，众奚止百万？和兰人数千，不及其百一，大相悬绝，而能以威协之，以利诱之，足以慑服其心，就我笼络。古人尚智不尚力，信夫！

葛刺巴，古爪亚之国。和兰所居沿海边地，未及十分之一，瓜亚人数百倍于和兰，俗质实，人愚蠢，性柔怯，皆惧荷兰，闻其名则合掌，居民杂处山谷间。种田岁只一收，于春雨后，田水平满，散粟于田，则自发生，并无耘锄，稂莠不生，一穗数百粒，故南洋米价平贱。山陂斜处亦可种粟，以锥凿地，置粟数粒，及时，则自蕃茂。其粟不用磨碯，以长木槽，数人用直杵舂之，脱粟簸出，乃再舂。米粒长而嫫，内地不及也。家计生产皆妇人主之，生女为贵，赘人于室，生男则出赘于人。其室如亭，四面开窗，无椅榻，席地而坐。房中地皆铺席，施帷幄。床亦不高，坐褥茵软，枕叠如塔，大小六七级。坐则盘膝跌坐，见客以握手为礼，以槟榔为敬。富者用金银器盛之，常人用铜唾壶，大如花瓶，用以盛吐槟榔之汁，男女浑坐无禁忌也。食不设箸，以手掬之，以牛为烹，不食犬豕。女子脚不缠，面不脂粉，首不簪花，衣不带领，裾而不裤。男子则衣有领，鬓簪花，有裤，可谓颠倒矣。百花四季不凋，开放无歇，百果花实相续，味皆美于闽广。然壤地既异，物性亦迁，黄梨、黄瓜之类，性本湿热，乃竟以为清凉之药。凡感触暑气及风邪者，服之反能却病。蔬菜倍贵于鸡鹜，缘米粮反贱，人皆不肯竭力灌种也。巴国以风为鬼，以水为药，凡有感冒风热病作者，浴于河则愈，产妇及小儿出痘，皆浴于河，且以针挑破痘珠，揉出浓浆，竟无患者，不亦奇乎？虽甚暑，不敢露体扇风，卧必密室，施帷幄。少冒风，则病立作，故楼房屋宇，皆用玻璃为窗户，取其不透风，而内外明亮也。历览野史所载，皆艳仙家岛屿，有四时不绝之花玻璃为户，玳瑁为梁，南洋处处皆然，无足怪者。

华人呼和兰，通称曰“段”，和兰呼华人为“秦”，通称曰

“稽”。和兰居于西北海，其人隆准赤发，面粉眼绿，不蓄髭须，衣服精洁，短身狭袖，步履佻达，与红毛、佛兰西三国鼎峙。红毛国贫而强，又居咽喉之地，每被其欺凌。和兰占巴国二百余年，始因避风入巴地，见其土地雄阔，可建城池，故假守风，入万丹，卑辞厚币求于史丹。（爪亚渠魁，镇于万丹。）以暂借海滨之地，修理舟楫为名，未几，又以设立木栅蔽内外为请，增其岁币，爪亚愚直无谋，又贪其利，遂被其袭破万丹并巴地。万丹者，巴国门户，必争之地也。乃与巡栏（爪亚之国主，处览内。）盟约，每年输纳地租，而沿海之地尽归和兰统辖。建立城池，蚕食附近，相传至今。武备严谨，各城门铺塘，（番语曰：“喏呀”）营卒逻守，昼夜匪懈，衣甲未常去身，竟岁不闻盗贼。创立美色近厝，（俗名病厝）以收养贫、病、鰥、寡之徒。凡人临危无至亲者，则唤梁礁（和兰代书）作字，一如病人之意，铁案不移，付美色甘（和兰衙门）收贮，俟其亲人来领，并有逐年利息，或有园宅婢仆，以及交关欠账，俱付作字，分文不苟，稍有违约，立致囹圄。有公勃些里，（和兰官）专管山上各地。有沈万达，专管海洋关口。事例有内外，淡扳公分治城内外，华人并各种番人皆设以甲必丹，使其自申约束，惟大罪及命案皆送付和兰究治。其创立法度，谨慎严明，所以能久远也。和兰言其本国严寒，九月则见霜雪，草木凋零，人多百岁，及至巴国，地气蒸热，草木不凋，频年沐浴，元气发泄，人多不寿，五六十岁为上寿矣。其巴产者，发不红，而瞳亦黑，地土使然也。

英圭黎，华人呼为红毛，居于西北海之隅，与和兰相邻近。其人类和兰，衣服制度与和兰无异，惟音语字迹各别。制作精巧，其刀铤、器皿为西北诸国之冠。在巴贸易者皆处以土库，（巨第

也）其交关亦遵巴国约束，而荷兰待之甚厚，无敢有失。近有新星之地，在麻六甲之西，吉礁之南，与大年相邻，地名槟榔屿。但其立法苛刻寡恩，华人有在其地者，皆迁徙他处，不能堪焉。

实班牙，华人呼为“宋仔”，亦曰“大吕宋”，居于西北海之隅，国名干丝腊。每发船往高奢国，采买西洋布，以贩巴国，资本极大，华夷均负其债。高奢国，（此白帽回国也。高奢，即包社二字转音。）在巴国之西，约水程二百余更，华人称为“些逸”。其人高大多须，状甚魁梧，衣花锦袄白练裙，以白布缠首，手持念珠。国甚富，土产西洋幼布，名绞只，次名毛里，上者每匹百余金。有袈裟薄如蝉翼，中有纹彩，极其精致。

明末和兰据台湾，近鹿耳门筑小城以居，俗呼曰“红毛城”，实即和兰也。海寇郑氏，游颶海上。自南京败还，遂攻台湾，为负嵎之所。和兰炮铳虽精，然孤城无援，败归巴国。其祖家国主怒，即将败归之和兰致死于巴国城楼上。至今，巴国之和兰，历历能道其详。

呜呼，天道循环，无往不复。原夫和兰夷众之据有巴地也，以厚币甘言与爪亚土番，暂税其牛皮大之旷地，以为贸易，诡计而得之。数百年于兹，坚固其城池，严酷其法令，远近岛屿之番，莫敢抗衡，悉归其赋，可谓富强之邦矣。爪亚愚蠢，既饵其利，渐受笼络，和兰又设阿片黑烟以诳诱之，使其众争服食，自致疲弱至于绝嗣，且使无志报仇。复土我中华，人亦受其欺，一服此物，遂忘故乡之苦，不以父母妻子为念，遗害不可胜言。夫阿片烟，乃房中之药，其性敛摄，服者藉其火力取快一时，不知元阳潜消，貽害后日。盖人身之元阳、元阴，犹日月之有光明，万物藉以健运生长。阿片烟则如野火之烧山，草木当之，莫不焦枯。

故服之深者，必瘦削软弱，振作无志，容色青暗，不能生育，纵有生者，旋致病死。服之既久，则欲罢不能，破家荡产，虫生髓枯，怪病种种，医药无功。和兰却自禁，其众不得窃服，犯者立置重刑，何吾人之不悟，同于爪亚，甘堕其术中耶？和兰据此，将谓万年不拔之基，乃安不思危，渐事剥削。我华人远贩于此，向来皆就所售货之银，或置货，或携银归乡，各从其便。今则严禁，不许携银出口，必合将银转置货物，方许扬帆。而其货物又皆产于他处，未到巴地，以致唐船久候，风汛过时，年年不能抵厦，甚遭夏秋风颶，人船俱没。数十年如是，商贾莫不嗟叹，国课亦因减额，惟付之莫可如何？岂意英圭黎红毛，久伺其利，覬觐已久，及嘉庆十四年秋，遂兴其甲板舟师数十往攻，不克退回其国。越年夏秋间，仍备舟师再往，以大炮环攻而克之，和兰不敢与敌，逃回祖家。今之巴地悉属红毛统辖，除去和兰酷法，招商如故，人皆悦服，远近商贾莫不交通，红毛此举亦海洋之一快也。

【注释】

① 窳——音 jù，贫穷之意。

② 鹜——音 wù，即“家鸭”，古亦泛指野鸭。

葛留巴所属岛

《地里备考》：爪哇岛，在苏麻答刺东南。长约二千四百里，宽约五百里，冈陵层叠。峰之峻者曰巴拉呼，曰巴囊古挠，曰巴萨弯，曰拉的科麻，曰墨尔巴布，曰松兵，曰新多罗。河之长曰若阿那，曰塞达尼。田腴产丰，谷果备具，林密兽蕃，地气熇烈。归贺兰兼摄，分二十部，设总兵驻扎，五方辐辏。其通商冲繁之地，曰萨麻郎，曰苏拉巴亚，曰巴萨卢昂，曰苏拉加尔大。

其余各岛，一名马都拉，在爪哇岛之东北，长约三百里，宽约六十里，地面积方一千八百里；五谷之中，粳稻为最；三酋分摄，各据一方。一名巴利，又曰小爪哇，在爪哇岛之东，长约二百七十里，宽约一百六十里，地面积方二千六百一十里；田土肥饶，地气不驯，土产金、盐、稻、粟、棉花、烟叶等物，八酋分摄，不相统属。一名隆波东，在巴利岛之东，长约一百八十里，宽约一百五十里，崇山峻岭，峰峦参天，田土膏腴，五谷丰登。一名君岛，在爪哇岛之西北，长约五十里，宽约四十里，田土低陷，丛林稠密。此三岛，皆属一酋统摄。

《每月统纪传》曰：“葛刺巴地，山岭高千有余丈。别有火焰山，发火焰硫磺，似大炮之轰。是时山内之石，镕如水流下，凡所遇物，即烧灭之。亦有大山顶上有穴隙，周三四里，深十余丈，底有热水，滚下滚上，色如牛乳，臭如硫磺，所围之孔，喷出白烟，终不可近。自巴城而东，隔三百余里，有大火山，向来多次

发火焰，忽一日白云覆山，地震霹雳，如万炮齐轰，居民率然惊起，天无门地无路，要避又避不得，火山发炼石、火灰，满田盈谷，草木房屋皆火，尽烧民三千人及十乡毁尽，大山沉陷。斯灾祸格外稀奇，一如天地之末劫然。且离巴屿千有余里，有三巴哇海屿，嘉庆二十年三月，其地火山，忽然发焰冲天，大石飞起，烧炼溶流，房屋倒塌，五谷尽坏，万有余人灭亡也。巴城之中白日变暗，火灰下如雨雪，遮盖房屋，填塞街路，耳听如雷响。葛刺巴地，不比中国之蕃庶。虽田之广大，有余粮可多养几万人，惟其居民生齿不繁。且巴人不建城而居，乡里或百人，或五十人，合住一村。茅舍四围，作园栽树，摘其果，享其荫，因树木茂盛，远望不见房舍。春季大雨淋漓，水涨漫屋，诸村如海屿。一村之居民渐增日多，必挪移别所，又开垦焉。初建之时，新村属旧村所管，渐设保长，每村内有乡长数人，亦有公所，会集商事之所，别建礼拜寺，及请教师掌理之。臣见王不穿褙衫，而着缎裤，围长布。其瓜亚王之宫殿，尤四方端正，阔十有余里，万人可居，城墙、沟池周之，大火炮防之。殿前大门外有空院，篱笆围四方，有榕树甚古，为御所之记号。前门有阶，可登座位，到内门透过里院，行中道至朝廷，群臣来此朝见。后有王宫，皆甚雅丽。内地之居民在本乡保管下，朴实谦逊，相友相助，孝顺父母，爱惜妻子，非邪僻，非骄傲，秩然蔼然。惟大邑与埠市之民则不然，因与匪徒往来，放僻邪侈，不依古执迷，能仿法外国之文艺，亦轻信人言之哄骗，甚执妖鬼之诞，守邪术之法。富贵人为世爵，非常暴虐，惟知积累财帛，勒索百姓。海口之人，断非俭吝，^①钱即费，买马车、器服，倘旅客到寓，厚待，守宾主之礼，沽名邀誉，是爪亚人所悦。虽不大胆，却许多忍耐磨难，还怨欺负，

一转眼发怒报仇，不顾关系矣。内山虎甚多，乡人听有虎，各持枪围虎穴，打鼓放火以激之，虎出，众人杀之。亦有王家养虎，囚于大笼，招民聚集，放火焚笼，虎走出之时，诸人攻击。昔有犯死罪之人，但其所供犯法无实凭据，使之与虎相斗，若杀虎无罪，被虎杀即正罪也。王家戏玩，好将水牛与虎相斗，牛触虎咬，旁人或洒沸水，或以荆刺激怒之，水牛因力大常胜，因被虎伤，亦数日后而死。巴民心性轻浮，最喜小说，甚悦虚谈，故本地史记，妆饰参假。汉朝光武帝时，有五印度国人，坐船到巴地交易货物，恒常往来。因土番蠢蛮，印度人教之建屋耕田，传佛教，印度人渐富，专权侵地，土番甘心媚服，雕刻石像，建庙奉佛，其迹处处尚在。元朝时有国曰摩瓜巴佚，盛兴征伐邻民。收服回教以后，回回力强，令土番进教，去除佛像，奉事真主一位。佛教日衰，巴地之列王皆丧气，弃旧从新，不敢抗违，老幼俱奉回回之教。嗣后荷兰人到洲争据其地，万历二十年间，回回百姓，兴兵如蚁，集各国之人，协力助阵，终无如荷兰之火铳何，土番四散奔逃。自斯以后，荷兰遂永管其地矣。

《外国史略》曰：众岛之中，牙瓦最贵，古名小爪哇，今名葛留巴。南极出自五度三十八分，至六度四十分，偏东自一百零五度十一分，及一百一十四度三十二分。广袤二千七百四十五方里，居民七百万。中地山高自五百丈至一千二百丈，其东方之山，高于海面一千六十一丈，此山多峰，有若火山，近日火灭大半，尚有数处出硫磺气。牙瓦地多支溪，当霖雨时，可舟行者数十处，余皆供灌溉田。南北均有海湾可泊。南有高磐，北多低泽，甚烟瘴，有泥火山，恒流咸水，冲出黑泥。其天气谷热而山凉，多大雷电、地震，天气有六变，故所产物亦殊异。牙瓦土肥出谷米，

又出白糖、加非、黛青、胡椒、胭脂、八角、马芹、毕澄、茄、椰子、茶叶及各种嘉果。多蛇虎，而水牛极高有力，不独耕田，亦可推车。此岛有八分之七未垦，且不善务农，又官吏追纳饷赋，故无余蓄。其土民大半紫黑色，朴实耐劳，但不甚聪明，惟上命是听，受虐不怨。本奉印度佛教，明永乐三年，有回回教师，领大军强服其土民，使弃偶像而拜回回教主。元时亦入贡中国。葡萄牙船于万历间到此岛，与土民交易，荷兰与英人继之。嗣后两不相合，荷兰立城为藩属国之都，力战土酋服之，教种甘蔗、咖啡等货，其利甚厚。嘉庆十五年，佛兰西欲据此岛，英人调兵先取之。立法律，力保土民，通商旅。二十年，复以此地再还荷兰。当今居民五百有余万，服荷兰所辖者五分之三，其余属土酋。道光五年，有土民纠海边芑来由族类，起兵攻荷兰，连两年不能克，且头目被掳。荷兰王益调兵帅，掌全岛之政，每三年与议土斟酌法令。所派各大官，皆由荷兰国至。其余小官，皆生长此地。且于侨寓唐人中，择立首领，按本律例以管所属之人。又立各族类头目，使管本地之民，惟听荷兰大帅之命。所传之两旧土酋，在内地安逸度生而已。各岛税赋，每年银一千八百万两，除给各公费尚存库百万两。调水师船数十巡群岛，以遏海贼，调兵守各埠，约二万丁。

运出之货，道光十六年，加非六十二万二千五百九十七石，白糖六十三万六千八百九十一石，米一百九十万二千九百石，黛青四千零七十八石，锡五万九千六百七十四石。道光十八年，加非七十三万七千五百石，白糖九十一万八千七百五十石，米一百一十八万七千五百石，黛青七千四百三十石，锡五万一千九百六十六石。其贸易可谓甚广，因多立禁谕，商不得任意运货往来，

故有阻碍包揽之弊。

荷兰驻扎之都曰巴他威城，在西南海边。居民六万二千，族类不一种。北面海口曰苏拉拜，居民五万丁；撒马郎，居民三万八千丁，皆与他岛贸易。惟外国之船独于巴他威，或甲拉巴通商焉。内地土酋所驻之大城，曰稣拉甲他，居民十万五千口；儒约甲他，十万口，其殿廷极广大。

马士拉，在牙瓦之东北边，隔以海峡。居民二十二万丁，崇印度佛教，居民猛勇，阵则为荷兰之助。岛长三里，阔约六里，多出米谷，以补他岛。在牙瓦各海口，亦有唐人经商致富。

巴里岛^②，在牙瓦之东南，隔以同名之海峡。南极出八度四十一分，偏东一百一十四度二十五分，岸高难泊。其居民尚执印度佛教，尸皆焚葬。其前君卒，妃妾七十二人，皆愿自焚。土人不善驾船。出米、油、槟榔、燕窝等货。居民八十万口。乡里长领之外，余悉贫乏。自道光十七年以来，土酋各结党互战。属此岛之沦泊，有峰高八百丈，南极八度二十一分，偏东百一十六度二十六分，长十六里，阔约十四里。米谷丰盛，每年三万有余石，载甲板卖与中国。居民崇印度佛教，颇勤劳安分。用中国之通宝钱。历来小土酋结党相杀，荷兰人排兵船以定其争，然终未太平。

距此岛不远，为孙巴瓦。长六百里，阔十三里。出坚木、骏马、金沙。居民鲜少，未向化，罕与外国往来。有火山，出火石、烟、火浆，令四方震动。

弗力岛，在八九经度间，偏东自百二十至百二十三度。出金沙、椰油、檀香、蜡、燕窝、玳瑁等货。前此荷兰据其东方，今又有布吉据其地。与外国无往来，葡萄牙人在此传天主教，筑礼拜堂。土民面黑喜斗，有所获则贩卖为奴。

地门岛，阔八百里，长约十三里，皆山地。出檀香，每年约一万石。有金沙，禁不准掘，荷兰人于此开矿，土人杀之。亦出铜、蜡、椰子、椰油等货。崇耶稣教，各乡设学馆。此岛分二分，西分归荷兰，其港口曰古邦；东方归葡萄牙，筑炮台，曰“和睦”。每年由澳门开船前往，买黑奴、蜡、檀香等货。虽设严禁，犯者益多，只以人口为买卖之物，甚可恨矣。其居民不似芜来人，发髻面黑，皆土著，不乐航船。外此尚多屿洲，如鹿地、檀香、勤地等屿，皆小而微。

魏源曰：葛留巴，昔为小爪哇，今为小新荷兰，其与下港仅隔一峡，凡西洋南洋之番船，必绕过峡中而后分赴各国，故帆樯麇市，雄甲南海，视婆罗洲之大爪哇尤繁盛。荷兰之有小爪哇，犹英吉利之有东印度。凡各岛驻防之兵，均皆听号令，受节制焉。其并于天方也，在明天顺；吞于荷兰也，在明万历；交哄于佛兰西、英吉利也，在嘉庆之初。天方之服之也，以回教；荷兰之蛊之也，以鸦烟。皆阴谋潜伏于无形，而夺人家国。气运所迁，机智所闾^③。乌乎，安所极哉。诸书或以閤婆即爪哇，或以噶留巴即大爪哇，而下港为小爪哇，甚至谓爪哇疆域南抵大食，而以西南之稣门答刺当之。不知《唐书》大食王遣人囊金閤婆之郊，阴试女王之令者，盖商船往来，速邮传命，诂真谓万里波斯之国，鸡犬相闻？明洪武中，命外夷山川附祭各省，安南、占城、真腊、暹罗、琐里，附祭广西；三佛齐、小爪哇，附祭广东；日本、琉球、渤泥，附祭福建，今则大半归于西洋。

【注释】

① 噶——音 wàn，赚。

②巴里岛——即今印度尼西亚之巴厘岛。

③阇——音 yù，门坎，泛指界限或范围。

西 南 洋

五印度图志

叙曰：西南洋为印度海，惟西、北二印度尚各自为国，其中、南、东三印度，并据于西洋。东印度为英夷驻防重镇，凡用兵各国，皆调诸孟加腊^①，每卒月饷银约二十元，又与我属国缅甸、廓尔喀邻近世仇，故英夷之逼中国，与中国之筹制英夷，其枢纽皆在东印度。南印度斗出南海，有佛兰西、弥利坚、葡萄亚、荷兰、吕宋各国市埠环列，而英夷之市埠，曰曼达萨喇^②，曰孟迈^③，皆产鸦片烟，与孟加腊埒，各国不得分其利，恒外睦内猜，故我之联络佛兰西、弥利坚，及购买船炮，其枢纽皆在澳门与南印度。中印度为英夷与俄罗斯相拒之所，中惟隔一兴都哥士大山，俄罗斯踰山则可攻取温都斯坦，英夷设重兵扼守之，故我之联络俄罗斯，其枢纽在中印度。不悉东印度之形势，则不知用廓夷，虽有犄角捣批之策，而不敢信也。不知南印度之形势，则不知用佛兰西、弥利坚，欲行购造兵船之策，而末由决也。不知中印度、北印度之情形，则不知联俄罗斯，方询俄罗斯国都与英夷国都远近，不知其相近者在印度边境，而不在国都也。昔唐太宗贞观中，王元策用吐番之兵，以捣印度，即廓尔喀攻孟加腊之路。元太祖兵至北、中二印度而返，及宪宗命诸王旭烈先攻取西印度，而后回取五印度，即今俄罗斯侵逼温都斯坦之路。明三宝太监郑和，

以舟师破锡兰山，俘其国王归献诸朝，即今粤夷兵船赴南印度之路。具载往牒，近征商舶，事异凿空，形同肘腋，指示发踪，谁端衔策。志西南洋，实所以志西洋也。故以东、南、中三印度冠其前，而以西印度之天方教、天主教附其后，《五印度沿革》又附其后。

【注释】

- ① 孟加腊——即今南亚之孟加拉。
- ② 曼达萨喇——即今印度之马达位斯
- ③ 孟迈——即今印度之孟买。

五印度国

（东南中三印度，今皆属英吉利，惟西、北二印度，各自为国。）

印度国，即兴都斯顿也。（一作痕都斯坦，一作温都，亦有作轩都斯丹者。）地隶阿细亚洲西南，地广，壤沃，产丰，甲于诸国。其国如何创治，诸记未详。查探险宝记，仅云为数小国。而《西流古土记》又云大国，以巴利摩刺腊为国都，仍未载及主国者为谁。（竟不知印度为古佛国，盖由西洋人奉天主教，不览佛书，而近日印度又为回教久据，力混佛教踪迹也。然志中东、南、中三印度诸部落，尚奉佛教，又似未尽改回教者，未详其故。）大西洋有公记始云，壮麻墨合印度可腊山、达达里共为一国，后被俄利所灭，俄利传至巴旦王。耶稣纪岁千三百九十八年，（明建文二年）又为底摩阿所灭，底摩阿传百余年后悉归蒙古。（此蒙古，谓赛马尔罕之王）嗣各部落隔大山之险，不服蒙古统辖，各自立主。各部中又以马拉他为最强，（此南印度主国，非东印度之孟加腊也。）至西北温大压山、麻腊耦、特尔希、阿俄腊等部，均归马拉他所辖。南隅麻疏一部，为哈达阿里所据。加补尔部，为阿密沙所据。阿密沙与马拉他交战时，各部互相攻击，英吉利乘隙征服。东隅遣贺威廉驻防，孟阿腊遣贺族乞驻防，遂于曼达拉萨、孟买两处开埠贸易，货物充牣，各国商舟云集。是时惟哈达阿里尚强，不服英吉利，于是印度之稣拉札道腊，统兵与英人争斗，收贺威廉部众，置之黑狱。英吉利遂遣律记利付，夺复其地，别置头目。后至千七百六十五年，（乾隆三十年）复又背叛，全灭英吉利之人。英吉利王复遣萨依姑底，夺

复疆域。自此印度地属于英国者十三部，曰孟阿腊，曰曼达腊萨，曰孟买，曰弥那，曰欧尼，曰沥部，曰麻疏，曰萨达腊，曰稔哇，曰特那弯戈，曰果真，曰那治勃，曰西伦岛。其各自为主者，曰新低，曰阿鲁斯，曰尼保尔，曰新尼，曰即茅尔旦数部而已。（此数部乃中印度、南印度之边境，未尽属英吉利，至若西、北二印度，又不在此数部之内。观英夷所绘《印度图》，印度河东岸尚系青色，不尽在所保黄色各国之内，可证即此数部也。）

孟阿腊以加尔格达为首部，计幅员二十二万零三百十二方里，户口六千九百七十一万名。外有八万五千七百方里，未计户口。英吉利派加稔那一人（加稔那，官名也。）驻扎孟阿腊，理粮饷、盐法、贸易、鸦片、兵丁、医馆等事，随员四人，分理各事。曼达那萨，幅员十四万一千九百二十三方里，户口千三百五十万八千五百三十五名。英吉利派加稔那一人驻扎曼达那萨，理粮饷、盐法、贸易、鸦片、兵丁、医馆等事。孟买，幅员五万九千四百三十八方里，户口六百二十五万一千五百四十六名。外有五千五百五十方里，未计户口。英吉利派加稔那一人驻扎孟买，理粮饷、盐法、贸易、鸦片、兵丁、医馆等事。定例曼达那萨、孟买两处加稔那，仍归孟阿腊统辖。此外别设廨宿各一人，执连共七十六人，统设叙跋兵十八万一千五百一十七名，英吉利兵八百名，兰顿王家兵二万名。曰王家兵者，双分口粮也。

弥那，幅员九万六千方里，户口一千万名。欧尼，幅员二万方里，户口三百万名。萨达腊，幅员一万四千方里，户口百五十名。特腊弯戈、果真，幅员八千方里，户口一百万名。那治勃，幅员二十八万三千方里，户口千六百五十万名。西伦岛，幅员二万四千六百六十方里，户口百万名。俱英吉利统辖，而各部头目

则由部民公举。尚有新低阿，幅员四万方里，户口四百万名。阿鲁斯，幅员五万方里，户口三百万名。所属加斯弥野，幅员一万方里，户口百万名。尼保尔，幅员五万三千方里，户口二百万名。新尼、即茅尔旦，幅员二万二千方里，户口百万名。此皆自主之部落，不属英国所辖。河道三，安治士河，（即恒河。）发源谦麻那压山；希腊特河，发源阿山，俱至孟阿腊出海；新地河，又名兴都士河，发源西藏，经历数千里，至达岱入海。

产棉花、胡椒、槟榔、檀香、鲛木、糖、洋靛、牙硝、绢纱、羊毛、钻石、金沙、猫儿眼石、碧玉、水晶、宝石、银、铁、硫黄、砒霜、洋参、铅、椰子、象、虎、地毡、袜、缎、布、姜黄、豆蔻、肉桂、鸦片。鸦片为最巨之贸易，英吉利独擅其利。初时尚稀，近则遍地皆种，以麻尼哇所产为最，每年出港共六千五百满，（六百斤为一满）每满价约百二十五元。（以上原本。案：此所述鸦片专指麻尼哇一处，非全数。麻尼哇，一作麻尔洼，乃自主部落，非英夷所辖。）

重 辑（原无今补）

《贸易通志》曰：印度之地，距大西洋数万里，自古不相通，其通商自荷兰始。万历二十二年，荷兰商船驶至南海五印度，市胡椒，返棹大获利，于是设公班衙。仅洋银三万元，积久增至三百万元，主其事者六十五商。及明泰昌间，仅二十年，公班衙所赢银已千有四百万元。每岁大舶四十，旋据南海葛留巴洲建总埠。顺治四年，遂与佛兰西国分擅其利。于是荷兰公班衙大兴，东通暹罗、日本，又据台湾，雄长南洋诸岛间，每年文武使费银

百五十万元。其后虽失台湾，仍据暹罗东南方地，与各国互市。康熙三十八年，再稟求其国王，赐敕书，定岁贡额银九十万元，每岁别献赆贖^①仪银十五万元。公班衙，即公司之异名也。

方荷兰之立公班衙于南洋，英吉利商慕之，于万历二十七年，纠国人合资本，且稟求国王设立公司，严禁本国散商之赴南洋者。其始国人尚惮险远，仅合资十五万元。次年增至二十六万元，获利皆三倍，且途劫荷兰国、葡萄牙国之商船以归。于是英吉利公司渐兴，与荷兰公班衙据地争权。英吉利乘机于印度海滨开新地，立商埠，其印度国民尚外视而轻忽之。时商船仅三十五只，资本仅三十五万元。国人屡稟求散公司之局，于是国王令他商，于印度西方孟买屿立新公司，两公司相倾轧。康熙四十年，始合两公司为一，并借国王公帑银一千万元，岁息八十万元，其后复贷五百万元，免其利息，于是英吉利南洋公司大盛。

乾隆四年，东印度兵为北印度侵逼，且臣下自相割据，结荷兰、佛兰西公班衙之兵为助，于是英吉利公司兵船乘机取印度海南地。印度国王求援于荷兰、佛兰西，并力拒败英吉利之兵。乾隆二十四年后，英吉利复兴兵与战。荷兰及佛兰西连年军旅，供亿浩繁，虽岁税四百余万，入不贍出，非惟尽逋本国之贡献，反借其国帑数百万，生计日耗，至乾隆五十年，逐败于英吉利。嘉庆十六年，英吉利遂据公班衙之地，佛兰西公班衙散局，惟与各国分市南印度，其东、中两印度大半归英吉利。道光十三年，国中会计，公司贸易无利，且亏空公项以巨万计，始散公司局，听散商自运，人人皆悦。

《每月统纪传》曰：明宏治年间，葡萄牙人精神涌发，营大图艰，始寻水路到五印度国。欧罗巴沿海各邦闻知之，皆乘船踵

至其地。葡亚官禁之，令师舰纵横洋面，截劫商船。各国商船，不敢孤行，故各人出钱，或千元，或万元，或三万元，积藏公帑，备船炮，募弁兵，遇葡舰海贼，则决战保货，返国则以所载之货发卖，各捐户公分其利。由此立商会，曰公班衙。公班衙者，为群商捐措资本钱共作贸易也。

荷兰公班衙为首，始出公银二百五十万元，赴牙瓦洲摩鹿群岛买丁香、胡椒等货归国，获益一倍。年年续驶南海，利路大开，始则向土酋买地，开新埠，后则开衅战斗，而夺其旁地。兵盛势强，两攻澳门，败退。因据台湾之港口，与福建沿海居民贸易。开垦愈广，钱货益增，船舶满海，筑城建邑，商变为君。后有为福建郑成功所攻，时荷兰公班衙通事何斌，知港路深浅，说成功联樯并进。荷兰严守安平大港，成功从鹿耳门进，水涨三丈余，入据台湾，与荷兰相持甚久。围其堡台，鏖战不息，镇守官乞盟，返棹回国。康熙二年，公班衙虽失此地，别夺他岛，建城立埠，复兴贸易，自东自西，自南自北，每年奉本国王银十五万元，别纳一百万元，以答国恩。嘉庆年间，与英吉利国构兵攻伐，忽然公班衙不幸，其船或沉沦或被夺，英总兵乘机取其新地，荷兰公司散局，将所据之地奉归本国。

英吉利公班衙始与荷兰相合，但每开衅隙，屡次交锋，于是公班衙密合防御，其本钱八百万元，争斗良久。后再立公班衙于五印度国，建两城，东边曰马大刺，西边曰梦买。其时，彼国土官贪贿慕势，私取陋规，其土君复侧目公司之利，誓逐英军而夺其业。乾隆十七年，奋力攻战，交锋未及十余合，土君皆败散。自后英吉利特命总理官，兼摄五印度国大半之权。佛兰西人恨之，费力费帑，图胜英军。英兵冒火突锋鏖战，佛兰西兵终败。

于是土君割地求和，不敢强逼。自三印度国属英公班衙之后，所据地广，不尽贸易，惟务治国而已。向来所赴广东商船，致载茶叶，自道光十四年不利于市。公司虽散，掌握尚存，每年所收国帑之银，共计一千五百万元，但使费亦繁，所余者无几。（以上原本无，皆今补）

《海岛逸志》曰：明纹劳，（即孟加腊译音之殊。）在葛留巴之西，土地亦甚宽大。荷兰、色仔年、红毛，杂处其地。四夷云集，交商之所，百物俱备，货贿流通。土产大呢、羽缎、哔支。

《每月统纪传》曰：孟买部，在痕都斯坦西南方。其酋部城建于屿。其屿初为葡萄亚所属地，后让与英国。至顺治二年间，英国王以此屿赐公班衙治理。当时屿甚荒杳，潮涨水溢，俱浸地也。英人驻三年，水土不服，染病多死。英人勉筑堤防，火烈山泽，建砖屋，开衢同，招徕流寓，户口繁滋。其屿虽饶瘠，终年之产，不足一月之用，却烟户十六万余，皆恃贸易为业。洋艘七百余只，皆往印度西北，及法耳西、阿拉比，及中国各处。所载出药材、棉花、玛瑙石等货。除英国商贾外，有白头回及法耳西商贾。白头人本法耳西国之土民，当回教始兴，尽力征服四方，不顺奉者，必遭刑戮，致令多人往印度避害。其人皆俭约勤作，善贸易，惟崇拜阴阳，每当日出日入之际，叩首敬奉，然其俗好善施济，扶困持危，惜无人告以福音之真道也。英国在孟买建造战船，其匠皆白头人，手艺甚巧。

塔喇瓦府，每年纳饷七十万元。昔属玛哈喇塔国。其国本有大权势，因与回回战斗不息，而后衰败。民遂任意作乱，诸侯操权，战斗为务。自王达于庶民，俱劫夺为业。婆罗门僧狡狴巧捷，煽惑民人，恐吓取财。既贮藏银，王即革顶，夺其不义之利。嘉

庆二十年间，玛哈喇塔王攻孟买，肆焚掠，与英军交锋。玛哈喇塔兵败走，诸侯皆服，百姓甘顺。自从英人操权，匪徒安分，其王除位而安享空禄。

乾底土府，属省治不久，其郡系盗藪，农废田荒，独守堡台。土人只捕野兽，故甚孟烈，捐躯而战。风俗甚蛮，且不守婆罗门教，乃供奉污鬼塑偶，近于禽兽。

君乾，分作南北两府，皆丰腴地，出米、糖等货。亚美塔拔府，先为回回之国征敛朘削，百姓尽穷，后已复兴。惟嘉庆二十四年，遭地震败废。该喇府之土人，崇婆罗门邪教，常杀怨敌以献神赎罪。英国律例严禁，然作乱不已，当用军防范。

稣喇府，在大南洋北方。昔海贼之藪，故公班衙立一帮师船，巡海剿贼，今始安静。地产棉花，织布精工。府城即印度国。当回教兴旺时，户口有八十万，现在减少十五万口。建放生院，养各禽兽，不论犬、马、鸟、虫诸类，皆养之不杀。布罗者府陆海地方，久归英国掌管。

北方各府，其名吉斯喇地方，居民皆印度国之土人。俗尚火葬，妇与夫尸同烧，嬖妾争先蹈焰。贵家恐养女辱门，辄杀之，无恻隐之心。而婆罗门僧亦无警醒之言，反砺磨愚民，行溺女之罪，近日英国严禁此弊。（以上原本无，皆今补。）

五印度，东界西藏、缅甸，西、南界海，北界鞑鞑界。近日东、南、中三印度皆属英吉利。其自主之国，惟西、北二印度耳。孟阿腊、孟买、曼达那萨，均滨海大市埠。

《海国闻见录》：小西洋，居于丙午丁未方。（按：此沿俗称，西南洋为小西洋，与今志例不合。）从麻刺甲、暹罗绕西，沿山而至于白头番国。人即西域之状，卷须环耳，衣西洋布，大领小袖、缠

腰，头裹白布，故以白头呼之。国有二，东为小白头，（国名莫卧尔，即痕都斯坦。）西为包社大白头，（即伯尔西亚）二国北接噶尔丹国，而噶尔丹为之北。（案：噶尔丹乃准部，在葱岭东，与小西洋包社等国不相接。当作赛马尔罕，在葱岭西。此误混为一国）邻细密里亚国，细密里亚国之西，为俄罗斯国。（案：细密里亚，即悉毕厘阿。乃俄罗斯东藩，与中国新疆、喀部、黑龙江连界者，皆是也，原图误析俄罗斯与细密里亚为二国，故滋阅者之疑，今仍原文，而附订于此。）小白头东邻民呀国。（即孟呀腊）小白头北与大白头皆联赛马尔丹，西北枕里海，西邻东多尔其，西南邻阿黎米亚，（即天方阿丹回国）南临大海。

多尔其分东西二国，皆回回。东多尔其（机洼回国）国不通海，东邻大白头，东北傍里海，北接惹鹿惹亚，（即南都鲁机）西邻西多尔其，（即如德亚，今并入天方回国。）南接阿黎米亚。（回教祖国）

里海者，诸国环而绕之。东北细密里亚，（即哈萨克）西北俄罗斯，东赛马尔丹，（赛马尔丹者，明代国名也。今则为敖罕、布哈尔、爱乌罕等国。）西惹鹿惹亚，（南都鲁机）西南东多尔其，（即机洼回国）南包社大白头。内瀦大泊，不通海棹，其水惟从包社出，海故为里海。

惹鹿惹亚一国，亦不通海。东傍裹海，西傍死海，北联俄罗斯，南接东西多尔其。女子姿色美，而毛发红，气味臭。（即古之西女国故地）衣着同白头，贡于包社。

死海者，即黑海，源从地中。北俄罗斯，南西多尔其，东惹鹿惹亚，西珉年呻。（即北都鲁机）四面环绕，不通大海，故为死海。而西多尔其、珉年呻二国，不通小西洋之海，而滨于中海之

东北。中海从大西洋之海，而人语附大西洋记。

阿黎米亚，（即阿丹天方回回祖国）东邻包社大白头，北接东、西多尔其，西北滨于大西洋之中海，西联乌鬼国。陆地一隅，自西至西南，与乌鬼之地隔对一海，南临大洋。国为多尔其所属，贡男女于多尔其为奴婢。（今天方之默德那阿丹国，亦臣服于包社也。）

《万国地理全图集》曰：五印度国，亦称忻都士坦。北极出地自六度三十分至三十五度，偏东自六十五度至九十五度。东、西、南三方环海，北至西藏，东北连亚三，西北接加布。此邦自古有名，产玉、金、香、珠，万国会聚赴市。广袤方圆三百八十四万方里，居民万三千四百万丁。北方各地，高山插天，四面积雪，与西藏交界。其国中间，山峰相接，自北至南半之二分，北至高之山二千五百丈，西方惟有三百丈而已。安额为圣河，自北山流出其雪穴，闯入印度地方，东南流入旁葛刺海隅，即东恒河也。印度河由西藏出，至五印度西北疆入印度海，即西恒河也。又东北方有巴马埔他江，自云南流入亚三境，入旁葛刺海隅，即大金沙江也。西尚有逆埔、他答地等河，南有峨他、惟利吉那、加惟利等江。山内及沿河出钢钻、红宝石、石榴珠、嫩黄玉、金色玉、珊瑚、青碧玛瑞。其国丰盛，惟西北沙漠乃游牧之地。印度所出棉花最盛，每年运出十八万九千七百石，青黛一十万石，檀香、苏木、胡椒、水果各项。其五爵君王皆骑象，造金鞍，美丽光彩。其鹰甚怪，鸢则高飞，吞臭尸骸飞及高山。山内金银不多，但有铁如石。其北方出硝甚多，而最恶之鸦片，亦此国所出。

又曰：自古以来，五印度国大有声名。因离中国不远，数次梵僧，流布其教，令中华固执奉事菩萨。周烈显等王年间，西国有希腊王，率其军士，所向无敌，攻取印度各国，旋即退败。嗣

后与大秦各国总无交通。惟其商贾，负物西往，但不进内地，又不探风俗，故述怪诞以招人耳目。宋朝年间，回回旋自北侵国，自崇独一真主上帝，不奉事菩萨，并力攻击，拆其庙，坏其像，扫荡全地，强其土民服其权辖。及元朝始衰之年，有蒙古兵犯界，剿灭地方，开基创业，四方强服，其居民算各户共计八千万丁。忽于明宏治八年，葡萄牙船只不远数万里，来到印度西边，即时开港垦地，贸易丰盛，强据沿海多口，筑城建邑，并立总帅，代王理藩。荷兰妒之，亦来兵船，与葡接战，百攻百胜。是时英商来国，请土君建馆，亦筑炮台，又有公班衙总官操权。乾隆二十年，旁葛刺总帅肇衅，执英人付囚狱，暴虐之甚。英官力击土人，厚施贿赂，教其将帅奸计投降，土军即时四散，而英官操权。于是其土君皆怨结，约合军南北两边力战，而究败走。惟英官施政行义，故其土民仰之不敢背乱。英国现今所据之地，北有旁葛刺省，方圆九十八万四千方里，居民五千七百万丁，其广大云南省三倍半。马塔刺省方圆四十六万二千方里，居民一千五百万丁。孟买方圆二十一万一千方里，居民一千万丁，所属权辖居民，共计八千三百万丁。别有列国归英辖，方圆八十四万九千方里，居民一千五百万丁。所有自主之国不服英者，方圆五十六万一千方里，居民一千一百万丁。

又曰：印度人身体懦弱，四肢百体相称，面黑容温。其女不美，穿鼻挂环。天气甚热，男惟着围，凉时将花帕包肩胸，女则浑身加衣，所食淡薄。庶民各分品等，上品者称曰巴闵，为国之儒；又有战品，乃兵弁之类，自幼读兵书，习武艺；各匠自为一品，子接父业，否则父母弃之，亲友疏之，馁毙沟洫。固执已见，不向教化，仍蹈前辙，陷习恶。所拜之菩萨、神像千万，节期相

接无已。其僧大有权势，教其愚民将婴儿投河或饲鳄鱼，如有僧将死，寡妇于其墓堆薪自焚，英官禁其弊，而罚之。印度之行，外屈节后权，内巧谗诡谋，说谎骗人。现开通商之路，每年所运之货共计银二千四百万两，所运出之物银三千五百万两。

又曰：印度各国，贡于英吉利者，一曰尼散国，在印度内地。广袤方圆二十八万八千方里，居民一千丁。其地出峰不高，天暑物阜。国王好战，募兵与邻国结衅，兄弟离散，四方仇敌并起，英人助之，始免亡失。王交接匪类，近习嬖幸，英国始派大臣驻都理国，所有军士，皆归英国将弁督率弹压。都城最大，居民二十万丁。国众淫邪无度，王常避宫不出。

一曰纳不邦者，广袤方圆二十一万方里，居民三百四十七万丁。国王以剽掠邻邦为生，往往犯英藩属。是以伐其王，别遣大臣代办国事。

一曰澳地，广袤方圆六万方里，居民三百万丁。田地甚丰，江河灌溉，土民健强好斗，恒结衅隙。近招英官办事，其王甚富，府库充满，赖英大臣代理国政，故百姓乐业。

一曰巴罗他，乃贼魁之国。本地暨破报两国，因邻敌逼迫，并无攻战之法，故招英官，而服其权。

一曰买素，在印度南方。广袤方圆八万一千方里。古时农务甚兴，但王好战连年，英官效死力战，全取其地。而此外别有列国小邦，如中国之诸侯。皆以英为其地主，随时进贡，而拜其大臣，如办政之宰相。

印度自主各国，一曰廓尔喀国^②，南、东、西三方，皆连印度，北连西藏。遍地高山穿谷，产大麦、玉麦、棉花、甘蔗、豆、丹参、肉豆蔻。土地广袤，方圆一十五万九千方里，居民二百万

丁。如西藏土人，崇佛教，信喇嘛。山内民人，身矮力大。乾隆年间侵西藏，劫庙宇，被天军追剿。嗣嘉庆二十一年，与英结衅隙，战败议和。其都称为甲曼土。

一曰悉国，在西藏西南。形势广袤，方圆一十五万方里，民人三百万丁。田地沙多，农夫力耕。居民独拜上帝一位，不崇菩萨。力战回回教门，自创立新国。道光年间，明君操权，百攻百胜，请西洋国将军率兵，构求武艺，精熟韬略，故此邻国畏之。道光十九年没，宗孙摄政，谗佞在朝，权奸营私，国不如旧。其都称为刺合。

一曰新地亚地，广袤方圆一十二万方里，居民四百万丁。国虽广大，然诸侯甚多，各系自主，好掳掠攻击，为英军力战击退。只待机会，再可征伐。土产鸦片，每年运出二万余箱，销卖四方。其都称曰乌忽，多有古迹。

一曰甲布国^③，南连英藩属国，北至新疆，东接后卫，西及白西国。其地广大，但居民不多，部落土酋，各据其邦。大半为回回教门，勇猛好战，以骑射为业。地内沙漠，狂风四起，道路崎岖，人马难行，故敌难攻击。况山洞路窄，隘口难通。道光十九年，俄罗斯国私差奸人，兜揽事情，遍滋事端。英国兴师，望甲而进，跋涉劳顿不胜，卒击其敌，逐其王，而防范其国，其王今贡于英。（案：甲布，一名阿付干，即爱乌罕国。）

英吉利在印度国权力势重，始系商贾结伙为公班衙。其贸易人等，到印度沿海各口，建立商馆买卖。因土君力索磨难，必须防范，是以操演军法，逐一过人，百击百胜。虽本国距印度几万里，能遥制之也。所养骑、步、炮手各等兵，共计三十万，其中仅十分之一为英人。恒布真教，劝人弃菩萨而崇拜真主上帝，又

引导各民悦服救世主耶稣，故上帝增广其土地，而坚其国家矣。

【注释】

- ① 贖——音 fù，原意为赠人财物以办丧事，此作馈赠财物解。
- ② 廓尔喀——即今尼泊尔，甲曼土即为首都加德满都。
- ③ 甲布国——即今阿富汗。

中印度各国

中印度各国《西域闻见录》：温都斯坦，亦西域回国之大者也。叶尔羌西南马行六十余日，至克食米尔，克食米尔复西南行，四十余日至温都斯坦。水亦可通，两地贸易之人，多资舟楫，往来不绝。称其王曰汗。其都城雄壮，周围六十余里，辖大小回城三百七十余。

其人深目高鼻多须，目睛黑白，光如琉璃、面黑唇青。言语类鸟鸣，回子亦不能辨。衣敞前襟，头缠花布。厥土黑坟，地极溽暑，瘴疠为害。人有头面生赘疣，引之而长，放之而缩者。地以象耕，服车致远，皆取给于象。有牛、马，无驼、羊、骡、驴，不解游牧之事。粳糯稔稻，及瓜果蔬菜，靡不繁植。槟榔、桄榔、梭榈、橘、柚，在在成林，冬不凋叶。人习技巧，金漆雕镂，制作精奇。所制玉器，薄如蝉翼，文成如发。抽金银为丝，织绸缎毡布，遍货于西域各国及各回城。所居穴地深数丈，旁掘土洞为室。室亦绝精，饰以金玉，从无地上起屋并园亭之事，其城村似旷邈无人烟处也。郭外大泽一，山水秀丽，花木蔚然，居人多携眷乘舟，累月经旬，游于其内。多美酿，尚宴会，必费数百金，亦多载酒泛舟于泽中者。凡其地之公私事务，及一切农工商旅操作交易，皆于夜间为之，日出则伏，国既富庶，风俗奢靡。

其地亦有玉山，独少白金，价过黄金也。最贵中国磁器，或有携至其国者，争以白玉盘碗交易而去，惟恐失之。而大黄尤为

至宝，以黄金数十倍兑换，盖其地之一切疾病疮疡，得大黄即愈，百不失一。贵客来及大筵宴，皆以大黄代茶。人若经年不服大黄，则必死。故虽贫苦小回，亦必有一半两大黄囊胸前，舌舐而鼻嗅之。

其地之江河，皆通海洋。时有闽东海航，到彼停泊，多有以大黄渔利者。两广、福建之物，往往有之。或重贩至叶尔羌，转人中国矣。喀什噶尔回子，买得漳绒一端，上有天顺字号，固闽货也。

其国西隅有巨泽，围数千里。泽中有山，围逾千里。万峰耸峙，高人云天，或曰人间第一高山也，名曰牵各里麻胆达喇斯。山中产狮子，于秋月皎洁，辄负雏于山中往来。头大而毛虬，尾形如帚，黄质黑章如虎皮，长六七丈。时登山绝顶，望月垂涎，咆哮跳掷，猛飞吞月。有飞去八九里、十余里，而坠死山谷中者。其国人以豢养狮子为上户，每当秋月，其汗使人取狮，以金铁作柱，大如甕，密布层遮，围畜之于其中，饲以牛，时而吼如雷霆，满城震动，人畜不宁。

椿园氏曰：乾隆四十年，有温都斯坦之海门达尔，游至回疆。予晤其人，面黑唇青，睛如琉璃。据云彼乃其地之白皙者耳。又云其国之西南数万里，有黑白之人，白者如雪，黑者如漆，国在大海之中。得毋即东粤之所谓黑鬼、白鬼者？欤因细谈其地之事甚详，与予向所闻无异。而牵各里麻胆搭拉斯之山，高耸至极，灵迹最著，其即古人所谓日绕之峰欤？顾山虽至高，无出没日月之理，四围皆水，舟楫可通，亦无所谓弱水焉。（案：温都，一作痕都，一作兴都，即印度、身毒之转音也。《坤輿图》、《职方图》，皆作莫卧尔国，盖中印度也。其西北大泽，即所谓里海也。里海中高山，而疑为

须弥，陋不足辨。）其地暑，而多瘴多雨，类闽广，水土恶劣之乡。而山有宝，地生毛，故人繁而殷富。惜乎象胥通言，不能尽解其说，所得考核存据者，亦仅参半焉尔。

《万国地理全国集》曰：亚加者，古时中印度之省会，系蒙古印度王之都，殿宇官衙，光曜璀璨。形势在北极出地二十七度十一分，偏东七十七度五十三分。有塔，建在平坦，周视九十里，所有居民，大半崇回教，并不崇拜菩萨，其庙内无偶像，并无烧香，惟念经叩头而已。回回教门之人数百万，在五印度各处居住。昔蒙古军侵国，强令土人弃绝佛像，否则诛死，故此印度多奉其教，至今不绝。其近城有古王之墓，高如叠塔，一周几十丈，焕然齐整。其炮台四面险固，此际邻国咸宁，毫宁战衅，故生意复兴，道光十三年，以此地为都会。又亚北得希者，古回回王之京。明嘉靖五年，蒙古汗乘机侵夺，创立大国。历二百三十五年，令五印度列国进贡。乃佞臣结党，变诈蜂出。乾隆二十五年，王懦无能，投降英人。蒙其俸禄。安居本都。但战斗不息，为敌国侵掳，于是英官征逆，靖国宣威。回回王现时驻官无权，惟享虚劳，受英俸禄，足以养宗室而已。其都广大，其殿辽阔，其民各服英权，历年泰平。

东印度各国

《海录》：乌土国，在暹罗蓬牙西北，疆域较暹罗更大。由蓬牙陆路行四五日，水路顺风约二日，到佗歪，为乌土属邑，广州人有客于此者。又北行百余里，到媚丽居，又西北行二百余里，到营工，又西行二百余里，到备姑，俱乌土属邑。王都在盎画，由备姑入内河，（内河即恒河，会大金沙江海口。）水行约四十日，方至国都，有城郭宫室。备姑乡中有孔明城，周围皆女墙，参伍错综，莫知其数。相传为武侯南征时所筑，入者往往迷路，不知所出云。北境与云南、缅甸接壤，云南人多在此贸易。衣服、饮食，大约与暹罗同。而朴实仁厚，独有太古风。民居多板屋，夜不闭户，无盗贼争斗。国法极宽，有过犯者，罚之而已，重则圈禁旬日而释，无杀戮扑楚之刑，实南洋中乐国也。男女俱椎髻，婚姻略同中国。死葬于山，不封不树。土产玉、宝石、银、燕窝、鱼翅、犀角、泥油、紫景、儿茶。宝石蓝者为贵，以其难得也。泥油出土中，可以燃灯，紫景亦土中所出，可代印色。自安南至此，及南洋诸国，沿海俱有鳄鱼，形如壁虎，嗜食人。土番有被鳄吞者，延番僧咒之，垂钓于海，食人者即吞钩而出，其余则不可得也。由备姑西北行，沿海数千里，重山复岭，并无居人，奇禽怪兽，出没号叫。崇岩峭壁间，多古木奇花，所未经睹，舟行约半月方尽，亦海外奇观也。彻第冈，在乌土国大山之北。数十年来英吉利新辟之地，未有商贾。其风俗土产未详。（案：此皆印度之

东境，即古柯枝国也。)

又曰：明呀喇，(即孟加腊。)英吉利所辖地，周围数千里，西南诸番一大都会也。在彻第冈海西岸，由彻第冈渡海，顺东南风，约二日夜可到。陆路则初沿海北行，至海角，转西又南行，然后可至，为日较迟，故来往都由海道。其港口名葛支里港，外沿海千余里，海水浑浊，浅深叵测。外国船至此不能遽进，必先鸣炮，使土番闻之，请于英吉利，命熟水道者，操小舟到船，为之指示，然后可。土番亦必预度其深浅，以泡志之。泡者，截大木数尺，制为榄形，空其中，系之以绳，坠之以铁，随水道曲折，浮之水面，以为之志，土番谓之泡。每一望远，及转折处，则置一泡，然外人终不能测，是殆天险也。港口有炮台，进入内港，行二日许，到交牙炮台，又三四日，到古里噶达。英吉利官军镇明呀喇者治此。有小城，城内唯住官军，商民环处城外。英吉利官吏及富商家属俱住涨浪居。涨浪居者，城外地名也。楼阁连云，园亭绮布，甲于一国，英吉利居此者万余人。又有叙跛兵五六万，即明呀里土番也。

酋长有三，其大者曰即攸士第，其次曰尼里，又次曰集景，皆命于其王，数年则代。国有大政、大讼、大狱，必三人会议，小事则听属吏处分。其统属文武、总理粮饷一人，谓之辣，亦数年而代。其出入仪仗，较三酋长特甚。前有骑士六人，后有四人，左右各一人，俱穿大红衣，左右二人，装束俱同辣，唯辣所穿衣，当胸绣八卦文为异耳。凡鞠讼，上下俱青衣，唯三酋长两肩有白绒缘头，戴白帽。酋长上坐，客长十人旁坐。客长，客商之长也，每会鞠必延客长十人旁坐，欲与众共之也。其狱必金曰是，然后定讞，有一不合，则复鞠，虽再三不以为烦。然怙奢尚利，贿赂

公行，徒事文饰，无财不可以为说也。

其土番有数种，一明呀里，一夏里，一巴蓝美。明呀里种较多，而巴蓝美种特富厚。明呀里食牛不食豕，夏里食豕不食牛，巴蓝美则俱不食。富者衣食居处，颇似英吉利，以华丽相尚。贫者家居俱裸体，以小幅布围其腰脐，以掩下体，男女皆然，谓之水幔。无来由番，亦多如此。有吉庆，则穿长衣窄袖，其长曳地，用白布二丈缠其头，以油遍涂其身。所居屋尽涂以牛粪，交易以文螺壳为货贝。娶妻皆童养，夫死鬻^①发而居，各种不相为婚。男子胸盖数小印，额刺纹，女皆穿鼻带环。巴蓝美死则葬于土，余俱弃诸水，明呀里间有以火化者，更有伉俪敦笃，夫死跃入火中以殉者。自此以西，地气渐寒，中国人居此者，可穿夹衣，非若东南洋诸国四时俱单衣也。

土产鸦片、烟、硝、牛黄、白糖、棉花、海参、玳瑁、诃子、檀香。鸦片有二种，一为公班，皮色黑，最上，一名巴第古喇，皮色赤，稍次之，皆中华人所谓乌土也。出于明呀喇属邑，地名巴旦拿。其出曼达喇萨者，亦有二种，一名金花红，为上，一名油红，次之。出马喇他及盎几里者，为红皮，出孟买及即杜者，则为白皮。近时入中华最多。其木似罌粟，叶如靛青，子如茄，每根仅结子二三颗。熟时，夜以刀微划其皮，膏液流出，凌晨收之，而浸诸水数刻，然后取出，以物盛之，再取其叶曝乾末之，杂揉其中，视叶末多少以定其成色。叶末半，则得膏半，然后捏为团，以叶裹之。子出膏尽，则拔其根，次年再种。（案：明呀喇，《海国闻见录》作珉呀，或人又作孟阿拉，或作孟加腊，实皆一地。）

《海国闻见录》：小白头国，东邻珉呀国。（一作明呀喇，即今孟加腊也。）珉呀人黑，穿着皆白，类似白头。英机黎、荷兰、佛

兰西，聚此贸易。珉呀，天竺佛国也。珉呀之东南远及暹罗，珉呀之南临海，珉呀之北接刺麻西藏，及赛马尔丹国属。

粤商回述，孟阿拉地宜种植，百物丛生。终岁南风，并无冬夏。每洋银一元，值彼处铜钱一百文，白米一升，值彼处铜钱一文。其鸦片烟四季种收，周流不息，各国夷人，均向彼处收买。每公土一件，价银一元，白土一包，价银六钱。国王所抽税，每上一件约银二元。运至中国，每码土，计成本银四元有奇。从前可卖至八九元，闻去年中国禁令森严，彼处亦发售甚艰，价亦太贱，每船烟土所售银两，仅敷来往盘费，所获既无大利，各夷均不愿作此鸦片生理。本年夏间，由彼处起程，闻英吉利国王以中国严禁，有传令停止制造之说。

《万国地理全图集》曰：榜葛刺国，东印度也。海口河流疏派，田亩丰盛，物产如山，如糖、硝、棉花、鸦片、靛饼、胡丝、五谷等货。其省会曰甲谷他，在安额河之滨，于北极二十二度二十三分，偏东八十八度二十八分，天下互市之处。康熙七年，英商始建市馆，筑小炮台，屋宇仅七十间。乾隆十七年，土君擅坏其房，囚其人。当时英官报仇，用兵驱逐虐主，总归其管辖焉。都邑广大，居屋如殿，其街直而广，两面高楼粉白如雪，内有学校、文院各等文艺之馆。男女读书务学，勉为良善。全印度之总帅扎驻甲谷他，管下英国军士三万丁，土军二十三万丁。文官俱幼时来自英国，学习土话，自下升擢，俸禄甚厚，以理地方。各事所建炮台，四围广大，敌军断难取据，深沟高垒，金城汤池，四面险固。水路可通内地各大邑，若水浅流急，用火轮船牵其河舟，不待风潮，上下不绝。城内财帛不胜数，凡他省及内地富商，皆云赴甲城，以包兑包送。

甲部东势他加城，居民二万丁。百姓立机房，造织细幼布帛。昔总帅扎驻之省会，此时惟见颓墙坏壁。甲部之西八拿邑，居民稠密。造硝，种罌粟、青黛，田种玫瑰、酴醾^②，摘花叶造花露。居民好香扑鼻，常用以调饭洗身。甲部西南北拿力邑，印度教门中著名之区，谓是地之中心。街衢甚窄，房屋瓦造，高五六层，众生奔驰，如影不绝，居民计六十万丁。据印度人说，菩萨造成其城，以为圣处。信其教者诣邑烧香，奉拜偶像，以免地狱之罪。又言沐浴其河内者，诸罪一概洗涤，直上天堂。此印度佛教中之恒河也。东印度之东为缅甸，北印度之东为廓尔喀及西刻等国，此数国皆近西藏，贡于中国。近日西刻及廓尔喀，亦为英吉利驻印度之兵所攻服，故东印度孟加腊已与西藏通互市。惟北印度与俄罗斯国游牧部相接壤，至今争战未息，盖俄罗斯亦贪印度鸦片之利尔。

又《乾隆征廓尔喀记》：四川、云南之西，为乌斯藏。乌斯藏之西南，为廓尔喀。郭尔喀之西南为五印度。印度古佛国，在葱岭西南，濒大海，去乌斯藏尚远。或以乌斯藏即古佛国者，非也。自四川打箭炉西行二十余驿，至前藏；四十二驿至中藏，又十二驿至后藏，又十二驿至济陇，又三十驿至石宿堡，为后藏极边地，逾桥而西，则廓尔喀矣。

廓尔喀，本巴勒布国，旧分叶楞部、布颜部、库木部。于雍正九年，各奉金叶表文，贡方物，后三部并吞为一，遂与后藏邻。自古不通中国，其与中国构兵，则自乾隆五十五年内犯西藏始。

初后藏班禅刺麻以四十六年来朝，祝高宗七旬嘏。中外施舍，海溢山积，及班禅卒于京师，资送归藏。其财皆为兄仲巴呼图克图所有，既不布施各寺庙与唐古特之兵，又摈其弟舍玛尔巴

为红教，不使分惠。于是舍玛尔巴愤诉廓尔喀，藉商税增额，食盐糴土为词，兴兵闯边。唐古特兵不能御，而朝廷所遣援剿之侍卫巴忠、将军鄂辉、成德等，复调兵贿和。阴令西藏堪布等私许岁币万五千金，按兵不战，遽以贼蹙乞降饰奏，而讽廓尔喀酋入贡，受封国王。

廓尔喀既侮藐内地，次年藏中岁币复爽约，于是廓尔喀以责负为名，再举深入后藏。札什伦布西南左有曲多江巩，右有彭错岭，峭壁连冈，咽喉天险，贼步卒数千，自聂拉木入。其时蕃汉官兵若分两路，一扼曲多江巩，遏其前，一绕赴彭错岭，截其后，则廓尔喀深入无援，可不战溃也。驻藏大臣保泰一闻贼至，则移班禅于前藏，并请移达赖、班禅于西宁，欲以藏地委贼。且札什伦布地负山面江，形势巩固，刺麻数千，乘墉可守以待援。而仲巴呼图克图挈资先逸，刺麻济仲札苍等复托言卜诸吉祥天母，不宜战，众遂溃，贼大掠札什伦布。全藏大震，尔大喇嘛飞章告急。侍卫巴忠扈驾热河，闻变，畏罪自沉水死。时鄂辉为四川总督，成德为四川将军，因尽以罪委之，谓巴忠解唐古特语，故私议皆其一人所为已，二人不知也，及奉命赴藏剿御，又按程缓进。

上知二人不足恃，乃命嘉勇公福康安为将军，超勇公海兰察参赞，调索伦满兵及屯练士兵进讨。其军饷，则藏以东川督孙士毅主之，藏以西驻藏大臣和琳主之，济陇边外则前川督惠龄主之。贼扭于上年贿和之役，半运所掠归国，半屯界不去。鄂辉、成德等遂奏贼退，欲即以藏事。上切责不许。明年二月，将军、参赞由青海至后藏。四月，连败其屯界之贼，尽复藏地。六月，遂大举深入，恐贼绕袭后路，遣领队大臣成德、岱森保，及总兵诸神保各出左右一路，以分贼势，而大军出中路，海兰察将三队

为前军，福康安将二队继之。贼据木古拉山，阻水拒险。将军仪令护军统领台斐英阿与贼相持，而大军别趋间道，海兰察绕山后，出贼营之上，福康安由间道合冲贼营，克其木栅、石卡数十，追奔至雍野雅。而成德、诸神保亦克铁索桥，进会利底。廓夷举国震慑，遣使诣军前乞降。将军、参赞严檄斥之。七月再进，六战六捷，杀贼四千，涉贼境七百余里，将近其国都阳布之地。隔河大山，贼以十营踞山严守，水深山斗绝，山后即其国都也。福康安欲逾桥攻之，海兰察力持不可。福康安自引兵渡桥仰攻，果不利，赖海兰察接应退贼。方是时，其国境南邻印度之地，久为英吉利属国，与廓夷积衅，闻廓夷受兵于中国，则亦出兵攻其边鄙。廓夷两支强大敌，汹惧无计，且恐我军闻而气奋也，再遣人诣军，卑词哀乞。将军、参赞议，以贼境益险，而逾八月，即大雪封山，不可老师，乃允其降。尽献还所掠藏中财宝，及塔顶金册印，归前被执之丹津班珠尔等，并献沙玛尔巴之尸，贡驯象、番马、工乐，请永遵约束，班师。

上本欲俟事平，裂其土授诸土司，而酬福康安以郡王爵。及闻已受降，乃允其请。留番兵三千，汉、蒙古兵一千戍藏，是为官兵驻藏之始。后藏至廓尔喀，故有孔道，贼严守之，故我师觅间道入。其峭绝处，左壁右湍，不容一骑，将军、参赞亦时步进。故所贡象，竟不能达。而乌拉岭上下百二十里，必穷一日之力逾之，稍昏黑，即不能觅路。且有雪城若门洞，深数十丈，人往来者，不敢语，否辄有雪，大如屋压而殛之。廓尔喀寇藏时，运资归国者二千人，过岭冻死殆尽。盖葱岭之南脊，天所以限中西也。险倍金川，远逾回部，为汉唐兵力所未至。幸其士卒皆跌足，每战仿古法，先约期而后交锋，我军不顾，辄先发拼袭，往往猝为

我乘。自大创以后，至今贡献不绝。

其国西南与五印度相邻，其南海号印度海。近日印度之孟加腊及孟买等国，为西洋英吉利所据。乾隆六十年，英吉利使臣人贡，自言前岁大将军率兵至西藏西南之密部落，时彼国兵船亦曾相助，倘嗣后有需用西洋兵者，情愿效力。朝廷始知前此廓尔喀之役，其南界亦有边警外患也。道光二十年，英吉利夷人入寇粤浙，廓尔喀亦遣人禀驻藏大臣，言：“小国与里底所属披楞相邻，每受其侮，今闻里底与京属构兵，京属屡胜，臣愿率所部往攻底里属地，以助天讨。”时驻藏大臣未知所称里底即英吉利，所称京属即谓中国之广东省，所称披楞属地即印度，答以蛮触相攻，天朝向不过问，却之。盖英吉利国都虽远在大西洋，而其属国印度则与廓尔喀接壤，世仇构衅。故我攻廓，则英夷乘之，我攻英，则廓夷亦愿助之云。

臣源曰：廓尔喀，界西藏及东印度，摄两强敌之间，然内贡中国，而不贡印度夷。近日英夷西与鄂罗斯构兵，东与中国结衅，故廓尔喀欲乘两大国之势，以攻印度云。印度地产鸦片烟，英吉利关税岁入千万计，其兵船入犯中国者，十九皆孟加腊之人。诚能听廓夷出兵之请，奖其忠顺，扰彼腴疆，捣其空虚，牵其内顾，使西夷失富强之业，成狼狈之势，亦海内奇烈也。鄂罗斯地袤二万里，与中国首尾相接，地大兵强，西洋所畏。其与我互市之地，则有陆而无海。英夷之与我互市，则又有海而无陆。近日鄂罗斯屡与英夷争鞑里之地，其地横互南洋，鄂罗斯得之，则可以图并印度，故与英夷连年血战。（雍正五年，鄂罗斯攻取西藏西南五千里之务鲁木，以地尚佛教，遣人至中国学刺麻。当即与廓尔喀相近之地。）若能许鄂罗斯海舶赴粤贸易，联络弥利坚、佛兰西等国，皆英夷仇

敌，则英夷之兵舶不敢舍其境，而远犯中国。（英夷在印度大兵船止百艘，以其半入寇中国，其余皆分守各境，不敢远离，恐他国乘其虚也。）夫以夷攻夷之效，咫尺者视为迂图。乾隆、嘉庆间，一封暹罗，遂足以西制缅甸，东制安南。善奕者，或一闭著，而全局皆生。况以宅中驭外之势，驭仇衅四结之夷哉。

【注释】

① 髻——音 tì，义同髻，此为剃去头发之意。

② 酴醾——音 tú mí，此为植物名，亦称“荼蘼”、“佛见笑”。蔷薇科，落叶灌木，开白花。

阿 丹 国

(一作阿兰)

阿丹国，一作阿兰，一名阿腊比阿，又曰曷刺比亚，在阿细亚洲极西南。东、西、南皆界海，北界都鲁机。东西距千一百里，南北距千五百里，幅员百十六万六千方里，户口约千万名。形势亦居要害，惟地多沙石，缺源泉，惟资山涧灌溉，遇沙即渗，通国仅有东隅一小港耳。西那山、伊阿列山、郎里山，皆最高，滨临西海。在墨加、默德那各族中，不产草木，故古咸谓之石阿丹。然墨加之地，较他处尚称沃壤，产上品乳香。

其史书经典，皆依回教。无官无王，类以族分，每族教头即部长也。内地事牧畜，海岸多商贾，惟边界土蛮事劫掠。耶稣纪年七百以前，（唐武后时）邻国皆乱，独阿丹无恙。有马哈墨者被谪多年，收纳勇敢，教以战阵，值罗汶^①之衰，东征西讨。西取摩罗果，又渡海取吕宋等边地，东取阿沙斯河各地。遂创立法制，与各教为仇，为古今文字之一变。传及其兄子阿厘嗣位，为大教师，初尚朴实，迨商旅辐辏，渐即乐逸。自后复有哈伦阿兰土、支阿尔门二人佐理，大兴文学。因本国确确，遂迁于巴社，即古时巴比罗尼阿之首区也。嗣被鞑鞑里侵扰一空，（谓元代蒙古也，曾灭回回祖国。）退保本国，还其朴俗，不与他国往来。其滨海西岸，复被都鲁机夺去。越二百年，（明英宗正统初，距元太宗末，计二百年。）值都鲁机衰弱，始复夺回。

千七百二十年，（康熙五十九年）本国忽有微贱之洼都阿哈，聚

集徒党，欲兴复麻哈密之教，删去其附会，自谓能知未来。有少年头目依沙乌信之，以兵力迫众遵从，联合各族，立为通国教主，以墨加、默德那两处为首区，威震邻国，一时称盛。遂率其子阿巴尔腊、图据伊揖、磨加等国，广行教化。伊揖之巴札，领兵拒敌，竟擒阿巴尔腊，归国戮之。然其教内之人，滋蔓难图，地方辽远，兼多旷野，可以乘机出扰，而外地不能进攻。

政事以一族为一部，每族立一教首，各理各族，不相统属。故阿丹之族谱，推究极详，自古迄今，未有改易。其族中操权父老谓之小师，而于众小师中，议立一师，谓之大师，各小师均属之。有大小，无尊卑，大者不能以王自居，而小者亦不以臣仆称也。各族均有炮台，牧畜游牧旷野，毋虞攘掠。人皆悍鸷好胜，各族亦互相械斗，若能联族，合心齐力，实为劲旅，阿细亚洲内强国，恐非其敌。历来各国均有更乱，而阿丹依然如故。此外又有一人，曰耶米，在僻地独立一族，以贵人执政。后有伊满相继为政，于千六百三十年，（明崇祯三年）将都鲁机人驱逐，即擅权为教主，立加底士官以判事焉。

阿丹之人，瘦小面黄，多力足智，善骑射鸟枪。俗尚俭节，富者始食稻米，皆产他国，贫者仅食本地大麦。以加非豆、柳豆之壳，浸水饮之。凡菜饭皆调以骆驼乳，罕肉食，富家宴宾，惟洁蔬菜。口腹之人，众皆不齿。衣则腰膊各缠白布，以便插刀。惟布帽无论寒暑，厚十余层，金线绣字，再垂金银穗于两肩。其教师均出世家，如欧罗巴之俗，故师之名，虽南面不易。国中麻哈密之后裔，生齿蕃多，杂处民间，无处不有。其尊贵世家，谓之煎里靡，其帽贵绿。又有哥厘士十二家，专司教事，亦得冠绿，部人望之若神明。

俗尚劫夺，务慷慨。行人过境，必先求其保护，但有一饭之缘，即慨诺出力。设无保护，即谓是应劫之物，虽同处款洽，而一至旷野，无不劫夺，如未谋面者。然惟被劫之人，但尾至其帐，尚可动其矜怜，不至全受灾害也。家居饮食时，见有行人，必招同餐，恐人疑其贫穷。喜结交，多礼节，乍见即摇手为礼，曲尽殷勤。尊长见卑幼亦然。童稚即习礼仪，然皆虚文鲜实。器量狭小，与人有隙，不报不休，误行触犯，亦必报之。非特报其本人，且必诛及其族中尊贵而后已。故出门必携利器，坐以达旦，终宵不寐，积习牢不可破。人多妻妾，别内外。民妇或可游行，若部落之女，不蒙头即不外行，较之都鲁机、巴社，防范尤严。

回教原出于阿丹，而阿丹又以马哈墨为最著，迨后又分两种，一曰色底特土教^②，一曰比阿厘教^③，各立门户。常见都鲁机、巴社与阿丹人争辩教理成仇，反以马哈墨所传之教为邪教，是何谓耶？惟阿丹人不甚拒绝外教，故欧罗巴客商往彼贸易，或导人以克力士顿教^④，亦复客留善待，不至轻忽拒绝。若哇都阿哈之教，自为伊揖败死后，教亦不甚流传。

阿丹音语，与由斯^⑤及巴社^⑥等相似。其书籍近多散轶，因先日夺得外地建造部落时，尽将著名书籍，先运往贮，及至地失而书亦随沦。本国人复又著辑，论族类，论仇敌，论攻击，论游览，论女人，以至小说等书。近有小说，谓之《一千零一夜》，词虽粗俚，亦不能谓之无诗才。土产加非豆、柳豆、巴尔色马香、乳香、没药、树胶、沉香、马、骆驼。阿兰为香料聚集之埠头，名驰异域。其实本国仅产乳香、没药、巴尔色马香耳，余俱购自阿未里加洲。

《万国地里全图集》曰：亚刺伯，即天方阿丹回教祖国也。此

乃半土，南及南海，北至土耳其藩属国，东接白西及其海隅，西及海峡，名曰死门，又至江海，以苏叶微地^⑦连与亚非利加大地。北极出自十一度至三十一度，偏东自三十度至六十度五十分，长四千五百里，阔三千六百里。大半沙漠，惟出枣。南方产珈琲，香味价贵，土出香料药材。其马大有名，上山如平地，落水如浮桥，一日能走二百里。其驼系国之舟，忍耐辛苦。

陈宣帝大建元年，回教始祖摩哈麦者，生于麦加邑。少年商游西国，虽不识字，性好默思道理，贸易通利。一观本地人民独拜偶像，心内不悦，新造教门，令妻受之，其亲戚朋友进教后，合为一会。著圣书，称曰可兰。独一真主上帝，而摩哈麦乃其所差之圣人。欲奉事上，必每日定期祈祷念经，赙济贫乏。每年一次，连月守斋，日间不食。必须终年一次，往摩哈麦生死之两邑附近其墓，烧香礼拜。禁豕饮酒，固守，死后即升上界，享天女之乐。但佛教之徒不肯悦服，令摩避危，藏身穴内。唐高祖武德四年，逃麦地拿之邑，居民悦接，并其从徒，以此年为元纪。信徒云集，结群攻击。次年其敌复来，固围国邑，摩哈麦募兵报仇，征取其炮台，乘机掩杀，糜烂其民，威权愈重。是以使人遍往四方，令诸国承其教，稍敢忤违，率兵剿灭。年及五十，督兵侵本邑，拆坏菩萨，酷戮异己。土人畏其兵力，不敢不信服进贡，如是其教广布西域。

西奈山，在亚刺西北方。商朝年间，上帝于此处雷电，颁立十条诫谕，人类敬守。麦加在西方，离红海不远。回回民于此集会，拜摩哈麦所生之屋。于四角一里之殿有黑石，古人所敬，亲嗅七次，周行后洗身水源，以表涤罪，巡行瞻礼，上山事竣，其罪一概赦免。其城之居民三万丁，每因大会，生意丰盛。麦地拿，

系摩哈麦葬处，卧于铁棺，回回亦往彼烧香。但城褊小，房屋不过五百间。年年南海、西域、西国、与亚、非虔信士，不止数万，起程赴城，泛江涉嶮而至，大众繁杂稠挤。

《地球图说》：亚拉比亚国，又名亚拉伯国。东界白耳西亚海，南界南海，西界红海，北界土耳其基亚国。其百姓约有千万之数。都域名麦加，城内民六百万，其麦加之城即昔回回教主摩哈麦所生之城。又一城名麦地拿，即回回教主葬地。故凡西域等国，不嫌千里之远，每年必数至，烧香礼拜。盖昔年回回教主摩哈麦，自云奉天神亲谕，令著圣书一册，名曰《可兰》，以示庶人，若能信从，即享天福，如遇不信之徒，即行诛戮。以致亚细亚之西方各国，不敢不信。至礼拜日期，亦以七日为例，但与耶稣教不同，回教礼拜日在耶稣教礼拜后之第五日也。

《地里备考》曰：天方国，又名亚拉亚，在亚细亚州之西。北极出地十二度起至三十四度止，经线自东三十度起至五十七度止。东至科漫、白尔西亚二海湾，西枕红海，南连科曼海湾暨印度海，北界稣挨斯径暨土耳其基亚国。长约六千里，宽约五千里，地面积方约八十万里，烟户一京^⑧二兆口。沙漠居多，邱陵甚少，一望平原旷野。河之大者有二，曰美丹，曰北波，其余小川不注于海。田土硗瘠，荒野寥绝，东南滨海，颇为腴腴。土产铜、铁、铅、靛、谷、果、烟、蔗、香料、胡椒、棉花、熟皮、珍珠、白玉、珊瑚、玛瑙、卤砂、硫磺、花石等物。禽兽蕃衍，马匹极良。地气互异，近日稍和，各处甚热。泉少水缺，人物难堪。至于朝纲，诸酋统辖。所奉之教乃回教也。技艺庸陋，贸易兴隆。本国自古开基，以至唐高祖武德五年，历代相传，并无分踞。其后有本国美加城回人马何美者，布传新教，煽惑民心，绅衿家皆拂其

言，且图杜绝其教，乃去美加城，入美的纳邑。居无何，名溢遐迹，受徒甚众。因率之以攻美加城，既陷其地，复强其民，遂即位为君。敷布新教，通国皆从风而靡，奉为圣人。及薨，嗣君复以新教流布于亚细亚、亚非里加、欧罗巴三州，取地甚多。其后国势凌替，互相分析，丧地于土耳其亚国者甚多。通国分为六域，一名黑德倭斯，建于山谷之中，屋宇宏峻，街衢阔直。一名耶门，一名亚达拉毛，一名科曼，一名刺沙，一名内的惹。

《外国史略》曰：亚拉国半地，南及印度海，北连土耳其藩属地，东连白尔西亚海隅，西及红海，为稣益之微地，与麦西国隔海峡，即回教之天方国也。广袤方圆五万里，民居千二百万。地多沙，恒酷暑，无土产。惟海岛中产枣并各树，人赖以活。耶闷部，广袤方圆三千二百四十里，居民三百万口。产香馥树胶、没药等货。其都曰未加城，出珈琲。东南及沙漠，西及红海，有土酋管理，与麦西定贡物，其城曰撒那。阿曼系东南之地，东及白西亚海隅，东南有沙漠。其君有权势，亦在邻地，或亚非利加两海边开埠。其城曰母士甲，居民万二千口，是最广之埠。哈查，系白尔白亚海隅，多海贼。黑查，乃红海滨之圣地，有两邑，曰黑加，曰米地那，回回所集。西北系饶地。内地有尼耶地，居民皆背回教。南海边曰哈答毛，居民无几。

此地天气殊异，平地尤热，夜则反冷，有数处无雨，独降露，地干水咸。亦产麦，及甘露枣、棉花、药材、烟、各种树胶，运卖他国。马尤骏，善走。多驼，民食其肉，用其毛，资其载负，来往皆以驼为业。多狮、驼、野羊、野兽。

土民贫而野，好游牧抢劫，以帐房为居，牲乳为食，各立长领。虽统属于土耳其之君，而不尊其命，随意恣行。有犯之者，

必杀乃已。各族类亦恒相肇衅。其民自古不服他国，虽异国犯其界，俱未能胜。后亦为希腊击服，希腊君歿，亚拉百姓侵据河中间地。东汉安帝永初间，又为罗马国强服。其边地百姓，或敬星宿太阳，或奉耶稣教。亦有犹太国人为王，禁遏耶稣门徒，于是各族类屡斗。

有穆哈默者，本为商贾，远贸易，与道士往来，习印度、犹太之经典，隐居崖穴。忽若神授，因自立一教。邑之居士不信，而驱逐之。唐高祖武德二年，穆哈默遂往异乡，聚众起兵，立年号，自称天使。屡战获胜，四方云从，势日益大，迫令邻国之君，弃其教而进回教，风俗不变。穆既歿，其兄子嗣王位。益兴其教，越罗马之界，攻取其大城，有不肯奉其教者诛焉。后侵麦两国，疆土日广，于是，北据是班牙，东服白西亚，尽占五印度国，如是回回之教四布。数百年有麦西贤士著书，辟其说为异端，由是麦西国领大军以驱除之，其教始渐废。

亚拉国分三大分，一曰石地，一曰沙地，一曰丰地。石地在西北方，犹太人初出麦西国，即至此地，所谓摩西圣人，受上帝命于西奈山，即此处也。穆哈默所自出之邑，曰墨加者，四方云集，无不敬为圣域，贸易辐辏。米地那者，穆所葬墓，在庙内辉煌焜耀，多不远千里来礼拜之焉。音破者，红海边之港，居民六千，墨加之港，居民万五千，商船极多，为亚拉最丰之市埠。又摩加者，居民五千，出珈琲。东边莫甲邑，最旺相，在白尔西海隅，有海贼巢穴，英人两次殄灭之。英人在死门海陝开埠，曰亚箸，堆积石炭，以便火轮船往来，地甚饶，居民亦少。吉曼为西南之地，大半沙野，其都会同名。近日，白尔西国王与土耳其之君分据亚拉之地。居民皆在山内，不顺外国之主，祇贡微物而已。

《瀛环志略》曰：阿剌伯，（亚拉彼亚，亚拉鼻亚，阿尔拉蜜阿，阿辣波亚，阿黎米也；阿丹，阿兰，天方，天堂。）回教初兴国也。北界东土耳其，东界波斯及阿勒富海，南距印度海，西抵勒尔西海。（俗称红海）长四千余里，广三十余里。地西南滨海，有腴壤。中央皆戈壁，（沙磧也）商旅必结队以行，否则虞盗劫，且虑风沙埋没。物产唯枣最多，人与畜皆食之。产名马，牧者爱养如儿子，能一日行五六百里。驼尤良，负重行远皆赖之，又产加非、香料、没药之类。其地古为土夷散部，恒役属于波斯。

陈宣帝大建元年，有摩哈麦者，（或作摩哈默，又作玛哈穆特。）生于麦加。（一作默伽，又作美加。）少年为商，往来西国，娶富商之寡，遂至大富。不识字而性聪敏，以佛教拜偶像为非，而泰西诸国耶稣教已盛行，思别创教门，以自高异。入山读书数年，著书曰《可兰》，宣言于众。谓独一真主上帝，命圣者教化世人。初命摩西，次命耶稣，两人之教虽行，然不能遍及也。复命摩哈麦立教，以补其缺。入其教者焚香礼拜，念经，禁食猪肉。唐高祖武德四年，逃难于麦地拿，（一作默德那，又作美的纳。）土人靡然从教，即以四年为元纪。（今回教称一千二百几十年，即本于此，欧罗巴则以耶稣生年为元年，故称一千八百几十年。）其后徒党日众，不入教者，率众攻之，兵败徒散，收合复起，遂灭大敌，据阿剌伯全土，布其教于四邻。邻部皆畏而从之，回教遂蔓延西土。当其盛时，尝剪灭波斯，荐食罗马，（犹太买诺诸部）据阿非之北境，（红海、地中海南岸诸部）裂欧罗之西垂，（西班牙、葡萄牙）纵横三土，（亚细亚、阿非利加、欧罗巴）几于无敌。后为土耳其所攻，属藩尽失，日就衰微，卒乃纳贡于土耳其，称藩国焉。

西域称摩哈麦为派罕巴尔，华言天使也，其苗裔称和卓木，

华言圣裔也，巴达克山、塔什干，皆其支派，而霍集占兄弟称大宗，回部以为贵种，所至辄拥戴之。黠虏藉其名，以号召回众，数数犯边，遂为西鄙长患云。麦加、麦地拿，皆在红海之滨。摩哈麦生于麦加，其地有黑石，上作大殿，周一里许。麦地拿为摩哈麦葬处，敛以铁棺。每岁，请回回来两地礼拜。南洋、西域、泰西、阿非利加，近者数千里，远者数万里，接踵膜拜，以数万计。

阿刺伯地分六部，首部曰黑德倭斯。都城曰麦加，建于山谷之中，厦屋云连，街衢阔直。海口甚大，出运之货，以加非为主，贩行欧罗巴各国。其海口在西方者曰热地，富商所萃。在东方者曰木甲，与英吉利、米利坚定约通商，以兵船巡海护之。亚丁，小岛也，在红海口门之外。现为英人所据。

（按：阿刺伯，古条支国也。回教既兴，乃有天方、天堂等名，皆花门夸耀之称，比其国于天上，其实本无此名。其国在波斯之西南，前明时累次朝贡，多由西域陆路来。明初郑和等，由海道使西洋，至天方而止，称为西洋尽处。彼盖由印度海驶入红海，遂以为海尽于此，而不知小西洋之外，尚有所谓大西洋也。）

佛教兴于印度，以慈悲寂灭为归，中土士大夫推阐其说，遂开禅悦一派。《摩西十诫》虽浅近，而尚无怪说，耶稣著神异之迹，而其劝人为善，亦不外摩西大旨。周孔之化，无由宣之重译，彼土聪明特达之人，起而训俗劝善，其用意亦无恶于天下，特欲行其教于中华，未免不知分量。摩哈麦本一市侩，忽起而创立教门，其礼拜与天主教同。所别异者，仅不食猪肉一端，而其兽处无论，则又为泰西诸国之所唾弃。乃自李唐以后，其教渐行于西域，今则玉门以西，尽亚细亚之西土，周回数万里，竟无一非回

教者？鴟梟嗜鼠，蜈蚣甘帶，孰为正味乎？正难为味任侏僂者深求也。惟腥膻之俗，蔓延中土，刚狠毒鸷，自为一类，非我族类，实逼处此，终貽江统忧尔。

【注释】

①罗汶——即罗马帝国。

②色底特士教——即伊斯兰教中的逊尼派，主要流传于伊拉克、沙特阿拉伯等国。

③比阿厘教——即伊斯兰教中的什叶派，主要流传于伊朗等国。

④克力士顿教——即基督教，为 christian 之音译。

⑤由斯——即犹太。

⑥巴社——今之伊朗。

⑦苏叶微地——联拉亚非两大洲的埃及苏伊士地区。

⑧京——数词，千万为京，又作经。